

巴比伦的抽签游戏

〔阿根廷〕 博尔赫斯 著

陈凯先 屠孟超 译



22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拉丁美洲文学大师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集，作者在世界文坛声誉极隆，被誉为“作家们的作家”。

小说的结构不受时间空间正常顺序的约束，故事在“心理时间”内展示，迷宫式荒诞离奇的情节和现实并存，虚实、真假混合，造成以虚带实、以假见真的效果。

作者曾获阿根廷国家文学奖（1956年）、西班牙塞万提斯奖（1979年）等。

国家“八五”计划重点图书

ISBN7-5360-1509-7 / I · 1341

定价 7.75 元

I 783.4/7

巴比伦的抽签游戏

〔阿根廷〕 博尔赫斯 著

陈凯先 屠孟超 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253495



花城出版社

SBN 31/01



总 序

我们正处在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人类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时而如崇山峻岭，巍峨壮观，时而荒凉沉寂，寸草不生。但无论是排山倒海，似波浪滔天，或者波澜不兴，如古井死水，我们都可以发现除了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的规律以外，还存在着一个带普遍性的规律，即文学范型的探索和创造的非常规时代与文学范型的完善、成熟、整合的常规时代之间的交替递嬗，轮番出现的规律。简言之，凡侧重于创造和探索的时代过后，一个侧重于整合的时代就必然接踵而至。反之，当一个常规创造的时代达到了自己审美范型的顶峰之后，创造的内应力就重新开始积聚并期待新一轮的喷发。新的审美范型的探索和创造，只是为下一轮的整合铺平道路。创造和整合的轮番出现，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构成了源远流长的世界文学史。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整合，本身就包含着扬弃、继承、修正、完善和综合。每一时代的文学，都是把已往历代文学积累之总和作为此时此刻的出发点，后者是前者影响的结果，前

者则是后者萌生和成长的摇篮。那么，在人类文学的长河中，20世纪文学的主导倾向是什么，受着什么规律的支配呢？我们可以确定地说，20世纪是一个非常规型创造的探索的时代，就审美范型的创新和探索的广度与深度而言，文学的发展是已往任何一个世纪所无法比拟的，各种文学思潮的兴衰消长，文学流派的频繁更迭，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完全可以说，20世纪文学发端于19世纪文学母体之中，凡19世纪文学高峰之后所遗留下来的空白已被完全填满，它所有的端倪和萌芽都被发展和壮大了；凡所有能走的路，不能走的路，或根本没有路的地方，都有20世纪的作家们在走和走过；所有的文学蹊径都被开辟了，拓宽了；所有文学王国的宝藏都有人从岁月湮没的尘封中重新进行发掘和利用。这是一个创造精神勃发的时代，也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混乱时代。这是一个满目锦绣的时代，也是一个赝品假货充斥的时代。也许，这个文学创新的时代，还不曾产生如同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雄视千古的文学巨人，但在“世纪团体赛”中却可以稳操胜券。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非常规创造时代在期待着下一轮全面整合时代的到来。历史告诉我们，集大成的文学巨人常常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是整合时代最鲜明的标志。其次，20世纪的文学表明，不论是创作实践，

还是建立在创作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均使已延续了许多个世纪之久的“模仿论”理论及其文学形态难以以为继。20世纪文学是人的主体精神大放异彩的时代，是向人的内在深度世界进军的时代，这是一个对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方法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变革的世纪。就每每成为时代审美变革先驱的诗歌而言，象征主义以降和超现实主义诗歌潮流的绵延，拉开了人们对已往诗潮的历史距离，或者说这两大诗潮把前此的浪漫主义推到了历史背景之中，先前的那种耀眼光芒在后世人的心眼中已大为黯淡。意识流小说的崛起，使全知全能的小说叙述角度在神圣艺术真实性的旗帜下受到怀疑，它赖以存在的文学假定性地基已被摇撼，因此，拉美文学的“爆炸”导致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崛起，并使它成为本世纪的文学奇观之一，比别的文学多一层整合的倾向也就不奇怪了；表现主义、荒诞派和黑色幽默等的艺术审丑倾向，使传统的真、善、美的艺术组合遇到叛逆性的挑战……如此等等，那种对人类文学艺术的两分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再也不可能对20世纪多彩多姿的文学艺术作理论概括了。

20世纪文学成就的创新是巨大的，但从文学创新的背景来看，不难发现这个背景有其崇高、光明和残酷、黯淡相互交错的一面。在20世纪，人类经历了空前规模的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还是科学技

术突飞猛进，且以越来越快的加速度增加着社会物质财富的时代。而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和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之间则构成了极不协调的裂痕。我们在读20世纪的文学作品时，不仅古典文学中那种惊天动地、泣鬼神的悲剧英雄已属罕见，文艺复兴时期那顶天立地、作为万物之灵的大写的人，也几乎已不见踪影了。因此，20世纪文学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人类生存困境和危机时代的产物，对人性之恶的关注毕竟削弱了对人性之善的高歌。这似乎在启示我们：创新所带来的片面性该在下一轮的整合中进行调节和纠正。“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临近世纪之交，在我们浏览观赏世纪黄昏的最后一抹晚霞，不正应该瞻前顾后的沉思一番么？！

从历史上看，我们民族是一个拥有悠久光辉传统的文学大国。在20世纪，我们也向世界贡献了名列世界文学巨人之列而毫无愧色的伟大作家——鲁迅。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几乎是繁荣和发展一个民族文学事业必要的先决条件。而这，也正是鲁迅“拿来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为了给文学译介事业添砖加瓦，本丛书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兼及诗歌和其它文类，每辑八册，每册约十五万字。在选材方面，将侧重于美、英、苏、法、德、意、西、拉美等文学大国和文学语种，并尽可能选择那些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已有定评，正在

或行将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家作品，以期于我国的文学文化事业的长远积累有所裨益，为我国源源不断的文学后继队伍提供借鉴和参照。

《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编委会

一九九一年八月

序

陈凯先

我第一次听到博尔赫斯的名字是在 1979 年夏天。那是一个炎热的夜晚，针对我即将赴墨进修西班牙、拉美文学，一生从事英美文学研究的父亲和我进行了长谈，他除了嘱我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外还特别谈到了当时已饮誉欧美文坛的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说这位被誉为“作家们的作家”的创作具有卓越风格，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在墨西哥学院阿根廷籍教授马希斯先生的指导下，我广泛阅读博尔赫斯的作品，了解他的创作道路，查阅与他的作品有关的西方文化背景材料，并从《沙之书》入手，对他的作品进行了初步评析，从而迈进了博尔赫斯那五彩斑斓的文学殿堂。他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构筑起来的一座座迷宫不仅放射出令人神往的人类智慧的光辉，而且那海市蜃楼般的知识的幻境又往往令人迷惘、引人深思。叔本华、休

谟、贝克莱、庄子，基督教、犹太教、佛教，各种历史事件，古今文学作品，东西方古代传说故事，无一不是他编造奇妙的智力游戏的素材。循环往复的时间，反转轮回的历史，处于永恒之中的四维空间，都是他运用自如的题材。他将渊博的知识，丰富的想象力和清晰的思辨能力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强烈个性的博尔赫斯风格。

博尔赫斯创作的诗歌、短篇小说和散文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互为补充、互为解释。有时，一篇散文就是一部极好的小说，而有的小说读起来又像是一篇含义深沉的散文。博尔赫斯对古今各种哲学体系颇有研究，对哲学上的“时间”、“空间”、“循环往复”、“永恒”，事物的两重性、多个性等概念尤感兴趣，他的许多作品都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研究与思考。但他并不是以哲学家的观点来看世界的，他是一位聪颖的文学家，他是诗人特有的对现实的丰富想象力来观察世界的。他善于把一些自己并不同意的哲学观点作为创作手段。他在《论永恒》一文中说，“那种把物质看作什么也不是，只存在形式而不存在物质的观点是不对的，也是不能接受的。然而我们往往还要去运用它。”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从柏拉图那里借用了解释不清的“范型”、“摹本”；他根据贝克莱的理论，以上帝的眼光来描绘真实世界；他从叔本华那里又找到

了一个被不可知的意志力所操纵的宇宙。实际上，博氏小说中的真正内涵往往隐藏在他常用的概念的后面，若隐若现，让读者去捕捉，去玩味。

博尔赫斯的小说不以故事情节见长，其魅力就在于他观察问题的奇特的角度和他那令人耳目一新的想法。如他在《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中对一直遭人唾弃的犹大和舍身救世的耶稣提出的见解就非常奇妙，而在《贿赂》中表现出的讽喻又十分耐人寻味，在《武士和女俘的故事》中，武士与女俘的命运尽管不同，但在他们之间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读者在仔细阅读、反复玩味后，往往会被他那睿智的目光和巧妙的辩证方法所折服、所吸引。

“时间”不仅是博尔赫斯小说的一个重要题材，也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手法。他对“时间”的困惑与关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反映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在他的小说中，时间有时是无限的，有时又是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有时还仿佛根本不存在似的，有时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短暂的现在。《叛徒和英雄的故事》中历史上人和事的无止境的重复，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的吻合，《塔德奥·伊西多罗·克鲁斯的传记》中克鲁斯的命运的周而复始、不断重复……这一切不仅反映了作者的虚无主义情感，也使他的想象力得以在时空中不受限制地翱翔。“否认时间的继续，否认‘我’、否认宇宙，这都是表面上

绝望的表现和神秘的安慰。我们的命运（与斯威登博的地狱和西藏神话中的地狱不同）并不因为它不是真实的而令人毛骨悚然，我们的命运之所以可怕正因为它是实实在在的。时间是构成我的物质。时间是吞噬我的河流，而我正是这条河流；时间是摧毁我的老虎，而我正是这只老虎；时间是焚烧我的火焰，而我正是这火焰。世界的可悲在于它是真实的，我之所以可悲正因为我是博尔赫斯。”这就是具有哲学思辨头脑的文学家博尔赫斯对时间发出的感慨，也是他用文学作品揭示隐匿在时间之中具有本质特征的人和事的创作动机。

为使读者看到博尔赫斯的创作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侧重点，收进这个集子的作品按发表先后为序，分别选自《世界性丑闻》（1935）、《论永恒》（1936）、《交叉小径的花园》（1941）、《虚构》（1944）、《阿莱夫》（1949）、《布洛迪的报告》（1970）和《沙之书》（1975）等书。

由于博尔赫斯在小说中引经据典，涉及面甚广，书中的绝大多数人名地名作品名都是真实的，这就给不熟悉西方文化的中国读者在阅读时带来了困难。遗憾的是，译者虽经多方努力仍有不少地方无法加以说明，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原有的神韵，乞望读者见谅。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南京大学外文系、历

史系的刘志谟、张成明、董祖祺、张柏然等教授学者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谨以此书纪念曾在学业上给予我终生难忘的教诲的父亲陈嘉教授。

1991年夏于南京

目 录

序	陈凯先
骑手的故事	3
汤姆·卡斯特罗：一桩令人难以置信的 骗局	10
女海盗	19
凶神蒙克·伊斯门	27
残暴的杀手比尔·哈利根	36
接近阿尔莫塔辛	43
巴比伦的抽签游戏	53
赫尔伯特·奎因作品分析	63
奇才福内斯	72
剑疤	86
叛徒和英雄的故事	94
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	101
武士和女俘的故事	110

塔德奥·伊西多罗·克鲁斯(1829—1874)	
的传记·····	117
阿斯特里昂的家·····	122
德意志安魂曲·····	126
萨伊尔·····	137
两位国王和两座迷宫·····	152
等待·····	154
博尔赫斯和我·····	160
闯入的女人·····	162
老夫人·····	169
又一次角逐·····	179
布洛迪的报告·····	186
另一位·····	197
代表大会·····	211
那里发生了更多事情·····	238
“三十”教派·····	249
乌恩德尔·····	255
贿赂·····	264
小圆盘·····	274

巴比伦的抽签游戏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骑手的故事

关于骑手的故事多得很，可以说多得无穷无尽。下面讲的第一个故事比较简单，后面的几个故事则深刻一些。

乌拉圭的一个庄园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买了一所乡村住宅（我可以肯定，当时他是用了这个词）住了下来。他从罗斯托罗斯关雇来一个驯兽人。此人非常可靠，庄园主非常信任他，只是有些不太开化。庄园主让他住在奥塞附近一家旅店最高一层的一个房间里。三天后，庄园主前去看望他，见到他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品马黛茶。庄园主问他，他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印象如何，结果出乎他意料，原来这个驯兽人往窗外看也没看一眼。

第二个故事与上面说的这个故事完全不同。

1903年，阿巴里西奥·塞拉维亚^①在乌拉圭起义。战事发展到某一阶段时，人们都担心他的军队会进入蒙得维的亚。当时我父亲正在那里，他便去请教一个叫路易斯·梅里昂·拉菲努尔的亲戚，他是个历史学家。后者告诉我父亲，他留在城里不会有危险，“因为高乔人^②害怕城市”。事实果真如此，塞拉维亚的军队绕道而行，没人进入城里。于是，我父亲惊奇地发现，学习历史不但饶有兴味，而且还挺有用处的呢^③。

我要讲述的第三个故事是我们家族的人口头流传下来的。1870年底，由一名高乔人（人们都叫他“铅弹”）率领的洛贝斯·约旦的军队包围了巴拉纳城。利用城防军的一时疏忽，攻入城里。他们纵马在城市的中心广场转了一圈，用手拍着嘴，作出种种揶揄、讥讽的动作，然后，在一片口哨声中扬长而去。对他们来说，战争只是显示他们英武气概的一种游戏，而不是贯彻执行某一战略计划的措施。

我要讲的第四个故事也是最后一个故事，来自

① 乌拉圭将军、政治家，曾领导1897年和1904年的革命。

② 阿根廷和乌拉圭草原上的牧民，善骑术。

③ 作者注：布尔敦（英国16世纪作家——译注）写道，贝督因人（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译注）到了阿拉伯国家的城市会用手帕或棉花将鼻子给捂起来；阿米亚诺说，匈奴人害怕房屋就像害怕坟墓一样。撒克逊人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他们在五世纪攻入英格兰后，却不敢在被他们征服的罗马人建立的城市里居住。他们让这些城市变为废墟后，又为这些废墟大唱挽歌。

一本令人敬仰的书：《草原帝国》（1939）。此书的作者是东方学家克劳塞特。我只要选取其中一章的两个片段，便能帮助读者了解这个故事的大意。其中的第一个片断是这样的：

“1211年开始的成吉思汗反对女真人的战争时断时续，一直延续到他去世（1227），最后由他的继承人加以完成。拥有机动性很强的骑兵的蒙古人具有将城市和乡村夷为平地的能力，却难以攻下被汉族工匠们建造起来的要塞和城堡。此外，他们在中国的内地作战时就像在草原上作战一样，采用了游击战的战术：他们连续不断地向城镇发起进攻，攻下城市后他们便带着胜利品撤退。这样一来，汉人便能重新回到城里，重建被焚毁的房屋、楼宇，修复被炸开的城墙，加固防御工事。这样一来，在这场战争里蒙古的将领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同一城市发动进攻。”

第二个片断的内容如下：

“蒙古人攻占北京后，对百姓进行了大屠杀。他们将居民住宅洗劫一空后，便纵火加以焚毁，大火整整烧了一个月。很显然，这些游牧民族根本不知如何管理城市。他们不懂得利用城市来巩固、扩大他们的权力的道理。这里为人类地理学家们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证：中间不经过某种过渡便立即让来自草原上的人们接管具有城市文明的国家，其

结果他们便只好进行烧杀。这样做并非出于他们残忍的本性，而是由于他们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们别无他法，只能这样做。”

下面还有一个经过权威们证实的故事：成吉思汗发动的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他的一位将领说，那些汉族的降将不会打仗，对他们毫无用处，倒不如将他们斩尽杀绝为好。他还建议将所有城市全都焚毁，将这个大得几乎是无边无际的中央帝国变成一个放牧他们的马匹的巨大牧场，因为不这样做，这个帝国便毫无用处；若这样做，至少这块土地还可以得到利用。正当成吉思汗打算这么办的时候，他的另一个顾问却给他出了另一个主意。这个顾问对他说，与其焚毁城市倒不如对土地和商品征收赋税。这样一来，文明得救了，蒙古人终于在他们曾经打算予以摧毁的城市里定居下来，直到老死。毫无疑问，他们最后一定会对对称的园林艺术和他们曾经加以蔑视的陶瓷技术佩服得五体投地。

尽管上面这几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不一样，实际上说的是一回事。这几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是骑手。第一个故事中讲的那个被庄园主雇用的在客店里住了三天还没有朝窗口看上一眼的雇工和那个身背两张大弓、一手拿一根用马鬃编成的套索、一手拿一把马刀，差一点要将那个遭受草原铁骑践踏的世界上最古老的王国化为灰烬的骑手，其实是同

一个人。这些骑手尽管属不同的时代，但他们对待城市的态度方面却有不可磨灭的共同点。了解这些共同点是很有意思的。然而，对我们阿根廷人来说，却感受到一丝苦味，因为我们通过埃尔南德斯^①的有关高乔人的作品，会将自己和行将消失的那些骑手等同起来。希腊神话中的那些半人半马怪被毕塔人战胜的事实，还有牧羊人阿贝尔死于该隐^②之手，拿破仑的骑兵在滑铁卢被英国的步兵击溃……这一切都是骑手没落的标志。

在我国的作品中出现的那些高乔人便是那些离我们越来越远的行将消失的骑手。首先，请看《马丁·菲耶罗》对他们的描述：

克鲁斯和菲耶罗，
他们俩溜进马厩，
偷偷把马群驱赶，
对此事非常老练，
叫牲口走在前面。
神不知鬼也未觉，
很快就越过边界。

① 阿根廷诗人，著有长诗《马丁·菲耶罗》，叙述阿根廷邦巴斯大草原高乔人的生活。

② 《圣经》中的人物，亚当和夏娃的长子，因出于妒忌，杀死弟弟阿贝尔。

他们已越过边境，
那时正升起曙光。
克鲁斯劝说马丁，
再看看身后村庄。
就只见珠泪成行，
挂在他朋友脸上。

沿着那既定方向，
走进了漠漠大荒。^①

在卢贡内斯^②的《巴雅多尔》里，对高乔人也有这样的描写：

“那天傍晚，天色像黑鸽子的翅膀一样黑了下來。他带着一顶黑色的软帽，身披彭丘^③（它像一面下半旗的旗帜一样往下耷拉着）。我们见到他骑着马，一溜小跑消失在我们熟悉的小山后。可别认为他这样做是由于害怕。”

另外，在《堂塞贡多·松勃拉》^④里，我们也能读到：

“我教父那瘦削的身躯在丘陵上出现了。我的视

① 此诗已有中译本，1984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阿根廷现代主义代表作家，《巴雅多尔》是他的文论集，对《马丁·菲耶罗》描述的高乔人作了肯定的评价。

③ 拉美印第安人和高乔人常穿的状如披风的外衣。

④ 阿根廷作家吉拉尔德斯的长篇小说，歌颂了高乔人的优良品德。

线紧紧地盯着那半睡半醒的大草原上缓缓移动着的这个细小的身影。他正要走到山丘的最高处，却又渐渐地消失了。他仿佛自下而上被砍了几刀那样越来越矮小了。我双眼紧盯着他那顶黑色软帽，力图将它永远铭刻在自己的脑海里。”

在上面这几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期里高乔人的形象。

“骑在马上的人”这个形象颇有点令人惆怅之感。在匈奴王、成吉思汗和鞑靼国王指挥下那叱咤风云的骑兵曾经摧毁过并建立过巨大的王国，但这一切均是昙花一现，骑手建立的功业和他们本人一样转瞬即逝。“文化”一词与种庄稼的农夫有关^①，“文明”一词则与城市有关，但骑手却像一阵暴风雨，很快就消失了。

卡贝耶在《大迁徙中的日耳曼人》一书中说：“无论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抑或是日耳曼人，他们都是从事农业的民族。”

选自《埃瓦利斯托·卡列戈》(1930)

(屠孟超译)

^① 西班牙文“cultura”(文化)一词与“cultivar”(种植)一词属同族词；“ciudad”(城市)则与“civilización”(文明)属同族词。

汤姆·卡斯特罗： 一桩令人难以置信的骗局

我之所以使用这个名字是因为在 1850 年左右塔尔卡瓦诺、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① 这一带的人们都这么称呼他。现在他又回到了这块土地（他是以供人周末消遣的“幽灵”的身份回来的^②）。他在瓦萍出生登记本上写着的名字是阿尔图尔·奥尔顿，出生日期为 1834 年 7 月 7 日。我们知道他是屠户的儿子，他的童年是在伦敦平民区度过的，备尝贫穷生活的艰辛，此时，他感到大海在召唤他。这件事情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跑向大海^③，这是反抗父母的权威的英国式的传统作法，也是英雄业绩的开始。地理条件也为此提供了方便。《圣经》（《诗篇》第 107 篇）说：那些乘船下海，去做生意的人

① 智利的沿海城市。

② 我想用这个譬喻告诉读者这个人的不光彩的传记又一次出现在晚报的星期六副刊上。——原注，

③ 原文为英文。

才能看见上帝的杰作和深渊中的奇迹。奥尔顿从他居住的悲惨郊区逃了出去，乘船一走了之。他到了克鲁兹德尔苏尔感到失望后，又去瓦尔帕莱索港。他生性愚钝拙朴，按常理他可能（也应该）饿死，但是由于他那傻乎乎的样子，一直挂在脸上的微笑和无比温顺的性格使他得到了一个姓卡斯特罗的家庭的同情，他从此使用上了卡斯特罗这个姓氏。关于他在南美的这一段往事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但他对卡斯特罗一家的感激之情依然如故，即使于1861年出现在澳大利亚时他还用这个姓氏：汤姆·卡斯特罗。他在悉尼认识了一个叫波格雷的黑人仆人。波格雷虽然长得不漂亮，却老成持重、雍容大度，这是上了年纪的黑人所具有的既富人情味又有威严感的秉性。他还具有另一个才能，也就是有些种族教科书不予承认的这个种族具有的才能：能言善辩。我们以后能看到这方面的例子。他是一个有自制力的正经男子，还保持着一些已被加尔文教教规改变了的非洲的古老习惯。除了他几次去见上帝（这点我们下面将予以描述）以外，他是绝对正常的，但有时会因胆怯，过马路时会长时间地举步不定，怕南来北往的车辆，最后还是让一辆急驶而来的汽车送了自己的命。

一天黄昏，奥尔顿在悉尼的一个交通混乱的路口看到他正犹豫，要不要冒着危险穿过马路。奥尔

顿看了他好一会儿后，终于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俩终于手拉着手地穿过了根本不会发生意外的大街。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位雍容大度却犹豫不决的黑人成了那个头脑愚钝的胖乎乎的人的监护人。1865年9月他们俩在当地一家报纸上看到一条不幸的消息。

受人崇拜的人之死

1854年4月底（正当奥尔顿在智利受到人们的热情款待时），“梅尔迈德”号轮船从里约热内卢开往利物浦途中在大西洋水域遇难，死者中有一个叫罗杰·查理·蒂克波尼的英国军人。他自幼在法国长大，是英国几个最主要的家族之一的一名长子。这位讲一口带着浓重巴黎口音的英语、由于他爱卖弄对法国的学识激起了人们的无比愤恨的法国化了的英国青年之死，成了从未见过他的奥尔顿生活中的一件重大事件，这确实令人难以置信。罗杰的母亲蒂克波尼女士惊恐万状，她不相信儿子已经死去，在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黑人波格雷不幸地看到了这则启事，于是便想出了一条妙计。

突出差异以求相似

蒂克波尼原是个身材修长、风度翩翩的青年绅士，其外貌特征十分明显：黝黑的皮肤，头发又直又黑，双眼炯炯有神，说起话来用词精确到了极点。奥尔顿则是一个缺乏教养的粗俗之人，他大腹便便，拖着鼻涕，脸上总是带着恍恍惚惚的表情，头发卷曲，呈棕色，两眼昏昏然，说起话来不是心不在焉就是含混不清。波格雷出了一个主意，让奥尔顿乘上驶往欧洲的第一班轮船，声称自己是蒂克波尼夫人的儿子以慰她对儿子的思虑。这样做实在是又天真又愚蠢。我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如果在1914年一个骗子想要扮成德国皇帝，那他首先要装扮成一个这样的人：嘴上长着往上翘的八字胡子，一只胳膊不能动弹，眉毛浓黑眉宇威严，身披灰色斗篷，胸前挂满耀眼的勋章，头戴高高的头盔。但波格雷则另有一套办法，要让他扮德国皇帝，他会扮成一个没有胡子的德国皇帝，他全然不懂军事，没有鹰头勋章，左臂是健康的。我这仅是一个约略的比喻。我们知道波格雷设计出来的“蒂克波尼”是个软绵绵的人，棕色的头发，脸上始终挂着傻笑，对法语一无所知。波格雷清楚，要把其母期待的罗杰·查理·蒂克波尼模仿得维妙维肖是做不

到的，他懂得，突出事物之间的某些不可避免的差异反倒能求得它们之间的相似。因此，他完全放弃了作任何形式上的模仿，他凭直觉感到愈是这样无所顾忌愈会使人相信这不是一场骗局，人们也就愈不会发现其中的漏洞。此外，还不要忘了：时间能给予全力的合作——南半球十四年的生活和艰辛足以改变一个人的整个面貌。

还有一个重要理由是，蒂克波尼夫人反复刊登启事一事表明，她深信罗杰·查理并没有死，她一定会再见到他的。

相 见

一贯爱献殷勤的汤姆·卡斯特罗给蒂克波尼夫人写了一封信。为了证实他的身份，他提到了两个确凿的证据：他在左奶头旁的两颗痣和童年时发生的那件他永远也忘怀不了的不幸往事——他遭到了一群蜜蜂的围攻。信很短，也不注意书法，显然是汤姆·卡斯特罗或波格雷的手笔。处于极度孤独的夫人在巴黎一家旅馆里把信看了又看，流下了幸福的泪花，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她便记起了她儿子请她回忆的那些往事。

1867年1月16日，罗杰·查理·蒂克波尼来到了这家旅馆，他那令人尊敬的仆人埃贝内塞尔·

波格雷走在他前面。冬日的白天阳光灿烂，蒂克波尼夫人疲倦的眼睛被泪水弄模糊了。波格雷将窗子全都打开，阳光使人的眼睛产生假像：母亲认出了她多年未见的儿子，将他搂在怀里。现在她重新得到了他，再也不用在报上登启事，也不用阅读他从巴西给她寄来的信件了。这些东西都成了伴她度过浑浑噩噩的十四年的孤独生活的佐证了。她把信件全部还给了儿子，一封也不少。

波格雷满意地笑了：罗杰·查理的平静的灵魂可以安息了。

为了上帝的光荣^①

这个故事照理应该以这次令人愉快的相认（这是符合古典悲剧传统的）告终，让三个人（真正的母亲、冒名顶替的温顺的儿子和其计谋侥幸成功的策划者）都感到满意（至少是可能感到满意）。但是，命运（这是我们对大量事物不断变化这一现象的总称）却不是这样安排的。蒂克波尼夫人于1870年去世，这时亲属们开始控告阿尔图尔·奥尔顿，说他犯了冒名顶替罪。他们从不像蒂克波尼夫人那样为失去孩子而感到伤心和孤独，他们贪心大发。以往

① 原文为拉丁文

他们从未相信过这个突然从澳大利亚冒出来的目不识丁的胖子会是回头的浪子。但奥尔顿得到无数个债主的支持，为了能收回债款，他们都认定他就是蒂克波尼。

此外，他还赢得了这个家庭的律师爱德华·霍普金斯和古董商弗朗西斯·霍·巴依亨特的友谊。但仅仅得到这样的支持还是不够的，波格雷认为要取得诉讼的胜利，得到普通民众强有力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于是他戴上大礼帽，撑着洋伞到伦敦的那些秩序井然的大街上去寻求神的启示。天色已经晚了，波格雷无目的地走着，直至一轮淡黄色的月亮在街心矩形水池中映成两个月亮的时候，神给了他启示。他叫了一辆马车，来到古董商巴依亨特的办公室。巴依亨特寄了一封长信给《泰晤士报》，声称所谓的蒂克波尼是个厚颜无耻的骗子，这封信的署名是耶稣会的高德隆神父，随后报纸又登载了一些天主教神父的揭发信。这一招很灵：正派的人都猜测到罗杰·查理先生已成了耶稣会教徒们的一个令人厌恶的阴谋的攻击对象。

马 车

这场诉讼经历了一百九十天。大约有一百名证人出庭作证，说被告就是蒂克波尼。他们中间有四

位是龙六兵团的战友。蒂克波尼的支持者们不停地重复着他不是骗子的证词，因为如果他是骗子，那他早就要想方设法改变他年轻时的以他为模特儿画的画像了，何况蒂克波尼夫人都认了他，显而易见，母亲是不会认错儿子的。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或者说一切进行得还可以。但是，有一天奥尔顿的一位过去的情人出庭作证了。对“亲属们”的这一杀手锏，波格雷并不惊慌失措，他拿了礼帽、阳伞，又到伦敦的那些清静的街道上寻求第三个神的启示了。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他是否得到了神的启示，只知道在他很快就要到达普林罗塞·希尔街时他被那辆多少年来一直跟踪着他的可怕的马车撞倒了。当时，波格雷看见那辆马车驶过来，大叫一声，想躲而没能躲开。他狠狠地被撞倒在石板路上，那匹老马的蹄子踩碎了他的天灵盖。

幽 灵

汤姆·卡斯特罗是蒂克波尼的幽灵，他是由波格雷这个天才操纵的一个可怜的幽灵。当人们告诉他波格雷已经死了的时候，他瘫倒了，尽管他仍坚持为自己辩解，但已打不起精神，而且矛盾百出，他的结局如何可想而知了。

1874年2月27日阿尔图尔·奥尔顿（别名汤

姆·卡斯特罗) 被判处十四年苦役。在监狱中他深受囚伴的爱戴, 因为他向来待人殷勤, 他由于表现甚佳获准减刑四年。随后他那随和的性格又使他获得自由(离开了监狱)。从此, 他走遍了联合王国的每个村庄和城市, 每到一地, 必发表简短的演说, 不是谈他的清白无辜就是承认他有罪。出于他那谦逊和随和的天性, 他总是顺着听众的意愿说话, 说起话来, 往往由替自己辩护开始, 又以忏悔自己的罪过结束。

1898年4月2日他死了。

选自《世界性丑闻》(1935)

女 海 盗

女海盗这几个字往往会引起并不十分愉快的遐想：一幕幕已经黯然失色、群魔乱舞的景象会出现在脑际。而在一些饶舌的女佣嘴里，叱咤风云的女盗都变成了一堆硬纸人儿。然而，的确还是有一些精明强干的女海盗。她们在海上作业中机智灵活，在驾驭凶残的下属上手段高明，在追捕、抢劫满载货物的船只时也是英雄豪迈。有一个名叫玛丽·瑞特的女海盗曾经说过，海盗这职业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干得了的，要想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海盗，就要像她一样有无比的勇气和胆量。在玛丽·瑞特行盗的最初年月（那时她还不是船长），她的一个情人被船上的一个好斗者污辱了。于是，她便提出决斗。根据加勒比海诸岛的古老传统，两个人双手持器械决斗：左手拿一枝长手枪，右手握一把剑。两人的手枪均未命中，但玛丽的长剑使她威震四方……大约在1720年玛丽·瑞特的冒险生涯才告结束。她在牙

买加的圣地亚哥·德拉·维加被西班牙当局绞死。

加勒比海域的另一名女海盗是安内·波内依。她出身于爱尔兰的一个达官贵人家庭。高高的胸脯和火红的头发特别引人注目，她曾不止一次地在海上冒险。她是玛丽·瑞特的战友，也是玛丽在绞架下的伙伴。安内的情人约翰·拉坎船长也被同时绞死。安内鄙夷地模仿着阿依克萨教训其儿子沙波阿迪尔的口吻^①，嘲讽地说道：“你若是像人一样地英勇奋斗过，就不会被人像狗一样地绞死。”

另一位更年长、更幸运的女海盗就是在亚洲从黄海到安南^②一带海域行盗的女侠客。她就是我要讲的富有斗争性的秦寡妇。

崭露头角

在1797年左右，黄海上许多海盗船的赞助者建立了一个帮会，任命了一个姓秦的为帮头。这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在掠夺沿海渔村中残酷无情。惊恐不安的沿海居民用贡品和眼泪祈求皇上帮助他们。渔民们的请求没有被束之高阁，不久，皇上便

① 这里指的是《摩尔人的感叹》中的传说。沙波阿迪尔是西班牙格拉纳达的最后一个摩尔人君主。他曾数次被逐。据说，他的母亲阿依克萨对他说：“你像女人一样哭泣并不是坏事，但你不知道像男人一样捍卫自己的尊严。”

② 安南即现在的越南。

传下圣旨，命令他们烧毁自己居住的村落，舍弃他们赖以生活的渔业，到内地去从事他们所不熟悉的农业。渔民们遵命而行。这样，海盗们遇到的都是荒芜的海岸，于是，他们就开始袭击来往船只。其结果比以前的所作所为对官府更为有害，因为这严重地损害了海上贸易。这时，皇上便又毫不犹豫地命令那些原来的沿海居民弃农从渔。但是，这些忧心忡忡的贫民百姓拒不从命。于是，当局就改变主意，任命帮头秦为御马监总督。就在秦准备接受官府封赐的时候，海盗的资助者们及时地得到了消息。他们万分气愤，为秦置备了夹有毒芥的大米炒饭。毒性是致命的。过去的帮头、新任命的御马监总督把他的灵魂奉献给了海中的神明。面对这双重背叛，秦寡妇怒不可遏，召集了所有的海盗告诉他们所发生的一切。她要求他们，既不要被皇上的假仁假意所蒙骗，也不要上那些口蜜腹剑的赞助者们的当。她希望他们要完全自愿地留在船上，自己选举船队长官。这样，秦寡妇被拥戴为首领。她是一个高个子女人，有一双昏昏欲睡的眼睛和一头比眼睛还要光亮的黑发。从她的脸面上还不时地可以看到阵阵冷笑。

在秦寡妇冷静沉着的命令下，海盗船驶向公海，又开始了冒险活动。

指挥若定

十三年的海上冒险生活过去了。现在的船队已有了六百只船，它们旗子的颜色各不相同：红、黄、绿、黑、褐、青。每只船上都有一名船长。由秦寡妇亲自制定的法规严厉无情。所规定的条文简洁明了，没有中国官方法令那种华而不实、故弄玄虚的八股味道。我们以后将引用一些令人张口结舌的例子。现在，我暂将几条严厉的法规抄录如下：

“所有攫来之物一律充公入库、造册。交公之物的五分之一属于本人，其余的库存。违令者斩。”

“擅离职守者，当众剜去双耳。再犯者斩。”

“严禁在船上贩卖妇女。违令者斩。”

据俘虏们提供的消息，这些海盗的食品是饼干、米饭和既大又肥、生性凶残的老鼠。在战斗的日子里，他们习惯于把火药掺到酒里。麻将、烧酒和烟枪是他们消磨时光的伙伴，子母剑则是他们喜欢使用的武器。在战斗前，他们还用大蒜涂抹全身，作为刀枪不能入的护身符。

海盗们可携带各自的眷属。船长则可带五、六个妻妾。在胜利之后，他还可再纳新妾。

皇帝圣谕

1809年嘉庆皇帝传下了圣旨。尽管许多人批评了此文的风文，我仍将第一段和最后一段摘录于后：

“尔等不遵圣教之凤子龙孙，可怜造孽，竟置官命于度外，涂炭生灵，糟践朕之江山。尔等乘坐破舟，飘荡于暴风雨之中，作为不仁不义，非徒海上使者之友，予以援手，反狂袭之，并使其罹难而亡，而且尔辈褻渎了皇天之旨，使河水泛滥，民不聊生，人伦大乱，灾荒不已。”

“……故，朕令郭郎率兵前往。郭郎！汝须铭记，宽恕乃崇高之美德，然过于慈善则将滋生大灾。愿汝执法如山，铁面无私，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上面所说的“破舟”，分明是凭空臆造出来的。其目的是激发起郭郎之部讨伐的勇气和信心。九十天后，秦寡妇所辖人马与官军相遇，几乎有一千只战船从早战到晚。钟声、鼓声、炮声、咒骂声，以及喊叫声响成一片。最后，官府的战舰被摧毁了。什么宽恕，什么铁面无私，都成了泡影。郭郎就像我们西方战败的将军一样，别无选择，只有自杀。

海岸遭劫

高傲的秦寡妇率领六百只战船和四万人马来

了西江^①出海口。他们烧杀抢掠、寻欢作乐，许多村庄被夷为平地。孤儿处处皆是。有一个村庄，被抓的人在一千以上。一次，躲藏在小船上和邻近稻田里的一百二十名妇女，由于一声婴孩的啼哭而被发觉，后被送到澳门卖掉。这些消息传到了天子嘉庆^②耳里。据某些历史学家分析，嘉庆并没有像听到讨伐失败的消息时那样伤心。但是，事实是，他组织了第二支浩浩荡荡的讨伐大军，任命丁燺^③指挥。这支部队士兵众多、弹药充足，随行的还有占卜家和星象家。官府的船队开到了西江三角洲，封住了海盗们的出路。秦寡妇全力备战。她深知战斗的艰难，甚至预感到胜利无望。因为数月来的夜以继日的掠夺、淫荡大大地削弱了她的队伍的战斗力。战斗一直也没有发生。太阳慢悠悠地升起，然后又落在甘蔗田的后面。人们等待着。

龙和狐狸

每天傍晚，长长的、轻飘飘的龙旗从官府的战舰上兴起，巧妙神奇地落在水面上和敌船的甲板上。这些龙旗是用蔗秆和纸按照风筝的模样制成的。在

① 西江为珠江之干流。

② 丁燺的“燺”是取自钟燺，有打鬼之意。

银色和红色的表面上印有清楚的汉字。秦寡妇仔细地
看着这些显灵的天象。她从中隐隐约约地看到了
关于一条龙的神话。据说，这条龙保护了一只作恶
多端的狐狸。天空中，月亮细而弯。蔗秆和纸做的
旗子每天傍晚都带着同样的故事、传说降到水面上。
秦寡妇默默不语，低头沉思。一天，月儿圆圆高悬
空中，水也变红了。看来，故事已接近尾声。谁也
不知道，究竟是无限的宽恕、慈善，还是无止境的
惩罚将会降临到狐狸头上。然而，结局是注定了的。
秦寡妇明白了一切，她将双剑投入江中，跪在船上，
命令把她带到官府的旗舰上去。

那又是一个傍晚，天上布满了黄色的飞龙。秦
寡妇喃喃自语道：“狐狸寻求龙的保护。”说着，走
上了旗舰。

顶 礼 膜 拜

编年史家们说，狐狸得到了宽恕。但它在老年
又从事鸦片走私。不过，这时她已不叫秦寡妇了，她
有了另一个名字，译成西班牙文的意思为“真理之
光”。

从此以后（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天下太平，
五湖四海成了安全的通道。农夫们能卖掉刀剑，换
回耕地的牛马。人们在山顶上祭祀、祈祷。每逢那

一天，人们还在屏风后饮酒高歌。

选自《世界性丑闻》(1935)

凶神蒙克·伊斯门

南美的暴徒

两个好斗的人身着黑礼服，穿着女人的鞋子，手持出鞘的刀，正在跳着严肃的舞。这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刀舞”，他们身后是天蓝色的墙壁，也许是高高的天空。忽然，从一个人的耳朵里喷出了一股鲜血，原来一把钢刀刺中了他，这个没有乐曲伴奏的舞以其中一个人的猝死而告结束。另一个人不慌不忙地戴上帽子。他直到年老都喋喋不休地叙述这次干净利索的决斗。这就是我们这里的为非作歹之徒的详细而完整的故事。然而，纽约的那些歹徒干的事则更加野蛮，更加令人发指。

北美的暴徒

纽约的那些团伙干的事（这是赫伯特·阿斯布里在1928年出版的那本八开四百页的体面的著作中披露出来的）真像野人干的那样残忍，他们犯罪的手段极其凶残。古时候储存啤酒的地窖成了黑人秘密聚会的地方；歹徒们在纽约的贫民区活动；那些被称作“沼泽中的天使”的犯罪集团活动于迷宫般的地下管道中；专门网罗10岁左右的少年杀手“黎明时的少年”的犯罪团伙也在那里活动；那些被称为“加莱鲁多斯·费耶罗”（“丑陋的大礼帽”^①）的肆无忌惮、独来独往的彪形大汉手拿装满东西的结实的毛毡大礼帽，宽大的衬衣的下摆迎风飘扬。他们右手拿着大棒，腰里插着手枪，招摇过市。在那儿活动的还有：用一根棍子举着一只死兔作为进入战斗标志的“死兔”帮、像约翰尼·多兰·丹迪那样额前系着一条浸过油的布带子、手握一根猴头形的拐杖，拇指上戴着用于挖去对手双眼的精制铜器的暴徒，像基特·布恩斯那样一口便能咬下一只老鼠的脑袋的团伙，还有像布林德·丹尼·莱昂斯那样的人。这是个黄头发的小伙子，有一双令人恐怖

^① 原文为英文。

的大眼睛和三个围着他转的妓女。那儿还有一排排像新英格兰的“七姊妹”经营的红灯区（将圣诞之夜的赢利用于慈善事业）；还有饥肠辘辘的耗子和狗的恶斗；有中国人开的赌场；有像雷德·诺拉寡妇那样的女人（她是哥弗尔斯帮中所有男人的情妇）；有像野鸽莉齐（她在丹尼·莱昂斯被处决后十分悲痛；后在与吉特雷·马吉争论那位死去的盲人为什么会受难时被马吉砍死）那样的女人；还有像1863年历时一周的暴动。在这次暴动中暴徒们烧毁了一百幢楼房，几乎占领了全城。此外，那儿还发生过巷战，完全是人海战，许多人被践踏至死；那儿还有像约斯克·尼吉尔那样的小偷和毒马犯。所有这些故事令人触目惊心。而这些暴徒中最为有名的“英雄”是爱德华·德拉内，他有时叫威廉·德拉内，有时叫约瑟夫·马文，有时还叫约瑟夫·莫里斯和蒙克·伊斯门。他领导的帮会有1200人。

他这些层出不穷的化名（犹如化装假面舞会一般扑朔迷离）隐去了他的真名实姓（倘若我们以为世上果真有这么一回事的话）。事实上，他在普洛克林的威廉斯堡的户籍登记簿上的名字是爱德华·奥斯特门，以后用英文拼法改成了伊斯门。令人奇怪

的是，这个凶残的歹徒竟是希伯莱人。他是一家犹太餐馆老板的儿子。在那家餐馆里，长一脸大胡子的犹太教徒们能放心大胆地品尝经过认真宰杀清洗的不带血的牛肉。1892年，即他19岁的那一年，在他父亲的帮助下他开了一家禽鸟店。他爱饲养小动物，观察它们的生活，注意它们的细微变化和天真无邪的表情。这种嗜好一直伴随着他，直到他死为止。在他一生最得意的时候，也就是在他拒不接受坦慕尼协会带雀斑的大亨们送的雪茄烟之时，或者在他乘原始的汽车（像改装的旅行马车）去最豪华的妓院时，他开了第二家“商店”，这商店并不销售商品，他在商店里养了100只良种猫和400多只鸽子（他从来也没有卖过一只）。这些宠物他都留着自已欣赏，他还常常用胳膊夹着一只猫在自家住宅附近散步，还有些猫争先恐后地跟在他的后面。

他声音洪亮，身材魁梧，长得像公牛一样，脖子短粗，胸肌强健，胳膊长而有力。他的鼻梁被打断过，脸部伤痕累累，充满了传奇色彩，而他那躯体，以及像骑兵或海员一样的罗圈腿更引人注目。他可以不穿衬衣，不穿外套，但总要将那只秃尾的凤头百灵顶在他的大脑袋上。现在人们都还记着他，连电影中的枪手都在模仿他的形象，而不是模仿肥胖的卡波内。人们说，让沃尔恩在好莱坞饰演枪手是因为他的样子很像可悲的蒙克·伊斯门……蒙克·

伊斯门肩上总是停着一只蓝色的鸽子，来往于由逃犯组成的“帝国”中，就像一只公牛背上驮着一个茅草棚一样。

1894年前后在纽约城有许多公共舞厅，伊斯门负责维持其中一个舞厅的秩序。据说，老板开始时不愿意雇用他，但蒙克砰的一声就收拾了两个谋取这个职位的大汉，显示出他的实力。直到1899年，这个舞厅都由他一个人负责维持秩序，人们都惧怕他。

他每收拾掉一个流氓无赖便用刀在那根令人望而生畏的棍棒上刻上一道。一天晚上，一个头上闪闪发光的秃头躬着身子喝啤酒。他看见了，便过去猛地将他击倒，“就差这一道便凑满五十了。”他这样嘟哝了一句。

帮 主

1899年起，伊斯门不仅出了名，而且在一个重要地区被拥戴为领袖，开始坐地分赃。凡是在他的这块肮脏领地中经营的买卖，诸如红灯区的那些妓院、地下赌场，还有乞丐和小偷，都得供奉给他数量可观的钱财。由他管辖的小帮会要干什么坏事都要征得他的同意，那些单个行动的歹徒更是如此了。歹徒干了坏事他给赏金，定的赏金如下：割人一只

耳朵付 15 美元，打断一条腿付 19 美元，一颗子弹射中一条腿付 25 美元，刺中一匕首给 25 美元，杀死一个人给 100 美元。有时为了不荒疏他的技艺，伊斯门还亲自动手。

一次为争夺地盘（这是国际法不屑一顾的小事）他与另一帮会颇有名气的帮主包尔·克尼发生了冲突，双方爆发了枪战，以确定各自的地盘。伊斯门在一个早晨越过地界，遭到五个人的攻击。他用一根猴头杖和一根大头棒击倒其中的三人，但他自己的腹部也中了两枪。后来，那些人以为他死了，便都相继离去。伊斯门用手捂住伤口，像醉鬼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到医院。他发着高烧，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好几个星期，但他从未出卖过任何人。他痊愈后，那场争斗仍在继续。双方常常进行枪战，变得十分激烈。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893 年 9 月 19 日。

里温顿之争

参加这场斗殴的 100 多号人从他们的相片（它们将在罪犯登记册中消失）看差别并不明显，他们都是一些烟鬼和酒徒，头戴飘着彩带的草帽，身上或多或少染上各种说不出口的疾病，有的还得了骨痲，有的呼吸系统有问题，有的患有肾病。这 100 多人既是一些无足轻重的人物，也或许可以认为是像

特洛伊和胡守^①的英雄们那样光辉灿烂。这场肮脏的枪战发生在埃莱瓦特大厦的拱门边。其原因是包尔·克尼的那些暴徒硬要一家赌场的老板交出头钱，而这位老板是蒙克·伊斯门的亲家。其中的一个暴徒被击毙。零零星星的枪击发展成无数支左轮枪之战。那些下巴上胡须刮得光光的人躲在高大的柱子边默默地向外射击。一排出租马车载着一支援军赶到这儿，他们还带来了科尔特左轮枪。参加这场战斗的人有何感想？首先（我认为），他们确信，这发出一片恐怖的巨大射击声的100支左轮枪很快会消灭他们；其次（我认为），他们错误地肯定，若第一阵射击打不倒他们，他们便不会被击中了。他们确实在夜色的掩护下疯子般地搏斗。警察两次出来干预，两次均被赶跑。这场斗殴像淫乱活动或鬼魂一样直到天快亮时才收场。在大厦的巨大拱门下，有七人身受重伤，四人毙命。还死了一只雌鸽。

决 斗

胡安·曼努埃尔·博利瓦尔

蒙克·伊斯门为之效劳的教区内的那些政客总是公开地辟谣，宣称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帮派。有时

^① 秘鲁一城市，1924年拉美解放者西蒙·博利瓦尔在该地击败西班牙王家军而闻名。

他们解释说，这仅仅是一些娱乐性的团体。里温顿那场不谨慎的斗殴使他们惊慌失措。他们召见两派的帮主，胁迫他们休战。克尼（他非常清楚，那些政客比所有的科尔特左轮枪更能阻挡警察对他们采取行动）立即说，他同意休战；伊斯门（他自恃身强力壮）却希望听到更多的枪声和更多的斗殴。他拒绝休战。政治家们不得不以将他投入监狱来威胁他，最后，这两个大名鼎鼎的坏头头在一家酒吧进行了谈判。他们俩都嘴衔雪茄，右手提左轮枪，周围聚集着许多枪手。他们作出一个非常美国式的决定：打一场拳击，以决胜负。克尼是个非常优秀的拳击家。决斗在一棚屋内进行，显得十分怪诞。有140名观众观看了这场决斗，其中有当地的乡亲和梳着贫苦人家发型的女人。决斗历时两小时，最后他俩均筋疲力尽。一周后，又出现了枪声，蒙克被捕，这已不知是第几次了。那些政客总算松了口气。法官判了他10年监禁，这是千真万确的。

伊斯门反对德国

当仍感困惑的蒙克离开辛辛监狱时，他手下的1200名亡命之徒早已“树倒猢猻散”了。他已无法将他们召集起来，便只好单干了。1917年9月8日他在公共交通线上制造事端，9日他决定参加另一

次动乱。他参加了步兵团。

之后，我们了解他指挥作战的几个特点：他强烈地反对活捉俘虏，而且，有一次他只用枪托便阻止了这一悲惨的做法。我们知道他有一次从医院里逃出来，重新回到了战壕里。我们也知道他在蒙脱法康附近的战斗中表现非常出色。我们还知道他后来说，波维利的许多舞蹈场面比欧战更为壮观。

神秘的符合逻辑的结局

1920年12月25日清晨，蒙克·伊斯门的尸体出现在纽约一条中心街道里。他身中5弹，一只不知死亡含意的极其普通的猫在尸体周围幸运地走来走去，它带有某种惶惑的神情。

选自《世界性丑闻》(1935)

(屠孟超译)

残暴的杀手比尔·哈利根

亚利桑那州这块土地的形象比任何一块土地的形象更早地为人们所了解。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形象与其丰富的金银宝藏相关联，这原是一块荒芜的高原，是一块色彩奇特的巨大高地。地面上闪烁着耀眼的白色，就像一架被鸟兽吃净了皮肉的白骨。就在这样的一块土地上，出现了另外一个形象：比尔·基特，他是个从不离开马背的骑手，是个搅得整个荒原惶惶不可终日的年轻人。他常进行残酷的枪战，能像玩魔术般出其不意地从远处射出子弹将对方击毙。

幼年时的情景

比尔·基特这个生来就是为了从事恐怖活动的人于1859年生于纽约一个地下修道院里。据说他母亲是爱尔兰人，但他是在黑人群中长大的。在黑人

孩子中，这个长得一脸雀斑，头上披着微红头发的人称王称霸。作为一个白人，他感到骄傲。他身体瘦弱，却性格凶残、下流。12岁时便加入一个名叫“沼泽天使”的帮派。这些帮派的成员白天躲在肮脏的地下管道边。在那些夜雾弥漫的夜晚，这些帮派分子便一个个从臭气熏天的地下管道旁走出来。他们跟踪着某个德国海员，乘其不备，在他的天灵盖上猛击一棍，致他于死命。随后，便剥下他的衣衫，一直剥得连内衣也不剩。完了，他们又躲到地下管道边去了。领头的这个人叫卡斯·豪森·约纳斯，是个长有一头白发的黑人。此人也是个有名的毒马人。

有时，在临河边一间顶部弯曲的房子的阁楼上，一个女人在一个行人的头上倒下一盆炭灰。行人怒不可遏，但炭灰又呛得他喘不过气来。这时，那些“沼泽天使”们便一拥而上，将此行人拖入地下室，将他身上的钱物抢劫一空。这便是比利·哈利根（后来他叫比利·基特）当年“学艺”时的情景。他平时很喜欢看舞台上演出的戏剧，他还喜欢看有关牛仔生涯的歌剧。他丝毫也没有感觉到这也许是有关他本人命运的预言。

到西部去

波威利的那些大众化的剧场里（去这些剧场的

观众只要幕布拉得稍不及时，便会喝倒彩）为什么会演这么多有关骑手和枪战的歌剧，其原因在于当年美国人都向往西部地区。西部有内华达和加利福尼亚的金矿，有用来砍伐雪松的大斧，有长着一张巨大脸庞的美洲野牛，有阔边草帽，有红种人的各种仪式，有沙漠地带洁净的空气和无边无际的大草原。西部地区有你一走近它便会令你怦怦心跳的土地，就像走近了海边一样。西部在召唤。在那些岁月里，人流不断地涌向西部，成千上万人在西部安家落户。1872年底，一向蜚居的比尔·哈利根便在这样的气氛下逃出了他那呈直角的“牢房”。

杀害一名墨西哥人

就像电影导演使用的不连贯的镜头一样，这个故事眼下也有一个镜头，那是一个地处险地的酒店，它位于万能的沙漠中间，就像位于公海一样。时间是1873年一个气候多变的夜晚。确切的地点是新墨西哥州埃斯塔卡多平原。这个平原土地极其平坦。天上阴云密布，雷电交加，有时却又露出月亮。这块土地上有许多水塘，但已枯干，土地龟裂，也有高山。在地面上有一块母牛的头盖骨，犬吠声，一只躲在阴暗处的狼两眼露出凶光；还有几匹良马。从酒店射出一长缕光线。酒店内几个面露倦容的壮汉

肘部支在酒店内唯一的一个柜台上，喝着烧酒，嘴里不停地骂骂咧咧的，手里玩着几枚上面刻有鹰与蛇图案的大银元。一个醉汉在冷漠地唱着歌。酒店里有几个人说起话来明显是带有“啞啞”的杂音，显然这是西班牙语，虽说这儿说西班牙语是被人瞧不起的。比尔·哈利根这只在修道院里生下来的红老鼠是这儿的几个酒徒中的一个。他此时已喝下两瓶白酒，还想再要一瓶。也许他已身无分文。这荒漠里的人使他感到吃惊，他看到这些人都身高马大，强壮有力，模样儿都挺潇洒，他们在驾驭烈性马方面也是行家里手。此时酒店内突然平静下来，只有那个醉汉仍然在胡乱地唱着歌。原来这时进来一个长得异常强壮的墨西哥人，他的脸长得像个印第安老嫗。他头戴一顶大草帽，腰部两边各插一支手枪。他操着一口生硬的英语，举杯祝正在饮酒的那些狗娘养的美国佬晚安。对墨西哥人的这种挑战谁也没有应战。比尔问他是什么人。这时，在场的那些人惊慌地轻声对他说，他叫迭哥，全名是迭哥·比利奥萨奥·比亚格兰，是墨西哥奇瓦瓦人。立即响起震耳欲聋的枪声。透过那几个高个子的人墙比尔对这位不速之客开了枪。酒杯从比亚格兰的手中脱落，接着，他整个身躯也倒在地上。比尔用不到再射第二发子弹。他对倒在地上的这个衣着豪华的死者没有再瞅一眼，便又和人们聊起天来。“他真的叫迭哥吗？”

那我就是纽约的比尔·哈利根。”那个醉汉仍在唱着毫无意思的歌曲。

人们开始对他崇拜起来。他与人们握着手，接受大家对他的赞扬、欢呼和向他送来的威士忌酒。有人发现他的左轮枪上没有刻记号，于是，便向他提议在枪上刻一标记，表明他已杀死了比亚格兰。他接过那人递过来的一把折刀，但他说：“杀个把墨西哥人不值得作记号。”他说了这句话也许还不足以表示他对墨西哥人轻蔑的意思，就在当天夜里，他又在那具尸体旁边摊开床单，一觉睡到了天明。

我杀死他们的原因是他们该死

自从那次愉快的射击声后，英雄比尔·基特诞生了，当时他才14岁。与此同时，那个默默无闻的比尔·哈利根从此死去了。当年躲在阴沟里的这个小男孩此时已变成驰骋在边疆上的男子汉了。他成了一名骑手。他能像霍明或者说像得克萨斯人那样挺直身躯骑在马背上，而不像奥雷贡或者说像加利福尼亚人那样骑马时将身子朝后仰。当然，他永远也不可能完完全全地成为神话中的人物，但他也在逐步地向他们靠近。这个当年纽约的“小流氓”这时变成了永垂不朽的牛仔。他将当年对黑人的仇恨完全倾注在墨西哥人身上。然而，他临死时说的最

后几句话却是西班牙语（是脏话）。他学会了牛仔们到处流浪的本领。此外，他还学会了另一种更困难的本领：对别人发号施令。这两种本领使他成为一名很好的盗贼。墨西哥的吉他和妓院是他钟情的两样东西。他常常组织盛会，时间长达四天四夜。人们纵酒狂欢。玩腻了，他便射出一排子弹，以此作为酬谢。他弹无虚发，因而，他便成为边疆最可怕的人物。他的朋友、后来将他杀死的警察局长卡莱特有一次曾对他说：“我以射杀水牛来练习枪法，我练得很多。”“我通过射杀活人来练习枪法，而且练得更多。”他轻描淡写地说。他杀人的具体经过已难一一回顾，但我们知道他一共杀害了21条人命，其中还不算被他杀害的墨西哥人。他在7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培养他这方面的勇气。

1880年7月25日夜，比尔·基特骑着他那匹金黄色的马飞速地穿过福特萨纳尔那条唯一的大街。由于天气异常炎热，街上没有点灯。这时，坐在过道上一张单人沙发上的那个警察局长卡莱特拔出左轮枪，对着比尔·基特的肚子开了一枪。那匹金黄色的马继续往前疾驰，骑在马上的人则跌倒在街上。卡莱特又补了一枪。这小镇上的人知道被击中的人就是比尔·基特，都关上了窗门。比尔·基特被击中后，谩骂了好一阵才死去。人们直到翌日旭日东升，才慢慢地走近他，卸下了他的武器。他

已经死了，露出了死者特有的那种丑态。

人们替他刮了脸，拿来几件衣服给他穿上，将他的尸体安放在城内最好的一家商店的橱窗里，以示对他的揶揄和讽刺。

人们骑着马或者坐着马车从几十公里的地方赶来观看。到了第三天因尸体开始腐烂，只好对他进行化妆。到了第四天人们高高兴兴地将他埋葬了。

选自《世界性丑闻》(1935)

(屠孟超译)

接近阿尔莫塔辛

菲里普·格达雅写道，孟买律师米尔·巴哈杜尔·阿里写的题为《接近阿尔莫塔辛》的小说“是一部使译者颇感兴趣的那些伊斯兰讽喻诗和那些侦探小说（它们不可避免地会超过约翰·H·华生的作品，另外，这些小说在宣扬生活在布里登^①那些无可指摘的客店里的人们生活的恐怖方面堪称完美无瑕）相当牵强地结合的作品。”在这以前，塞西尔·罗伯特先生在谈到巴哈杜尔先生时指出：威尔克·科林斯^②和12世纪声名显赫的波斯人法里·乌迪·哈塔之间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相似之处。格达雅也毫无改变地重申了这个观点，只是用了一种愤激的语气。从实质看，上述两作家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同时指出，《接近阿尔莫塔辛》的作者是用侦探小说的手法写这部小说的，同时也指出它的神秘

① 英国一城市名。

② 英国19世纪小说家。

性。这可能会使我们认为巴哈杜尔与切斯特顿有相似之处。

《接近阿尔莫塔辛》一书的初版于1932年底在孟买推出，纸质不佳，用的纸几乎和新闻纸一样。在书的扉页，出版商向购书人宣称此书是孟买人写的第一本侦探小说。不到四个月时间里这本书连印四次，每次印一千册，仍很快告罄。《孟买周报》、《孟买杂志》、《加尔各答周报》、《印度斯坦周报》和《加尔各答英国人》等报刊均连篇累牍地载文对它予以赞扬。于是，巴哈杜尔又推出该书的第二版，还附上许多插图，并将书名改为《与一个名叫阿尔莫塔辛的人的谈话录》，同时，还巧妙地加上一个副标题：《用变换位置的镜子进行的一种游戏》。维克托·戈雅茨不久前在伦敦重印出版的便是这个版本，多罗斯·L·萨耶尔斯为该书写了前言，只是删去了书中的那些插图。我手头有这本书，但我没有搞到此书的第一版。我预感到此书的第一版比再版的质量要高得多。出版者要我为该书再版时写一个跋，概括地说一下1932年初版和1934年再版的不同点。我想在分析、讨论这部作品之前，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

人们能见到的这个主人公^①（作者从来没有告

① 书中还有一个从未露面的主角，他就是阿尔莫塔辛。

诉我们他的姓名)是孟买市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他屏弃了父辈们的伊斯兰教信仰,在“姆哈兰月”^①的第十个夜晚,他来到穆斯林聚集的地方。这天夜晚,在这两大互相对立的宗教的教徒中间传来阵阵鼓声和祈祷声。教徒们举着巨大的纸幔纸帐,走在迎神队列的前面。这时,突然从一个屋顶平台上飞来一块印度教教徒扔的砖块;还有人拿匕首刺中了一个人的肚子;有人被石块击中倒地死去,尸体遭众人践踏(死者是穆斯林还是印度教徒?)。有3000人在进行斗殴,武器是手杖和左轮枪等。有人乘机进行淫乱、猥亵、诅咒、谩骂。神灵也在进行争斗,真主在和印度教的诸神进行战斗。对这种乱哄哄的现象感到吃惊的这个具有自由思想的大学生也来到人群中。他自己也亲手杀死(或者说他认为已经杀死了)了一个印度教徒。睡眼惺忪的锡克族警察骑着马,挥舞着马鞭冲了过来。大学生几乎是在马蹄下面逃走的。他跑到市郊,跨过两条铁路(也可能是同一条铁路,他穿越了两次),爬上一座杂乱无章的花园的围墙。围墙后面有一座圆形塔楼。这时,突然从黑洞洞的玫瑰花丛中窜出一群月白色的狗。他受到狗群的包围,只好爬到了塔楼上。他顺着铁扶梯(它缺了几个台阶)往上爬,来到了塔楼的顶部,

① 伊斯兰教的一个节日。

中间有一个黑漆漆的深洞。在月光的照耀下，他见到那儿有一个全身脏污不堪的人蹲在那儿小便。此人对大学生道出了真情。他说他的职业就是盗取拜火教教徒们丢在塔楼上的穿着白色寿衣的尸体上的金牙。他还说了些别的令人作呕的事情，最后他说他已有 14 个夜晚没有拿干牛粪来进行净身了。他说起从古塞拉特来的盗尸贼时恨得咬牙切齿，说他们是一些“连狗肉和蜥蜴肉都吃的饕餮之徒，是和我们俩一样的无耻之徒”。这时，天色已亮，空中低飞过一群肥壮的秃鹰，那个精疲力竭的大学生已沉沉入睡。他醒来时，太阳已高高升起，那盗尸贼已离去，自己身上仅有的两支“脱里切诺波里斯”牌香烟和几卢比银币也不翼而飞了。面对昨夜发生的事情给自己造成的威胁，大学生决定离开印度。他想，他已有能力杀死一名教徒，但他还没有能力弄清楚是穆斯林有理还是印度教徒有理。刚才那个盗尸贼给他讲的古塞拉特这个地名没有使他忘记，使他感兴趣的还有那个帕拉布尔的贱姓女人。那个盗尸贼说起她来时非常恨她。大学生认为，被这么卑鄙的人仇恨的这个女人一定是值得赞美的。于是，他决定去寻找她，尽管他对此信心不大。他作了祈祷后，开始了漫长的行程。他走得相当缓慢。小说的第一章便这样结束了。

我们不可能对小说的其余 19 章在这里进行评

述。小说中突出了几个“悲剧式的人物”。接着，又对大学生的行踪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这儿既包括他干的那些卑贱的行径，也包括他进行哲理性思考这一高雅的行为），小说还有一段以印度斯坦为起点，越过印度广大的地域去进行朝圣的描写。小说第一章是在孟买开始的，这个故事在帕拉布尔这个地势低下的地区得到继续发展。小说描写了一个下午和一个夜晚在比格尼尔^①一石门口发生的事情，写一个失明的星卜人如何死在贝莱纳斯的下水道里。接着，又叙述了在加德满都多边形宫发生的事情。之后，小说的主人公来到了臭气冲天的加尔各答，来到巴恰—巴沙区。他在马德拉斯的公证人办公室里观察了海上日出，还在脱拉瓦科尔州的一所住宅的阳台上连续几个傍晚观看了海上日落。几经犹豫，他又在印达布尔开了杀戒。经过几年的奔波，行程数千里之后，他终于回到了原来的出发地孟买，来到了那座离里面有几只月白色的狗的花园几步远的地方。接下去的故事情节如下：我们已熟悉的这个失去宗教信仰并在逃的大学生来到了社会上最下流卑贱的那一类人中间，并与他们厮混在一起，常常谈一些下流无耻的事情。突然，他像鲁滨逊在沙滩上发现一个人的脚印那样吃惊地感到那儿并不那样下

① 印度一城市名。

流污浊了。原来他在那些令人讨厌的人们中间的一个人身上发现了某种温情——或者说某种激情，“仿佛在对话中插进了一个头脑更为复杂的对话人。”他明白，与他对话的这个卑鄙下贱的人是不可能一下子变成这样雅致的人的。由此，他作出推测，在此人的身上一定“反映”了另外一个人的思想，这个人可能是他的朋友，也可能是他朋友的朋友。于是，他重新又思索了这个问题，并产生一个神秘莫测的信念：在这个世界上必然有这样一个人，他与之交谈的那个人的那种温情或激情正是此人表露出来的；此人定在地球的某个地方，他本人就是这种情感的化身。于是，大学生决定花自己毕生的精力去寻找他。

接下去的故事情节我们可以概略地猜想出来。大学生不停地在寻找那个人，此人若明若暗，若隐若现。开始时，借助于另一些人的面孔只“露出一个微笑”，或只说出只言片语，后来才越来越明显地露出了他的理智之光，显露出那大学生想象的那种光芒。他不停地打听那个人，越打听他便觉得他越是接近阿尔莫塔辛，后者那作为神的形象也越来越显得高大了。但这一切均只是一种“反映”而已。在描述阿尔莫塔辛的出现方面，巴哈杜尔的小说是采用渐进的方式的（仿佛是几何学上两条近似平行的线条直到最后才在一点上相交），一直到了最后才让

那个预料要出现的“名叫阿尔莫塔辛”的人出现。在阿尔莫塔辛出现之前，大学生找到了一个彬彬有礼日子过得非常舒坦的书店老板，在见到书店老板之前见到了一个圣徒……几年之后，大学生来到一个长廊，“长廊的尽头有一扇门，门上挂着一条上面装饰着许多小球的廉价门帘，后面露出了亮光。大学生举起手敲了敲门，想打听阿尔莫塔辛在什么地方。这时，门内传来一个人的声音（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阿尔莫塔辛的声音），叫他进去。大学生撩起门帘，走了进去。写到这里，小说便结束了。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那么我认为以这样的方式展开情节的小说要求作家做到两点：第一，小说的主人公应该有预言家的特征；第二，根据上面说的特征塑造的这个主人公不能概念化，不能仅仅是个幽灵。巴哈杜尔满足了第一个要求，至于第二点，我却很难说作者已满足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换言之，这个既未闻其声，又未见其人的阿尔莫塔辛应该给我们留下一个具有真实性的印象，而不是一个干瘪无力、杂乱无章的神的概念。1932年出版的这部小说表明，这个名叫阿尔莫塔辛的人具有某些超自然的特性，具有某些象征意义，但同时又不乏人的特性。不幸的是这种文学方面的优点并不持久。1934年出版的这部小说（即我手头上的这一本）便改用

了隐喻的手法，使阿尔莫塔辛成了神的象征，小说情节的发展过程是阿尔莫塔辛逐渐由人到神的演化过程。书中有一些令人沮丧的细节：科钦有一个黑皮肤的犹太人在谈到阿尔莫塔辛时说他的皮肤黝黑；一个基督教徒说他张开双臂站在塔楼上；一个红皮肤的喇嘛回忆起他时，说他是“坐在牦牛油上的神像，它是我塑造的，并将它供奉在塔西乌波寺里的”。上述的几种说法向我们暗示，这是一个对各种不同信仰的人都不相同的神。我以为这样的安排并不令人鼓舞，若作另一种安排则似乎更好一些。我们可以假定，上帝正在寻找某某人，这某某人又在寻找另一位更高一级的（或者是同一级的但却是不可或缺的）某某人。如此一个接一个地寻找下去，一直寻找到时间的尽头（或者无限制地延长下去）或者形成某种循环。“阿尔莫塔辛”（这是阿巴锡达王朝^①第八个国王的名字，他赢得了8次战争，生了8男8女，有8000名战俘，一共统治了8年8个月零8天）这个词从词源学的这个角度进行考察，其原意为“寻找庇护的人”。在1932年推出的这部小说里，朝圣者去朝拜的这个圣人自己就是个东奔西跑的朝圣人，这适时地表明大学生要找到这个圣人是困难重重的。在1934年再版的这部小说里，却出

^① 指中世纪阿拉伯国家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

现了我上面说的那种古怪的神学原理。正如我们见到的那样，米尔·巴哈杜尔·阿里是很难避免使自己成为艺术上的天才这样的追求的。

我重新阅读了上面写的这些文字。我怕我没有充分地突出这本书的优点。这本书有不少颇为文明的特点，例如，在第十九章里有一段关于争论的描述。在这场争执的过程中人们会预感到参加争论的其中一人就是阿尔莫塔辛的朋友，他为了“不以胜利者的姿态去争个你长我短”，并没有对争论的另一方的诡辩进行驳斥。

一般人认为，一部当代的书参照一部古书写成这一做法还是比较体面的，若参考当代的书，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正如约翰逊说的那样，谁也不喜欢让自己有负于自己当代的人。乔伊斯的小说《尤里西斯》与荷马史诗《奥德修斯》之间的关系总是受到了文学批评界的令人茫然的赞扬（我永远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巴哈杜尔的这部小说与人们推崇的法里·乌迪·哈塔的《鸟儿的对话》的联系也受到了伦敦的称赞，甚至还受到了加尔各答人的赞扬。这部小说还与其他小说有渊源关系。有的批评家列举了这部小说的第一章与吉卜林的短篇小说《在城墙上》有雷同之处。对此，巴哈杜尔本人也予以承认，不过，他辩解说，描写“姆哈兰月”第十个夜晚的两幅画若无共同之处，倒是不正常的了。艾略特在

他的题为《王后的女神》这首不完整的长达 70 行的讽刺诗里，女主人公格洛丽娅也根本没有露面，就像理查德·威廉·基尔切在一篇评论中指出的那样。我本人也不揣冒昧地说，巴哈杜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先驱者，他就是耶路撒冷的神秘主义哲学家依萨克·路里亚。这位哲学家早在 16 世纪便宣称，一位祖先或大师的灵魂可以进入一个不幸的人的躯体里，以对他进行鼓励、启迪，这就是人们常常说的灵魂转世^①。

选自《论永恒》(1936)

(屠孟超译)

① 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我曾经提到过波斯的神秘主义诗人法里·乌迪·哈塔（他被成吉思汗之子的士兵杀害）的《鸟儿的对话》。对这首长诗的内容作一概述也许不会没有用处。古代鸟儿的国王西姆格在中国的中部丢下了一根光彩夺目的羽毛。不愿再过那种无政府主义式的地方的鸟儿们决定前去寻找它们的国王。鸟儿们明白，它们国王的名字的含义是 30 只鸟，鸟儿们还知道，国王的王宫在卡夫山。这是一座围绕全球的大山。鸟儿们历尽艰险，飞越了七个大山谷或海洋（倒数第二个海洋的名字是贝尔蒂科海，最后的一个海洋叫阿尼基拉辛洋。一路上有许多鸟儿开了小差，也有不少鸟儿死去。最后，有 30 只鸟儿终于历尽了千辛万苦，来到了西姆格国王所在的那座山上。它们终于见到了国王；鸟儿们发现，它们自己就是西姆格，而西姆格就是它们中间的一只，或者是它们全体。《鸟儿的对话》由卡尔辛·德塔译成法文，由爱德华·菲茨吉拉尔特译成英文。

将这首诗与巴哈杜尔·阿里的小说联系起来并没有太过分。在小说的第二十章里，那位波斯书店老板谈起阿尔莫塔辛时说的几句话也许是主人公本人说的几句话的升华。上面说的这一点再加上其他一些相类似的地方，人们可以认为，寻找者和被寻找者具有同一性，同时也表明，寻找者对被寻找者产生了影响。小说的另一章暗示，阿尔莫塔辛就是被那个大学生自认为已经杀死了的“印度教教徒”。

巴比伦的抽签游戏

同所有的巴比伦人一样，我既当过总督，也作过奴隶；我见过万能的主，也受过痛苦，还蹲过监狱。你们瞧，我的右手少了个食指。你们再仔细看看，透过这件外衣的这个窟窿，你们可以看到刺在我胃部的一块橙黄色的纹身，这是我的第二个记号，叫“贝茨”^①。这东西在月明之夜会赋予我对付“吉梅尔”^②人的力量，但它却让我服从于阿莱夫^③人，而在没有月亮的夜晚，阿莱夫人又要听命于吉梅尔人。黎明时分，我在一个地下室的黑色石头前制服了圣牛。在月光皎洁的那一年里，人们称我为隐身人：当时我大声叫喊，却没有人回答；我偷吃面包，却不会被人砍掉脑袋。我还懂得了希腊人尚不知道的事物的不确定的属性。在一间寂静的房间里，有人拿

①② 作者杜撰的单词、虚构的物和人。

③ 作者曾于1949年发表短篇小说《阿莱夫》，是一篇受英国小说家威尔斯（1866—1946）的《星际战争》的影响的小说。

手帕紧紧勒住我的脖子，想将我勒死，但我始终满怀着生的希望；然而在无比欢愉中我却感到恐怖。赫拉克里德斯·蓬迪科^①曾以十分崇敬的心情谈论过毕达哥拉斯^②，因为毕达哥拉斯曾回忆说自己曾经是皮罗^③，在这之前他是埃乌福尔博，而在更早以前他还是另外一个人。为了回忆起人的这种变化，我不需要自己去死，更不用采取欺骗的手法。

我认为这些令人可怕的变化都是一个“机构”干的；这是个在其他一些共和国里鲜为人知、或正在进行着不十分正常的秘密活动的“机构”。它就是“洛特利亚”^④。我没有研究过它的历史，我只知道巫师们对它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我从他们那强烈的意愿中明白，不懂天文学的人也能了解到有关月亮的知识。我来自一个神奇莫测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洛特利亚是现实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迄今为止，我却很少想到过这个机构，就像我也很少想到过那些不可理解的神灵的行为或我心脏的搏动一样。现在，当我远离巴比伦和那些令人喜爱的习惯时，我却又想到了洛特利亚和那些从事

① 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阿里士多德的弟子。

② 约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哲学家、数学家。

③ 公元一世纪左右的古希腊埃皮罗国国王，以领导反对罗马人的斗争著称。

④ 西班牙语中 *lotería* 意为彩票、奖券，抓彩、抽签，彩票发售处、彩票公司，碰运气的事情、偶然的事情。

这一行、常常彻夜不眠的人，想起他们在黎明时那褻渎神灵的咒骂声。

我的父亲曾经说过，很早以前（不知在几世纪以前还是几十年前？）玩彩票在巴比伦是平民百姓进行的赌博。他说（我不知这是不是真的），理发师们把带有某种标志的长方形骨片或羊皮纸当铜币进行赌押，他们在大白天开奖：中奖的人当场便可得到银币，正如你们见到的那样，这个方法是很不完善的。

很显然，用这样的办法摸彩是会失败的，因为这不符合道德准则。再说，用这个办法摸彩只凭运气，不可能发挥人的所有才能。由于民众对此不感兴趣，从事这些可以销售的“彩票”的商人开始赔本。于是，有人作了些改革：在中奖的彩票中掺上几张要罚款的彩票。作这样的变动后，买到有数字的长方形的彩票的人就既有可能得到一笔钱，也有可能付出一笔往往为数不小的罚金。这个不大的风险（每30个中奖数字中有一个不吉利的数字）自然会激起公众的兴趣。巴比伦人从此沉湎在这项赌博之中。不去购买彩票的人被视为胆小鬼、懦夫。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被认为是正当的指责愈演愈烈，不参加摸彩的遭人蔑视，而那些交不出罚金的输家被人瞧不起。彩票公司（从那时起就有了这个名称）不得不为中奖的人操心，因为几乎所有的罚金

都收不回来，赢家因此也就领不到奖金。于是公司便向法院起诉，法官判处输家或强迫交付原罚金和诉讼费用；或遭几日监禁。结果，所有的人都选择了后者，这使公司倒了霉。由于这少数人的捣乱，公司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就像教会一样。

不久，在开奖的报告中不再公布罚款的数字，仅仅公布每个买到受罚彩票的人应遭到监禁的天数。这种在当时毫不引人注意的简化方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彩票交易中第一次出现了非金钱的成分。这种作法获得了巨大成功。在赌徒们的要求下，彩票公司认为必须增加受罚彩票的数目了。

人们不会不知道巴比伦人是非常喜爱逻辑学的，更爱对称与和谐。但买到中奖的彩票能赢得钱财，买到不幸的号码则会遭到连日连夜的监禁，这样做却是极不和谐的。一些伦理学者认为拥有金钱并不一定幸福，而其他一些方式可能更能带来幸福。

在贫民区发生了骚乱。原来，那些教士会的成员不断增加赌注，赌博带来的惊恐和希望全由他们领略了。穷人们（怀着可以想像得到的、不可避免的嫉妒心情）感到自己被排除在这显而易见的变幻不定的幸福门外了。要求让所有的人（不论贫富）都能同样地参加彩票赌博，这件事引发了一场群情激昂的动乱，岁月的流逝也未能使人将它遗忘。一些死脑筋的人不明白（他们或者是佯装不明白）这是

一种新秩序；是一个必要的历史阶段……一个奴隶偷了一张胭脂红的钞票，彩票开奖的结果是他应该烧烂他的舌头。于是法典便规定，凡是偷了一张钞票的人都要受此刑罚，在巴比伦，一些人认为，此人作为小偷理应受到烙刑；另一些宽宏大度的人则认为，只有行刑的人才应受此刑罚，因为命运早已这样决定了……于是，发生了骚乱和悲惨的流血事件，巴比伦人不顾富人的反对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首先，他们让彩票公司接受公众的监督（由于新的彩票交易活动不断增多，日趋复杂，这样的措施是必要的）。其次，他们还使彩票活动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购买彩票不收手续费，公司还为客户保密。旨在赢利的彩票销售摊点被取缔。所有了解了“贝尔”^①的神秘活动的自由人，均可参加每60天一次在贝尔神的迷宫中举行的神圣的抽签活动，每一次抽签都将决定一个人在下一次抽签前的命运，这样的后果是难以预料的。谁中一次奖便能使自己上升到巫师的地位，也可使他的（显而易见的、或隐秘的）敌人坐牢，也可使他在—间阴暗宁静的房间里与一个使我们感到不安或我们根本不想重新见到的女人幽会。然而，若中了一次不幸的彩票，就会使人遭到体罚，遭到各种污辱甚

① 巴比伦人的至高无上的神。

至灭亡。有时候某一件孤立的事件（例如，某甲在酒店被害，某乙被奉为神灵）竟是三四十次抽签的结果。将许多赌局综合起来抽签是不容易的，但我们不要忘了，彩票公司的人曾经是（现在也是）十分机灵、无所不能的。若让人知道，在许多情况下幸福只是产生于偶然之中，这就会减少彩票的吸引力。为了弥补这一点，公司的代理人采用了催眠术和幻术。他们行踪诡秘、做法秘而不宣。为了掌握每个人隐藏在内心的希望与恐惧，他们雇佣了星占学家和密探。人们普遍认为，连那些石头狮子，那个名叫“加夫加”的圣厕和一个满是灰尘的水管上的裂缝都在为公司效力。某些居心不良的人，甚至有些心地善良的人会将告密报告放在这些地方，一个以姓氏字母为顺序编写的档案记录了不断变化的人们的心态。

尽管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流言蜚语还是不胫而走。公司以其惯有的谨慎态度并不直接予以驳斥，而是在一家制造纸签的工厂的废纸堆里随便拿一张废纸片，在上面写上几句，这就成了现在记载于圣经上的文字了。这段经文说，抽签是碰运气，但这是世界秩序的组成部分。还说，人们接受错误的做法与碰运气并不矛盾，反倒证明了它的存在。这段文字还提到那些狮子和圣人用的便器，虽然公司并未宣布已将它们弃之不用（因为公司没有放弃必要

时拿这些狮子和便器上提供的情报作为决策参考的权利)，但它们的作用没有得到官方的确认。

公司的这一番话平息了公众的不满情绪，同时也产生了其他一些公司尚未预料到的后果。这番言论彻底改变了公司的宗旨和做法。我留下的时间不多了，人们通知我们说，船即将启航，但我还要尽力将此事解释清楚。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直到那个时候还没有任何人对彩票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巴比伦人不善思辨，他们听从命运的安排，将他们的生命、希望和恐惧都与偶然性相联系，他们没有想到要去研究一下存在于偶然性中的捉摸不定的一般规律和能够揭示出偶然性的一般规律的某种工具——一种有刻度的旋转圆盘。我上面谈到的公司的那一番言论引起了许多法律和数学上的争论。从这些争论中产生了以下的推断：如果说彩票具有强烈的偶然性，是宇宙间混沌的周期性的表现，那么这种偶然性不仅存在于开奖过程中，而且存在于玩彩票的整个过程中，这样说不是更好吗？如果说一个人的死是偶然的，但促使他死亡的环境因素却不是偶然的，这样说岂不可笑？基于上述合情合理的分析，人们对彩票的方式进行了重大的改革，这方式的复杂性（几个世纪的实践使它更加复杂）只有一些专家才能懂得。下面我想尽量简明扼要地加以说明。

我们先设想一下用抽签的办法来决定一个人的死的问题，为了将这一决定付诸实施，需要再抽一次签，这次抽签确定（我们暂且这么假定）九名行刑者。他们当中的四个人将进行第三次抽签，以确定一人为行刑人；他们中的两个人可以用中奖的彩票（譬如得到了一笔财产）代替受罚的彩票，一个人则要为受刑者加刑（也就是说，要给受刑者加上更多的罪名，或对他施以更多的刑罚）；其余的人则可拒绝执行……以上只是打一个比方。在现实中，抽签的次数是无限的，没有任何决定是不可改变的，所有的决定都会变成另外的决定。无知的人以为无限的抽签需要无限的时间，实际上，只要时间能够无限地被分割，抽签的次数便是无限的了，就像那个著名的乌龟赛跑的比喻^①一样。难以想象的是，无止境的抽签竟与“偶然”中的循环往复的数目相符合，与柏拉图理想主义者崇尚的不可捉摸的完美的范本相一致……在台伯河^②地区也曾有过类似的情况；埃勒·兰普利西奥^③在《安东尼诺·赫略加巴

① 博尔赫斯写过“阿客琉斯和乌龟的永无止境的比赛”的文章。一些哲学家认为如果赛跑速度十倍于乌龟的阿客琉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善跑者）与乌龟比赛时让乌龟十米，那么阿客琉斯将永远也赶不上乌龟。因为阿客琉斯跑完十米乌龟便跑完一米，阿客琉斯跑完这一米，乌龟又跑完一厘米，如此类推，阿客琉斯永远也赶不上乌龟。

② 意大利的一条河，穿过罗马，注入第勒尼安海。

③ 公元四世纪的意大利历史学家。

洛^①的生平》一书中叙述了这个皇帝曾将他给他的宾客指定的卜签写在贝壳上，这样，有人得到十磅金子，有人得到十只苍蝇，还有人得到十只鼯鼠或十只熊。我们知道，赫略加巴洛是在小亚细亚的信奉贝尔神的神甫们那里接受教育的。

有时候，抽签没有明确的目的，也不涉及任何人：有的签上写着，“将塔普罗巴纳（斯里兰卡的古称）的一块蓝宝石扔进幼发拉底河的水中”；有的签决定，“将一只鸟从一座塔的塔顶放掉”；还有的签要求，“每个世纪从海滩上数不清的沙子中取出（或增加）一粒沙子”。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可怕的。

在彩票公司卓有成效的影响下，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偶然性。购买了十二瓶大马士革的酒的人不会因为其中的一个瓶子里装着一个护身符或一条毒蛇而大惊失色；起草合同的书记官几乎不可能不写错某个条款；甚至我在以上这段匆匆忙忙的叙述中也存在着某些故弄玄虚的地方，可能会有晦涩难懂的地方……我们的历史学家是最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他们发明了纠正“偶然”的方法。众所周知，这个方法是十分（普遍）有效的，但是若不采用某种骗术是很难普及开来的，因为彩票公司的历史实在太神秘了……在一座庙宇里发现的一份古代文件

^① 罗马皇帝，生于204年（218—222执政），以疯狂和残忍著称。

可能就是昨天或一百年前抽签的结果。现在出版的同一本书的每一册之间都存在某种差异，因为编辑们会鬼使神差地进行增删、修改。因此，某种骗术的产生也是必然的了。

彩票公司十分客气地谢绝了一切广告宣传。众所周知，它的代理人都是不公开的，公司不断公布的抽签结果与骗子的自我标榜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谁会吹嘘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骗子呢？喝醉酒的人胡言乱语地发号施令；做梦的人突然惊醒，用双手掐死了睡在他身边的女人。这些难道不都是公司的秘密决定？公司的这个不为人知的作用可以与上帝的作用相提并论，这引起了人们的各种议论。有人不无恶意地暗示，许多世纪以来这个公司便不存在了，但我们生活中那些神秘莫测的东西却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了我们的传统；有些人认为，公司是永恒的，它将存在到最后一位神毁灭世界的最后一个夜晚；还有人认为，尽管公司无所不能，但只对细小的事物产生影响：如对一只鸟的叫声，对铁锈和灰尘的变化，对人们在清晨似梦非梦的梦境，等等；还有人通过伪装的异教徒之口竟然认为这个公司从未存在过，也永远不会有。有些人还有恃无恐地认为，肯定或否定这个神秘的公司的存在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巴比伦本身就是“偶然”构成的无穷无尽的游戏。

赫尔伯特·奎因^① 作品分析

赫尔伯特·奎因在罗斯康芒^②去世。《时代文学副刊》仅用半个栏目来纪念这位刚去世的作家，而且对他进行赞扬的文字都进行了删改（或严重地加以歪曲）。我对此并不感到吃惊。《观众》在相应的这一期上登载的文章相对来说要长一些，措词也较为热情。但是，这篇文章把奎因的第一部作品（《迷宫中的上帝》^③）与阿加莎·克里斯蒂^④的一本书进行比较，把奎因的其他作品与格特鲁德·斯坦因的作品相提并论。这些比较谁也不会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样的比较也不会使已故作家感到快慰，因为奎因从来不标榜自己的才能，甚至在文学

① 奎因（1905— ），美国作家。

② 爱尔兰罗斯康芒郡首府。

③ 原文为英文。

④ 克里斯蒂（1890—1976），英国女剧作家、侦探小说家，其作品已销售一亿部以上，主要有《捕鼠器》等。

沙龙中侃侃而谈的那些夜晚，当这位“著作等身”的文学家戏谑地称自己是特斯特先生^①或萨姆埃尔·约翰逊博士的时候……他完全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创作还处于试验阶段，如果说这些作品值得称赞，那可能是因为题材新颖，故事简洁真实，而不是情感动人。1939年3月6日他从朗福德^②给我写信说，我就像是考利^③的赞美诗。我不属于艺术，我属于艺术史。在他看来，没有比历史更低级的学科了。

我曾两次谈到了赫尔伯特·奎因谦虚的美德，当然这种谦逊并不会使他的思想枯竭。福楼拜和亨利·詹姆斯^④让我们习惯于相信真正的艺术作品是不多见的，而且需要作出艰辛的努力。在16世纪（我们会因此想到《帕尔那索游记》^⑤和莎士比亚的创作）人们却不持有这种悲观的看法。赫尔伯特·奎因也不持这种看法。在他看来，好的文学作品是非常普遍的，街头巷尾的对话几乎都能成为好的文学作品，他认为作品的美不能缺少某个令人惊讶的成分，而回忆往事却不能那么容易使人感到惊讶。他曾微笑着坦诚地说，他对固执地过分殷勤地保存过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爱尔兰朗福德郡的首府。

③ 考利（1618—1667），英国诗人。

④ 詹姆斯（1843—1916），英国作家。

⑤ 这是塞万提斯的长诗。

去的书这一做法表示遗憾……我不知道他这种笼统的看法有没有根据，只知他的书非常追求令人吃惊的效果。

我很后悔把他的第一部作品送给了一位太太。我曾说过，这是一本侦探小说：《迷宫中的上帝》^①。值得高兴的是，出版商决定在1933年11月的最后几天销售这本书。到了12月初，读来令人愉快却颇为不易的缩写本《两位密友的神秘故事》^②在伦敦和纽约出版。我喜欢把这种巧合看作是我们这位朋友的这本小说的失败，同时也可以看作是（恕我直言）他创作上的疏漏和对海洋描写上的故弄玄虚。七年后的今天我已无法记起小说的细节了，下面是故事的梗概。可能由于我的健忘，故事情节变得乏味（也可能更加精炼）了。小说开始的几页便谈到了一起无法理解的谋杀案，小说在一次缓慢的争论中展开，结尾是破了案。谜底解开后有一段冗长的追叙，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两位棋手的相遇是偶然的。这句话的意思是：结局的安排是错误的。这样，迷惑不解的读者便会将前面的章节再看一遍，发现另一种结局，即真正的答案。读了这本妙趣横生的小说的读者比侦探的眼光还要敏锐。

《三月四月》这本采用多线索、倒叙手法的小说

①② 原文为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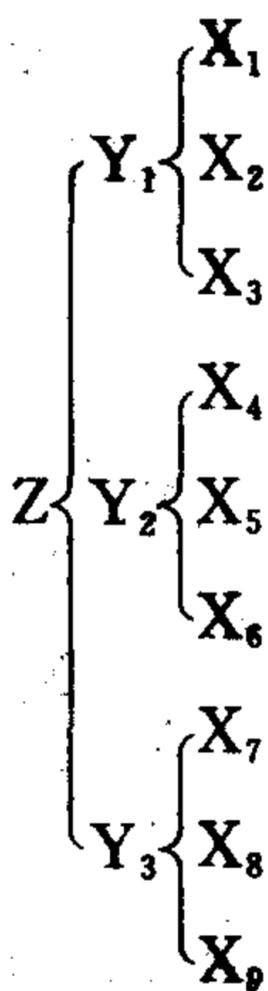
与传统小说完全不同。小说的第三部分（也是唯一的一部分）发表于1936年。在评论这本小说时，谁也不否认这是一场文字游戏，而作者本人也从来都是这么看的。我曾听他说，我在这部小说中，使用了玩弄一场游戏所需的基本手法：对称和谐、随心所欲和喜新厌旧。这本书的书名听起来也很别扭：它没有四月行军的意思，而是“四月三月”。有人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里感受到邓恩^①学说的影响。奎因在序言里回顾了布拉德莱^②的颠倒过来的世界，即死先于出生，伤疤先于伤口，伤口先于打击（《现象与现实》第215页，1891年出版）。^③《三月四月》中的世界并不是颠倒过来的，只是叙述故事的方法就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是采用多线索的倒叙的手法。小说共有13章。第一章叙述的是几个陌生人在站台上进行的含义不明确的对话；第二章叙述了第一章的对话前夕发生的事情；第三章仍是倒叙，讲

① 邓恩（1867—1936），美国记者，幽默作家，父母是爱尔兰移民。

② 布拉德莱（1846—1924），英国哲学家。

③ 原注：赫尔伯特·奎因是多么博学！1897年出版的一本书竟有215页。柏拉图的《政治家》篇中的一位对话者已经描述过类似的倒退法：大地之子或土生土长的居民遵循宇宙向反方向旋转的法则从老年到成年，从成年到童年，从童年到消失，到空无。特奥蓬波（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历史学家——译注）在他的《费利皮卡》一文中谈到一种北方的果子，吃了它会产生这种倒退的过程……设想一下倒退的时间则更为有趣：能够回忆未来，而对过去或不知道，或能够预见。见但丁《神曲·地狱篇》第十歌中比较预见性和远视的第97至102句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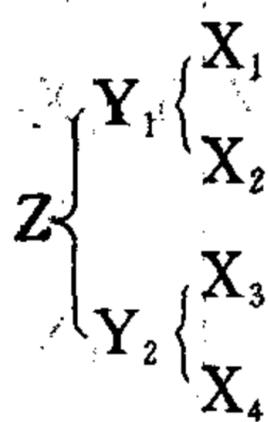
的是第一章另一个可能的前夕发生的事情；第四章则叙述另一个前夕发生的事情。这三个前夕中的每一夜又都分别变成另外三个前夕，但发生的事情却完全不同。这部作品包含九部小说，每部小说由三个篇幅很长的章节（第一章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构成。这九部小说中的一部是象征小说，另一部是神秘主义小说，还有一部是侦探小说，另外，还有一部心理分析小说，一部有关共产主义的小说，一部反共产主义小说，如此等等。下面这张图表可能会帮助你理解这部作品的结构^①：



根据这个结构我们有必要重复一下叔本华在论

① 这个图表表示小说套小说的结构。Z 代表整部作品，Y₁Y₂Y₃ 分别代表 Z 的三个前夕发生的故事，X₁ 至 X₉ 又分别代表三个前夕发生的小故事，这样，整部作品可看作 13 章，即 13 个故事。

述康德^①的12个范畴时说的话：为了狂热地追求对称，他能舍弃一切。显然，这九部小说总有一部不是出自奎因之手，他独立构思的故事X₄并不是最好的故事，最好的是具有神秘色彩的故事X₉，其他几篇不是充满着索然无味的玩笑就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引经据典。凡是按照年代顺序阅读该书（譬如：自X₃至Y₁至Z）的人都不会感受到这本具有独特风格的小说的独特趣味。X₇和X₈这两个故事缺乏独立性，若把它们交叉起来阅读则使人兴趣盎然……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指出奎因在《三月四月》一书出版后后悔在书中采用了三分法的结构，他预言那些想模仿他创作的人一定会选择以二为基础的结构：



然而，造物主和神在创造万物时则采用无限大的数字为基础，如：无数的历史和无限多的断代史。

两幕英雄剧《神秘的镜子》与这本小说很不相同，虽然它也是采用倒叙的方法。在上面介绍的小

^① 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

说中复杂的结构妨碍了作者想象力的发挥，而在这短剧中，想象力得到更为自由的驰骋。该剧的第一幕（较长的一幕）是在梅尔顿·莫布莱依附近的特拉雷将军的别墅里展开的。将军的长女乌尔利卡·特拉雷小姐是整个故事隐在幕后的中心人物。通过某些对话我们仿佛看见了她那英勇善战桀骜不驯的身影，我们猜想她一定不会喜爱文学。报纸上公布了她与鲁特兰公爵的婚约，之后又否认了这条消息。一位名叫威尔弗雷德·夸尔莱斯的剧作家十分崇拜她，而她有一次漫不经心地吻了他一下。剧中人都非常富有，并且具有古老家族的血统。他们的情感尽管富有激情，容易冲动，却十分高雅。该剧的语言风格既不同于布尔维利通的浮夸，也不同于王尔德和费利普·吉达拉先生的那种讽刺诗，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剧中出现一只夜莺，和一个夜晚的描写，还有在屋顶平台上一场暗中决斗的场面（这一切几乎都是难以觉察到的，其中还有一个令人难解的矛盾，有一些淫秽的细节）。第一幕的人物在第二幕再次出场，但用了别的名字，“剧作家”威尔弗雷德·夸尔莱斯是利物浦的一个代理商，他的真实姓名是约翰·威廉·吉格莱依。特拉雷小姐确有其人，吉格莱依尽管从未见过她，却发疯似的收集《闲谈者》和《独幕剧》上她的照片。吉格莱依是第一幕的作者，那座难以置信的或不可能存在的“别墅”是

他居住、由他改建装修的爱尔兰犹太人的小客店……两幕的情节是同时展开的，但在第二幕笼罩着某种恐怖，该办的事都往后推移，什么事都实现不了。当《神秘的镜子》首演时，评论界将该剧与弗洛伊德和胡利安·格林的名字联系起来，我以为提及前者的名字实在太没有道理。

《神秘的镜子》出了名，但人们都认为这是一部弗洛伊德式的剧作。这种貌似合情合理（其实是虚假）的解释是该剧成功的原因。遗憾的是，奎因已年满40岁，他对失败已习以为常，但也无法坦然地接受这样大的挫折，他决定找回失去的东西。1939年底他发表了《斯塔特门茨》。这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具特色的，但也是最不受称赞、最不为人知的一部。奎因常常说，读者已经实际上不存在了。（他想，）没有哪个欧洲人不是潜在的或真正的作家，他还肯定地说，文学能给人带来各种不同的享受，而最大的享受是创造。由于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到这种享受，许多人就只能满足于模仿。对这样一些“不完美的作家”（为数并不少）奎因在《斯塔特门茨》一书中为他们提供了八个短篇，每个短篇小说都有一个很好的但作者却有意没有写完的故事情节。有一部小说（不是最精彩的）有两个情节。出于虚荣心，有人读了这些故事，便加以改头换面窃为己有。我从第三个短篇小说《昨天的玫瑰》那里汲取灵感，写

奇才福内斯

我记忆中的他（我实在没有权利说出记忆这个神圣的字眼，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有权利这样做，但这个人已经死了。）手里拿着一株暗色的西番莲^①注视着它，就好像一个人一生一世从早到晚望着它却没有看清它一样。我记得他那张优柔寡断的印第安人的脸庞，那张嘴里衔着香烟的与众不同的模糊的脸；（我相信）我还记得他那双编剪工的细长的手；我记得放在他手边的马黛茶和东部共和国^②制造的武器；我也记得在那间房子的窗子上挂着一张黄色的帘子和隐约可见的湖中景色。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他的声音，他那带着鼻音的慢条斯理的说话声，他的语调中没有现在那种意大利语的怪腔怪调^③。我

① 西番莲花大且香，它的叶子和花使人记起耶稣遇难的始末记述。

② 指乌拉圭。

③ 二十世纪由于欧洲特别是意大利移民的涌入，阿根廷、乌拉圭等地的西班牙语中加进了意大利语的“唱”调。

看见他不超过三次，最后一次是在1887年……我觉得让所有与他相处过的人都来写纪念他的文章是个很好的主意。我的这篇文章可能是你们将要出版的那本书中最简单最乏味的一篇，但却不会是最不真实的一篇。我那作为阿根廷人的可悲的秉性不允许我为他歌功颂德（而在乌拉圭，只要写的是乌拉圭人，就必然会歌功颂德）。你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的舞文弄墨的文人，福内斯是不会直言不讳地说出这样刺人的字眼的，然而他会用一种十分明了的方式告诉我，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佩德罗·莱昂德罗·伊普切写道：福内斯是有特异功能的人们的先驱，“是本国土生土长的萨拉杜斯特拉^①”。对此我不想进行争论，但是不应忘了他还是个具有某些难以改正的缺点的弗拉依本托斯^②的吹牛大王。

福内斯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首次看见他是在1884年2月或3月的一个下午，这一年我的父亲带我去弗拉依本托斯度夏。我和我的表弟贝尔纳多·哈埃多从圣弗朗西斯科^③的牧场回去，我们骑着马唱着歌（这并不是我感到幸福的唯一的时刻）。闷热的一天刚刚过去，乌云布满了天空，一场巨大的风暴就要来临。南风呼啸而来，

① 古代波斯拜火教创始人。

② 乌拉圭黑河省省会。

③ 阿根廷中北部一城市。

大树发疯似地摇晃着，我担心（并期望）我们会在半路上遇上暴雨。于是，我们奔跑起来，好像在和暴风雨赛跑。我们来到一条大马路上，道路一直向两条砖砌的小道延伸过去。天突然黑了下來，我听见高处发出一阵急促而却隐秘的脚步声，我抬起头，看见一个小伙子在狭窄崎岖的人行道上奔跑着。这人行道好像一堵狭窄而破碎的墙。我至今还记得他那条灯笼裤和那双草鞋，记得那张没有表情的脸和叼在嘴上的香烟，在他身后是一片望不到边的乌云。贝尔纳多出其不意地对他大声地问道：几点了？伊雷内奥？对方既没有看看天色，也没停下脚步，便回答说：差四分八点，小青年贝尔纳多·胡安·弗朗西斯科，我的孩子。那声音尖尖的，带有嘲讽的味道。

我是个漫不经心的人，若不是我表弟再次提到他，上面的这段对话本不会引起我的注意。我表弟在当地颇为受人器重，他这样做也是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冷嘲热讽的话语满不在乎。

他告诉我，那个胡同里见到的小伙子叫伊雷内奥·福内斯，他是个怪人。譬如，他从不与任何人交往，另外，他能像钟表一样准确地报时。表弟还告诉我，他是村上一个名叫玛丽娅·克莱门蒂娜的烫衣女工的儿子，有人说他的父亲是个叫奥科诺尔的英国人，是屠宰场的一个医生，另外一些人则说

他的父亲是萨尔托省的一个驯兽工或渔民。他和他的母亲住在洛斯拉乌雷莱斯庄园附近。

1885年和1886年的夏天我们是在蒙得维的亚城度过的。1887年夏我回到了弗拉依本托斯。我很自然地问起了我过去认识的所有的人，最后我问到“计时器福内斯”，人们对我说他在圣弗朗西斯科庄园从一匹尚未驯服的马上跌了下来，瘫在床上，已无法治愈。我至今还记得我听到这个消息时不舒服的感觉：我们从圣弗朗西斯科骑马出来时见他走在一个很高的地方的情景和我的表弟对他那扑朔迷离的过去的描述都交替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人们还对我说，他已瘫痪在床上不能动弹，成天将眼睛或盯着窗外的无花果树，或盯着墙上的蜘蛛网。到了黄昏时分，他才允许让人将他抬至窗前。他仍保持着高傲矜持的神态，好像那次他遭受到的猛烈的打击对他还有好处似的……我又见过他两次，见他在窗子的铁栅栏的里面，好像成了被永远剥夺了自由的囚犯。其中的一次，见他闭着双眼一动也不动；另一次，见他也是一动也不动，呆呆地望着一串散发着香气的山道年花。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有计划地学习拉丁文。我的手提箱里装着洛蒙德的《论尊贵的人们》^①、吉

^① 原文为拉丁文。书的全名为《论罗马城的尊贵的人们》。

切拉特^①的《百科全书》，还有几篇有关裘力斯·恺撒的评论文章和大普林尼^②的一卷无与伦比的《自然史》。与《自然史》相比我的拉丁语知识便相形见绌了。那个小村子的人很快都知道我有拉丁文的书籍。不久，住在河边茅草屋里的伊雷内奥也得知了这个消息。他用花体字给我写了一封彬彬有礼的信，他提到了我们令人遗憾的在“1884年2月7日”的那次十分短暂的会见，他在信中还赞扬了在这一年去世的我的叔叔堂格雷戈里奥·阿埃多在依图萨英哥的英勇战斗^③中为两个祖国所立下的丰功伟绩”。他请我借给他一本拉丁文的书和一本拉丁文字典，“这样，我尽管不懂拉丁文也能理解原文了”。他答应我一定将书完好地并会很快地还给我。他的字体工整、清晰，像安德雷斯·贝略^④的书法（将i写成y，将j写成g）。起初，我以为他信里谈拉丁文的那一段是句戏言，但我的表弟对我说他从不开玩笑，他办事一向认真。这样，我便不知道他那种以为用一本拉丁文字典便能弄懂艰深的拉丁文的想法是出于狂妄自大还是出于无知。为了让他明白这是不可

——拉丁文与西班牙语

① 法国哲学家（1799—1884），曾担任博士、历史学家。

② 大普林尼（23—79），古罗马作家，有哲学、历史、修辞学等多种作品。今仅存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自然史》37卷。

③ 1827年阿根廷和乌拉圭联军在阿根廷科连特斯省的依图萨英哥击败了巴西军队。

④ 贝略（1781—1865），智利诗人、语言学家。

能的，我给他寄去了吉切拉特的《帕那萨斯山的殿堂》^①和大普林尼的那部著作。

2月14日我收到一封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拍给我的电报，让我立即回去，因为我的父亲病危。当时收到一封加急电报是件很光彩的事情，我既想让整个弗拉依本托斯的人都知道我收到一封急电，又不愿让人知道那不幸的消息。我尽力控制住自己痛苦的感情，作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当我整理手提箱的时候，发现少了那本《殿堂》^②和《自然史》^③的第一卷。“土星”号轮第二天早晨便要启锚。所以，那天晚上我吃过晚饭后便朝福内斯家走去。我吃惊地发现那天夜里并不比白天凉爽些。

在那座整洁的农庄院里，福内斯的母亲接待了我。

她告诉我，福内斯在最里面的一间房子里，她还请我不要因发现他屋内一片漆黑而感到吃惊，因为伊雷内奥不喜欢点蜡烛，他愿意这样默默地打发日子。我穿过铺着细砖的院子和小小的回廊，来到了种有一株野葡萄的第二个院子。天黑沉沉的一点亮光都没有。突然，我听见伊雷内奥那高亢的漫不经心的声音，他说的竟是拉丁语，这个声音（从黑暗中传来的）柔和悠扬，好像在诵读祈祷句或是在发表

①②③ 原文为拉丁文。

谈话或念着咒语。拉丁语的音节在泥土院子里回响。我本以为他念的拉丁文根本听不懂，但是，后来我们长时间谈话以后我终于明白了，他是在念《自然史》^①的第七卷第二十四章的第一段。这一章谈的是人的记忆，最后几个字是这样的：记忆不是话语^②。

伊雷内奥用没有丝毫改变的语调请我进去。他正坐在床上吸着烟。我看不清他的脸，直到拂晓时才看清。现在我好像又想起了他吸烟时亮起的火光。房间里散发着霉味，我坐了下来，把接到电报和我父亲生病的事对他讲了一遍。

现在我来谈谈我的故事的最难叙述的这一部分。这个故事（读者最好现在就知悉这一点）的情节很简单，是已过去了半个世纪的一段对话。我不想再重复他说过的话，而且现在也不可能全都记起来了。我想最好还是如实简略地述说一下伊雷内奥对我说过的许多事情。不直接引用他说过的话，这个故事会显得枯燥乏味，而且也会失去其可靠性，但是，我的读者可以想象那天夜里我们之间时断时续的、有时令我十分紧张的谈话。

伊雷内奥开始用拉丁语和西班牙语讲述起在《自然史》^③上记载的有关神奇的记忆力的例子。例

①②③ 原文为拉丁文。

如，波斯国王西罗^①能叫出他军队所有士兵的名字；米特里达特斯·埃乌帕托尔^②能使用 22 种语言来治理他的帝国；此外，他还提到那位记忆法的发明人西摩尼得斯^③和那位听了一次便能准确无误地复述其内容的梅特罗多罗。显而易见，他对这奇妙的事例感到振奋。他对我说，在那个下雨的下午那匹淡青色的马将他摔倒之前，他是个同所有的基督教一样的人：眼不明，耳不聪，头脑不灵，记忆力不强（在谈话中我想提醒他，让他说清准确的时间和人名地名，但他丝毫也不理会我）。他像做梦一样生活了 19 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忘记了一切——几乎忘记了一切。在他摔倒时，他失去了知觉，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过去和眼前的一切他都看得非常清楚，这使他难以相信，他甚至记起了最细小的事情。过了不久，他发现他瘫痪了。对这件事他几乎毫不在乎，他想（他感到），瘫痪只是最小的代价，因为他现在判断正确，记忆力非常好，从不失误。

我们一般人看上一眼只能看见桌子上有三个杯子。而福内斯一眼便能看清一株野葡萄藤上的所有

① 波斯帝国的创建者。

② 蓬托国国王(公元前 123 — 63)。他掌握了治下的众多民族的语言。

③ 西摩尼得斯(约公元前 556—约 468)，生于爱琴海凯奥斯岛的抒情诗人、警句作者。

枝叶和葡萄；他知道1982年4月30日清晨南极上空云彩的形状；他还能将这些云彩的形状在记忆中同仅仅看过一次的用西班牙牛皮精装的书中的条纹进行比较，也能将它们同吉布拉雀战役前夜一只船桨在黑河^①上荡起的水的波纹作对比。这些回忆不是孤立的，在脑海中浮现的每个形象都和肌肉的感觉、身体的发热感相联系的。他能够原原本本地回忆起所有的梦，连所有半睡半醒时作的梦也记得一清二楚。他要回忆起一整天做过的事情往往需要两三次才能完成。他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记忆力，但每次回忆都需要一整天。他对我说：我一个人的回忆比自从世界成其为世界以来所有的人的回忆都要多。他还说：我的梦和你们白天清醒时一样清楚。我们的谈话进行到清晨时他还说：先生，我的记忆库就像一只垃圾箱。对我们常人来说，黑板上画的圆、画的直角三角形和菱形，都是完全能感知的形状，而对伊雷内奥来说就不光是这些图形了，他连一匹怒马的每一根马鬃，山峦上牧放的一大群牲畜中的每只牲口，不断变化的火焰和难以计数的粒粒灰尘，以及死者在他守灵的漫漫长夜中所呈现的许许多多张面庞他都能清楚地回忆起来。我不知道他能看得清天上的多少星星。

① 阿根廷境内的一条河。

以上这些事情都是他对我讲过的，不论是当时还是在那以后我从未对他说过的这些事产生过怀疑。那时既无电影摄影机也无录音机，然而，即使这样也没有人找福内斯对他的这种本领进行验证，这确实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的确，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将一切可以往后推的事往后推。也许我们大家都深深地懂得，我们人类是永不会泯灭的，那些还未能做的事，人类迟早都会做，那些尚未知晓的事，人类迟早也能知道。

从暗室里继续传来福内斯的说话声。

他对我说，在1886年前后他考虑过创造出个新的记数法。在短短的几天内他用此法记的数字便超过了24000个，但他没有将这些数字一一记录下来，因为每个数字他只要想过一次，便永远也不会遗忘了。我以为促使他这样做的最初动机是对“33个东部人^①”这样一个本只需一个数字、一个名词的词组却用了两个数字和两个名词产生的不满。以后他就把这看起来显得十分荒唐的数字表示法运用到其他的数字中去。譬如说，他把“7013”这个数字说成是“最大的佩雷斯”，把“7014”说成是铁路，另外，他又用路易斯·梅里安·拉斐努尔、奥利马尔、硫磺、鞍垫、鲸鱼、沼气、锅炉、拿破仑、阿古斯汀·

^① 指乌拉圭人。

德维迪亚这样一些人名物名各表示一个数字。他还
将“500”说成“9”。总之，每个数词都有一个特别
的名词和符号。这样一来，数字越大，符号就越复
杂，那些庞大的数字其符号就极其复杂了……我当
时试图向他说明，用这些互不相关的名词排列起来
进行记数的方法恰恰与他的愿望相反，反而更复杂
了。我告诉他，像“365”这个数字就包含着3个
“100”，6个“10”，和5个“1”，但是他用“黑色的
梯莫特奥^①”和“肉的毯子”这样的西里词表示的
“数词”却不能作上面说的那种分解。福内斯没有
领会也或许根本就不想理解我的话。

早在17世纪，洛克^②便指出（并作了论证），让
世上每件具体的事物（每块石头、每只鸟、每根树
枝）都有一个专门的名字，这样的语言是不可能存
在的。福内斯曾打算创立类似的语言；但是后来他
又摒弃了这个打算，因为他觉得这样做未免太一般
化、太笼统了。实际上，福内斯不仅记得每座山上
每株树的每片叶子，而且还记得住他每一次感受到
或想象到这些东西时的情景。他决定将他过去做的
每一项工作归纳到六万个回忆中去，并用数字来表
示这每一个回忆。他这样做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

① 梯莫特奥（公元35—97），埃非索主教，圣巴勃罗的门徒。

② 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论证了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知识起源于感觉的学说。

是他认识到一个人做的事是多得没完没了的，一是他觉得将每件事都去想一通也没有这个必要。他想，如果将每件小事都去回忆一遍，那么，在他死的时候或许还不能将他童年时做的事都回忆完呢。

我上面讲的这两种方法（每一个自然数都用一个词来表示，事无巨细将往事全部回忆一遍）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但却是两件了不起的事情。这两件事使我们看清楚（或推断出）福内斯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内心世界。我们不要忘记，福内斯几乎是无力理解柏拉图式的归纳法的。他不仅不理解用具有同类象征意义的“狗”这一词来概括许多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一只一只的狗这样的归纳法，而且他还对在3点14分见到的这只狗（当时这只狗只见到侧面）和3点1刻见到的这只狗（当时它已在他对面）用同一名字这一点觉得不合适。就连他在镜子中见到的自己的脸和自己的双手也每见一次便感到惊奇一次。斯威夫特^①说，利里普特的皇帝能够看见分针的运动，而福内斯则能看到事物腐烂的具体过程，还能见到疲劳的缓慢的进程，他甚至能发现由生到死的渐变的过程，见到湿度的逐渐变化。他孤身一人，思维清晰，看到了一个多种形态的世界，这是一个几乎无法再精确的一闪即逝的世界。巴比

^① 英国作家（1667—1745），代表作为《格列佛游记》。

伦、伦敦和纽约那可怕的繁华景观压抑了人们的想象力，无论是在摩天大厦里还是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人们都不会感受到居住在南美一个贫穷城郊的可怜的伊雷内奥的那些乐趣和压力，因为他日日夜夜都沉浸在不知疲倦的回忆中。他很少能睡得着觉，因为一睡着便会离开他思考着的那个世界。福内斯总是仰卧在床上，在黑暗中想象着他周围的那些房子，连每个缝隙、每根贴缝的木条都没有漏掉（我要再说一遍：他对最无关紧要的小事的记忆都要比我们感受到肉体上的欢愉或痛苦的回忆要具体深刻得多）。在东边一个没有划分街区的地段有几幢新盖的他没有见过的房子。在福内斯的想象中，它们是一幢接一幢地叠在一起的，里面黑洞洞的。他睡觉时脸朝着这个方向，梦见自己沉在河底，被激流冲刷、吞没。

他不费吹灰之力便学会了英文、法文、葡萄牙文和拉丁文。但是，我以为他不会进行思考，因为思考就是要忘掉事物的差异，就是善于进行归纳和抽象化。而在福内斯的繁杂的记忆库中几乎只有一连串单个事物的罗列。

淡淡的晨曦已撒到泥地的隙子里。

这时我才看清了说了一夜话的伊雷内奥的脸。他只有19岁，生于1868年，但我觉得他就像在预言书和金字塔出现之前的、比埃及还要古老的一尊

铜像。我想，我说的每一个字（我的每一个表情）都会永远留在他那毫不含糊的记忆之中。我担心我的这些举止恐怕会在他的头脑中不断重叠增加。

1889年伊雷内奥·福内斯因肺部出血去世。

选自《手工艺品》(1944)

（此处为模糊不清的正文内容，文字难以辨认）

品。……

剑 疤

他的脸上有一道铭刻着仇恨的伤疤：它从一侧面颊延伸到太阳穴，再回到另一侧面颊，宛如一把灰色的弓。他的真实姓名没有人知道，在塔瓜伦波^①所有的人都称他为“拉科洛拉达的英国人”。以前，卡尔多索本不想把他的这块地卖掉，但“英国人”找了个意想不到的理由说服了他：将把这块伤疤的不为人知的来历告诉他。“英国人”来自国境线的那边，来自里约·格兰德·德苏尔^②。有人说他在巴西时曾是个走私犯。在卡尔多索的这块地里长满了牧草，水塘的水是苦的，“英国人”为了改良土地，亲自和他的雇工们一起在地里干活。人们说他十分严厉，甚至有点凶狠，但却赏罚分明。人们还说他是个酒鬼，因为他每年总有那么几次把自己关在阁楼里，两三

① 乌拉圭的一个省。

② 巴西的一个省。

天以后他才从房间里出来，像刚刚参加了一场战斗或得了眩晕症一样，面色苍白、神情紧张，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但仍像以前一样果断、严厉。我还记得他那冷峻的目光，精瘦的身体和那两撇灰色的八字胡。他不与任何人来往，因为他的西班牙语讲得很糟糕，而且带有巴西人的腔调。他除了收到一两封商务信件或几本小册子外，没有其他任何信函来往。

我最近去北方各省走了一趟，因卡拉瓜塔河河水泛滥，我不得不在拉科洛拉达过夜。我很快就意识到我的出现不合时宜，我只好去讨好“英国人”，在他面前唱起赞歌，以激起他的爱国主义情感。我说，一个具有英格兰精神的国家是不可战胜的。对方点了点头表示赞许，但他却微笑着说，他不是英国人，他是爱尔兰都加尔万人。说到这儿他便闭口不语，仿佛不留心透露了一个秘密似的。

吃完饭，我们走到室外看了看天空，雨已经停了。但在山峦的南部还打着雷闪着电，预示着另一场风暴即将来临。在破旧的餐室里，那位为我们准备了晚餐的仆人拿来了一瓶南姆酒。我们默默地、长时间地喝着酒。

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自己喝醉了，我不知当时是几点钟，也不知我为什么会提起那道伤疤，是出于一时冲动，还是乘着酒兴，还是感到厌恶。“英国

人”听后脸色骤变，我立即想，他一定会把我从他家赶出去。但他仍用与往常一样的口吻说道：

“我就来给你讲讲这道伤疤的故事，但有一个条件：这故事无论怎样卑鄙无耻，你都得听。”

我答应了他的条件。他用夹杂着西班牙语、甚至葡萄牙语的英语讲述了下面这个故事。

“1922年左右，在孔纳乌特省^①的一个城市里我和许多人一样参加了争取爱尔兰独立的秘密活动。我的那些同伴中，有些人还活着，从事着和平时期的工作；另一些人则不可思议地在大海和荒漠战斗着。其中那个最勇敢的人却在黎明时分在一个军营的院子里被睡眼惺忪的士兵们枪毙了。还有一些人（他们并不是最不幸的人）在内战的战场上默默地死去。我们是共和派人士，也是天主教徒，同时（我并不相信）还是理想主义者。对于我们来说，爱尔兰不仅意味着乌托邦式的理想和痛苦的现实，同时，也是一个既痛苦又甜蜜的神话。她有很多圆形的塔楼和红色的沼泽地，但遭到了巴涅尔^②的遗弃。爱尔兰还拥有歌颂盗牛英雄的长篇史诗，而这些牛的化身可能是英雄，也可能是鱼或山……在一个令人难忘的下午，明斯德^③的一个自由战士来找我们，他

① 爱尔兰的一个贫瘠的省份。

② 爱尔兰民族主义者（1846—1891）。

③ 自由爱尔兰的一个省。

大概叫约翰·维森特·蒙恩。

“他只有20岁，人长得又瘦又弱，看起来好像风一吹就会吹倒似的。他曾怀着极大的热情和虚荣心阅读了某本共产主义教科书的每一页文字，他学会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使他足以对付辩论中的任何对手。一个人为了讨厌另一个人或喜欢另一个人都可以找到数不清的借口：蒙恩将世界的历史简单地归结为一场不光彩的经济冲突。他肯定地说，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我对他说，像他这样一位‘绅士’只会对毫无希望的事业感兴趣……天已黑了，我们继续在走廊上、在楼梯上，后来又是在灰暗的街上争论着。蒙恩说话时的那种无可争辩的语气比他提出的论据给我留下更深的印象。这位新来的同志不像在讨论问题，倒像是用轻蔑和愤怒的口气在发表演说。

“当我们走近最后几幢房子的时候，突如其来的一阵射击声使我们茫然失措（在这之前或在这之后我们正沿着一家工厂或一座军营的围墙走着）。我们走到一条泥土路上，在光亮中，一个显得很魁梧的士兵刚从一间燃烧的茅屋里钻出来。他大声叫喊着，让我们停下。我加快了脚步，但我的同伴没有跟上来。我转过身去，只见约翰·维森特·蒙恩吓呆了，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像一尊永恒的雕像。于是，我立即跑回去，打倒了那个士兵。我摇晃着维森特·

蒙恩，辱骂他，让他跟我走，但他吓得腿都几乎瘫了，我不得不架住他的胳膊。我们在大火映衬的黑夜里奔跑着，一排步枪子弹朝我们打来，其中的一颗擦蒙恩的右肩而过。当我们逃到松林里的时候，他突然轻轻地抽泣起来。

“1922年的这个秋天，我曾在贝克莱将军的庄园里躲过一阵子。那时这位将军（我从未见过他）正在孟加拉担任某种行政职务。虽然那幢楼房建造了还不到一个世纪，却已变得阴暗破旧，里面到处是令人迷惘的走廊，还有不少前厅。陈列室和一间很大的书房几乎占了整个一楼。书房里放着那些有争议的相互矛盾的书，主要是有关19世纪的历史方面的书籍。书房里还有几把尼萨普尔弯刀，上面那些细小的缺口记载着当年的战争风云。（我还记得）我们是从后院进去的，蒙恩干裂的嘴唇颤抖着，轻声地说晚上发生的这件事很有意思。我给他治了治‘伤’，给他端去了一杯茶，我发现他的‘伤’不重。忽然，他结结巴巴地说：

“您这样做太冒险了。”

“我对他说，这算不了什么（内战的经验使我不得不那么做，再说，只要有一个战友被捕我们的事业便会受到损害）。

“第二天蒙恩恢复了常态。他接过一根烟，开始严肃地询问我有关‘我们革命党的经济来源’问题。

他提出问题思路敏捷。我实事求是地告诉他局势很严峻。这时，激烈的枪声已在南部地区响起，我对他说，同伴们正在等着我们，我去我的房间取大衣和手枪。当我回来时，我见蒙恩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他告诉我他可能在发烧，并把他肩膀上的伤指给我看。

“这时，我终于明白，他已胆小成性，无可救药了。我笨嘴笨舌地请他自己保重，便向他告辞，我为他的怯懦感到羞愧，好像胆小的不是维森特·蒙恩，而是我自己。一个人做的事有时会影响所有的人。因此，说花园里违反天意的行为^①会影响整个人类，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正因为这样，将一个犹太人钉上十字架便会使全人类得救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可能还是叔本华说得对：我就是他人，任何一人都代表全人类。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莎士比亚和这个可怜的约翰·维森特·蒙恩没有两样。

“我们在将军那幢大房子里住了九天。对战争的痛苦和胜利我不想再说些什么，因为我的目的是讲述我的这道伤疤的故事。在我的记忆中这九天（除了倒数第二天外）变成了一天。在倒数第二天我们的人冲进了一个兵营，不折不扣地为我们的16位在埃尔平被机枪打死的同志报了仇。清晨我从那幢房

① 指夏娃和亚当偷食禁果。

子悄悄地走出来，走在朦朦胧胧的晨曦中，直到夜深时我才回去。我的朋友在楼上等我，他因有伤不能到楼下去。我记得他手里拿着一本军事论著，是E·N·马乌德或克劳塞维茨写的。‘我喜欢大炮这样的武器。’一天晚上他这么对我说。他询问起我们的计划来，而且不是说计划不好就是说要进行修改。他还批评‘我们可怜的经济基础’，并阴郁而武断地提出革命最终会失败的预言。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他这么嘟囔着。为了表明他对在行动上是个胆小鬼一点也不在乎，他便有意显出异常傲慢的样子，九天的时间就这样好好歹歹地过去了。

“第十天，这座城市终于落到‘黑褐党人’的手中，高大的骑兵默默地在路上巡逻。刮来的风里夹带着烟和灰烬。我在一个街角看见一具死尸，在我的记忆中这尸体不像士兵们在广场中央练习瞄准的模拟人像那样令人难以忘怀……我是在天空露出晨光以前离开那幢房子的。中午以前我又回去了，听见蒙恩正在书房里和别人说话。从说话的语调里我才知道他是在打电话。不一会儿，我听到他提起我的名字，他还说我七点钟会回去，让他们在我穿过花园时将我逮捕。我那位公正的朋友此时正在公正地出卖我。我还听见他请求他们保证他个人的人身安全。

“我的故事到这里后变得难以说清。我只记得，

我在令人毛骨悚然的黑洞洞的走廊里，在陡得令人眩晕的楼梯里跟踪这个告密者。蒙恩比我更熟悉这幢房子，他一次又一次地摆脱了我，但在士兵们将我抓起来以前我逼近了他。我从将军的武器架上拿过一把大刀，并用这柄半月形的钢刀在他的脸上画上了永不消失的血淋淋的半月。博尔赫斯，我向您这位陌生人讲述了我的秘密，您会鄙视我，但我不感到难过。”

他停止了叙述，我发现他的手在颤抖。

“后来蒙恩怎么样了？”我问他。

“他像犹大那样得到了赏钱，逃到巴西去了。那天下午在广场上我看见几个醉鬼在向模拟人像射击。”

我等待着他继续讲述那个故事，但他却一声不吭。最后，我只好请他继续讲下去。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这时，他微笑着向我指了指脸上那道发白的弯形的疤痕。

“难道您还不明白我的意思？”他喃喃地说，“您没有看见我脸上的这个卑鄙行径的标记么？我以这种方式向您讲述这个故事是为了让您能一直听完。我出卖了保护过我的人：我就是维森特·蒙恩。现在您就蔑视我吧。”

选自《手工艺品》(1944)

叛徒和英雄的故事

柏拉图三年，
没有卷走旧的正确与荒谬，
而旋出了新的真理与错误，
所有的人都是舞蹈家，他们的舞步
随着野蛮的铿锵声而旋转。

《塔》，威廉·布特勒·叶芝

我进行构思并打算撰写的这个故事明显地受了切斯特顿^①（他以创作妙不可言的神秘小说著称）和枢密院院士莱布尼茨^②（他首先提出了“先天和谐论”）的影响。这个故事将以某种方式让我消磨掉几个无所事事的下午。我准备将这个故事写下来，但还缺少一些细节，另外，还需要修改和整理。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我还不十分清楚。今天是1944年1月3日，下面就是我想象出来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一个遭受苦难，但却不停地进行着反抗的国家里，这个国家可能是波兰、爱尔兰、威尼斯共和国^③，也可能是南美或巴尔干的某个国

① 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散文作家。

② 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

③ 1866年并入意大利。

家……与其说故事“发生在”倒不如说“曾经发生在”那个国家，因为尽管其叙述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但他叙述的故事却发生在19世纪中叶或19世纪初。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权且把这个国家说成是爱尔兰吧，时间假设为1824年。叙述者叫利安，他是英俊、勇敢的费尔古斯·基尔帕特利克的重孙。基尔帕特利克被杀害后埋葬的那座墓地被人神秘地破坏了，他的名字在勃朗宁和雨果的诗句中出现，他的雕像耸立在红色沼泽地的灰色小山上。

基尔帕特利克是个起义者，是起义者中一位神秘而光荣的首领。他像从摩押^①人的土地上看到了希望之乡却未能踏上那块土地的摩西^②一样，在他曾经预见到会取得成功的起义前夕死去。他被杀害已近100年了，但他的死至今仍是个谜。利安在撰写这位英雄的传记时发现这起凶杀案不是一个纯粹的刑事案件。基尔帕特利克是在一所剧院里被暗杀的，英国警方一直未能抓获刺客。历史学家认为这并没有损害警方的名声，因为这件事很可能是在警方的授意下干的。但是，这个案子的许多方面使利安感到不安，因为它仿佛具有循环往复的性质，好

① 《旧约》中的人物，居住在古代中东地区。

② 摩西，《旧约》中的重要人物。他遵照上帝的意旨带领希伯来从埃及逃亡巴勒斯坦。由于他有一次怀疑了上帝的话，便不准踏上迦南的土地。

像是重现了遥远的地区和遥远的时代发生过的事情。因而，没有人不知道法警们检验了那位英雄的尸体后，发现了一封未开启的信（有人在信里告诉这位英雄，他当天晚上去剧院会遭到不幸的消息）。当年裘力斯·恺撒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当他去他的朋友们将用匕首刺杀他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也收到了一份他未来得及看的简报，简报揭露了他的朋友们的背叛行径，并附有背叛者的名单。恺撒的妻子卡尔普尼娅曾在梦中看见参议院下令为她建造的塔突然倒塌。而在基尔帕特利克被害的前夜全国盛传基尔加万的圆形塔发生火灾的消息。这可以看作是一种预兆，因为基尔帕特利克出生在基尔加万。恺撒的故事和这个爱尔兰反叛者的故事在上述这些方面（也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巧合使利安觉得无论在时间还是在空间都有未为人知的反复重叠的现象。他又想到了孔多塞^① 编造的什一税的故事，想到了黑格尔、施宾格勒^② 和维科^③ 的形态学，想到了赫西俄德^④ 笔下那些把金子变成铁的人物。他还

① 孔多塞 (1743—1794)，法国哲学家、数学家。

② 施宾格勒 (1880—1936)，德国哲学家、史学家。他认为历史只是若干各自独立的文化形态循环交替的过程，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像生物有机体一样都要经过青年期、壮年期、以至衰老灭亡。

③ 维科 (1668—1744)，意大利哲学家。他认为历史是个循环过程，世界上各个民族都要经过三个历史阶段：神的统治（神的时代）、贵族统治（英雄时代）和人民统治（凡人时代）。

④ 赫西俄德（约公元前 13 世纪），古希腊诗人。

想到了灵魂的轮回，这是使凯尔特^①文学带上恐怖色彩的理论，恺撒本人认为这个理论是英格兰的德洛伊巫师^②提出来的。利安想，费尔古斯·基尔帕特里克在成为费尔古斯·基尔帕特里克以前一定是裘力斯·恺撒。这种新奇的推断将他从上述循环反复的迷宫中解脱出来，但这个推断不久又使他跌入另外几个更加错综复杂、大小不一的迷宫之中：一位乞丐和费尔古斯·基尔帕特里克在他死的那天谈的几句话莎士比亚早就写在他的悲剧《麦克佩斯》中了。历史上的事物循环往复故然令人愕然，而历史事件与文学作品相吻合则更令人迷惑……利安经考证获悉，这位英雄的资格最老的一位同伴詹姆斯·阿莱克桑德·诺兰在1814年以前便将莎士比亚的主要剧作译成了盖尔语^③，其中就有《裘力斯·恺撒》。利安还在档案馆里发现了诺兰评论瑞士的戏剧演出的一篇论文手稿。频繁的戏剧演出需要数以千计的演员，他们在演出中再现了在这些城市和山区里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利安在一份未发表的文件中看到基尔帕特里克在其末日到来的前几天主持了一

① 凯尔特人又译克尔特人，是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居住在欧洲莱茵河、塞纳河和瓦尔河流域和多瑙河上游的部落集团。

② 指在公元前58至50年时被恺撒征服的“阿尔卑斯山那边的嘉利亚”国中的一个民族。

③ 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方言。

次秘密会议，签署了判处一名叛徒死刑的命令，尽管这样做并不符合基尔帕特利克善良的天性。叛徒的名字被人涂抹掉了。利安对此进行了调查（但文件中没有提到这次调查），弄清了事情的始末。

基尔帕特利克是在一个剧院里被杀死的，然而，我们也可把整个城市看作是一个剧院，演员则是众多的民众，全剧以他的死达到高潮。这出戏经历了许多个日日夜夜。下面就是这件事发生的经过。

1824年8月2日起义者们举行了会议。他们一致认为举行全国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但仍潜伏着某种危机：在他们这个秘密组织里有一个内奸，费尔古斯·基尔帕特利克曾派詹姆斯·诺兰负责调查此事。诺兰完成了他的任务：他在全体会议上宣布叛徒就是基尔帕特利克本人。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与会者将他们的主席判处死刑，主席本人亲自签署了这项判决，他还请求大会对他的惩罚不要危害祖国的利益。

这时，诺兰提出了一个奇特的计划。由于爱尔兰人崇拜基尔帕特利克，对他的卑鄙行径即使产生最细微的怀疑都会危及起义的顺利进行。诺兰准备利用对叛徒的处决来推动解放祖国的事业。他建议让这位被判死刑的主席在大庭广众之中死在不知名的刺客手里，以激起民愤，促使起义早日到来。基尔帕特利克答应一定配合这个计划的执行，这样他

便能以他的死去赎罪。

诺兰感到时间紧迫，来不及妥善全面地布置这次复杂的暗杀行动。他不得不求助于他的英国敌人、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的剧本。他导排了《裘力斯·恺撒》和《麦克佩斯》中的几场戏，这次公开的、却鲜为人知的演出持续了好几天。已被判处死刑的人进入都柏林后，进行过争论，参加了祈祷，发表了感人的讲话，所有表现他光辉形象的一举一动都是诺兰事先设计好的。有好几百名群众演员协助这位主人公“演出”，有些人的表演难度颇大，另一些人则只是跑一下龙套而已。但他们的所作所为会永远载入史册，留在爱尔兰那激动人心的历史中。基尔帕特利克在扮演这个既能使他赎罪又会使他丧命的角色中，不止一次地用他那些即兴动作和言语丰富了他作为法官的台词。这出演员众多的戏剧就这样展开了，直到1824年8月6日，在一个预先设想成林肯坐过的那间用不祥的帘布遮挡着的包厢里，一发炽热的子弹穿进了叛徒和英雄的胸膛。在喷出两口鲜血的间隙中他都来不及说出预先准备好了的台词。

在诺兰编导的这出戏里，模仿莎士比亚剧作的那些场面没有原作那样富有戏剧性。利安猜想作者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后人弄清事情的真相。他明白他自己也是诺兰编导的戏中的一个角色……经过反复

思索之后，他决定对他的发现保持沉默。他发表了一本赞扬英雄光荣业绩的书，可能这也是早已确定了的。

选自《手工艺品》(1944)

关于犹太的三种说法

似乎已经堕落

《七根智慧之柱》(第 103 节)

T·E·劳伦斯^①著

公元 2 世纪，在小亚细亚或亚历山大地区，当巴西里德斯^②宣布宇宙是一些畸形天使的胆大妄为或居心叵测的即兴之作的时候，尼尔斯·卢内贝格已经以他那特有的智慧领导了诺斯替教派的一个秘密组织。但丁也许会将他葬身于火的坟墓。他的名字可能会出现在处于萨图尼洛和卡波克拉特斯之间的小异教创始人的名单中。他那充斥着污言秽语的说教中的片言只语可能将永存于经外的《回答追随者之书》^③之中，也许当某修道院的图书馆的一场大火吞噬掉最后一本《语段》^④时此书已经不复存在

① 劳伦斯 (1888—1935)，英国军人，一次大战期间因成功地从事间谍活动被誉为“沙漠枭雄”。他的《七根智慧之柱》总结了他策反阿拉伯人的经验。

② 叙利亚人，诺斯替教亚历山大派的创始人。他认为《圣经·旧约》中的上帝是在创造力中诞生的，基督并没有死，钉在十字架上的另一个人。

③④ 原文为拉丁文。

了。然而，上帝又把 20 世纪和卢德大学城^① 赐予了他。1904 年《耶稣和犹大》^② 第一版在那里问世，1909 年他的代表作《脆弱的意志》^③ 也在那里出版（对于后者，1912 年埃米尔·舍林出了德文版，书名为《神秘的救世主》^④）。

在评论这几本书之前，有必要再次指出，尼尔斯·卢内贝格这位全国福音教联合会的成员是个虔诚的教徒，在巴黎、甚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文学沙龙中任何一位普通文人都能很好地说出卢内贝格的论文。在某一次文学聚会上提出这些论文无异于一种闲聊或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对于卢内贝格来说，这些论文是用来破译神学的一个难解之谜的关键，也是进行思考和分析，进行有关历史和语言的辩论的材料，他因此而感到自豪、欢乐，有时也感到恐怖。这些论文既使他获得了成就，却又耗尽了他的精力。凡是翻阅了卢内贝格这本书的人都会认为书中只能看到他的结论，看不到他的论证和论据。有的人可能还会注意到他的结论毫无疑问地先于他的“论据”。谁会去寻找连自己都不相信或与自己无关的证据？

① 瑞典南端一座有名的大学。

② 原文为瑞典文。

③ 原文为瑞典文。

④ 原文为德文。

第一版《基督和犹大》的这个书名简洁明了，但这个书名的含义在数年后被尼尔斯·卢内贝格本人大大地扩充了：传统上认为是犹大·伊斯卡略特干的**所有的事（不只是一件事）都是虚假的**（参见德·昆西^①1857年出版的书）。德·昆西在一个德国人之后推断出犹大出卖耶稣是要逼耶稣宣布他自己是神，并点燃起反对罗马统治的起义烈火。卢内贝格建议重新恢复形而上学的理论，他一开始便巧妙地指出了犹大的举动是多余的，他（像罗伯特松^②一样）认为，要认出每天都在犹太教堂里说教、并在数以千计的集会中创造奇迹的宗教大师并不需要让一位使徒去背叛他，然而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圣经》中出现这样的错误已是不可容忍，将这一偶然事件作为大事情编进世界历史就更不能容忍了。然而，犹大的背叛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事先安排好的事件，它在耶稣舍身救世的过程中占有颇为神秘的位置。卢内贝格还继续认为：当圣子成为肉身时，他由天庭来到人间，从永恒来到历史，从具有永无止境的幸福的神变成体验人间沧桑、生老病死痛苦的凡人。为使圣子作出这样的牺牲，必须有一个人代表所有的人去做出相应的牺牲。犹大·伊斯卡略

① 德·昆西（1785—1859），英国散文作家，以文字华丽著称。

② 罗伯特松（1721—1859），英国历史学家。

特就是这个人，犹大是使徒中唯一领悟到神的秘示和耶稣的可怕的旨意的人。圣子成为凡人，他的弟子犹大成为告密者（这是最无耻的罪行了），并受到永不熄灭之火的“款待”。下属是上司的一面镜子，凡间的情景和天堂相符，皮肤上的色斑常常被看作一幅星云图，犹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耶稣的反映，那三十枚钱币和那个吻便由此而来，这样也就产生了自愿去死并遭到唾弃的事情。尼尔斯·卢内贝格就这样解开了犹大的谜。

所有教派的神学家都反驳他的看法。拉尔斯·佩特尔·恩斯特朗指责他不懂得或者是不愿懂得神人合一的道理。阿塞尔·博雷琉斯说他革新了那种由信徒提出的否认耶稣具有人性的基督幻影说的异教理论。卢德那位尖刻的主教则指责他的看法有悖路德福音第22章第3节^①的教诲。

这种种责难使卢内贝格部分地改写了那本屡遭非议的书，并修正了他的理论。他与对方争论时避开了神学领域的问题，阐述了伦理道德方面的原理。他认为，耶稣拥有万能的主能够赐予的一切本领，不需要通过一个凡人去拯救所有的人。他不同意那些认为我们对那位不可理解的叛徒一无所知的人的意

① 这一节说的是犹大卖主，“这时，撒旦（传说中的魔鬼）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

见。他说，我们知道他是使徒中的一个，他是被选出来宣布天国的存在、给病人治病、给麻风病患者洗伤口、使死者死而复生、降魔驱邪的那些人中的一个（参见马太福音第10章第7—8节，路加福音第9章第1节）。对一位被救世主如此看重的男子，我们理应从最好的方面去理解他的行为。将他的罪行归咎于贪婪（正如有些人援引约翰福音第12章第6节^①所教的那样）就是承认他是出自可耻的动机。尼尔斯·卢内贝格提出了犹大的与上面说的相反的动机，即出自夸大了的甚至是无限的禁欲主义。禁欲主义者为了至高无上的光荣的上帝宁愿诅咒自己，折磨自身的肉体，而犹大则从精神上这样做了。他和其他的使徒一样放弃了荣誉、幸福、宁静和天国，却没有他们那样的勇气放弃快乐^②。他以可怕的先知先觉事先筹划了他的罪过。大凡通奸的人往往都是些柔情脉脉忘乎所以的人，而犯杀人罪的人则需要胆量，诅咒、亵渎神明则要借助撒旦的怒火。然而犹大选择了不需上述任何一种品德参与的罪过：他利用耶稣对他的信任（参见约翰福音第12章第6

① 这一章的第5节是：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赈济穷人呢。”第6节是：“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

② 原注：博雷琉斯揶揄地问道：为什么他要放弃这一切已放弃的东西？

节) 进行告密。他知道自己不配当好人便卑躬屈膝地这样做了。巴勃罗写道：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见哥林多前书第 1 章第 31 节)。犹太自愿进入地狱，因为只要上帝幸福他便感到满足。他想，幸福和仁慈一样是神的属性，人们是不应该篡夺的^①。

在这件事之后，许多人发现在卢内贝格最初的那些颇有道理的论述中已包含了他那古怪的结论。人们还发现《脆弱的意志》一书是对《基督和犹太》的肆意歪曲或亵渎。1907 年底，卢内贝格便写完并校阅了他的手稿，写好后几乎过了两年都还未送交出版社付印，到了 1909 年 10 月这本书才出版，由丹麦希伯来语学者埃利克·埃尔霍特写的序，并取了个大逆不道的书名：他在世界上，世界由他创造，但世界却不认识他(参见约翰福音第 1 章第 10 节)。该书的主要内容并不复杂，尽管结论是很吓人的。尼尔斯·卢内贝格认为，上帝下凡，其目的是

为了……

① 原注：埃克乌里德斯·达·古阿(巴西作家)在一本卢内贝格不知道的书中写道，对于卡努多斯的异教创始人安东尼奥·孔塞尔雷罗来说，具有美德几乎是一种不敬神的表现。阿根廷的读者一定会记得在阿尔马福特(阿根廷作家帕拉西奥斯的笔名)的作品中也有类似的提法。卢内贝格在那具有象征意义的《不可靠的法学》上发表了一首叙事诗《神秘的水》，诗的前几段叙述了在混乱的一天中发生的事情，最后几段则是发现了一个冰冻的水池。诗人暗示这寂静永恒的水将洗刷掉我们的无益的暴力，但同时又以某种方式允许暴力的存在，并宽恕它。这首诗是这么结束的：森林之水是幸运的，而我们则可能是邪恶和痛苦的。

为了拯救全人类，应该认为他作出这种牺牲是无可指责的，并不会因某些细小的疏忽而被否定或有所减色。将他所遭受的苦难只局限于那天下午在十字架上的弥留乃是对他的亵渎。既说他是凡人又说他不可能有罪过，这是自相矛盾的。既然是人便不可能完美无缺。肯佩斯^①承认救世主也会感到疲劳、寒冷、困惑、饥饿和干渴，除此之外还必须承认他还会有罪过，还会迷惘堕落。他在干涸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他一无佳形二无美容；他遭到蔑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参见以赛亚书第 53 章第 2—3 节）这段优美的文字，对于许多人来说，是对他在死的时候会钉上十字架的预言。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例如对汉斯·拉森·马尔图森），这段话是对一般平民认为基督长得很漂亮的这种说法的批驳。对卢内贝格来说，这种及时的预言并非只是暂时性的，它也是对已是肉身圣子之整个不祥未来的一种永久性的预言。上帝不但完全地变成了凡人，而且变得卑鄙无耻、遭人责难，陷入深渊。为了拯救我们，他能随便变成构成我们复杂历史的众多历史人物之中任何一人，他能成为亚历山大^②，或成为毕达哥拉斯^③，或鲁利克，也能成为耶稣，但他选择了

① 可能是指托马斯·肯佩斯（1379—1471），德国神秘主义作家。

② 马其顿国王。

③ 公元 6 世纪的希腊哲学家、数学家。

最坏的命运：那就是犹大的命运。

斯德哥尔摩和卢德出版的那些书中提出的以上看法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不信教的人早就认为这是乏味而烦琐的神学游戏，而神学家对此则不屑一顾。然而，卢内贝格则从整个基督教的沉默中感到了一种近乎神奇的肯定。这沉默是上帝的旨意，上帝不愿在人世间泄露他那可怕的秘密。卢内贝格明白时机尚未来到，他感到古时对神的不恭的种种事例都涌现在他的脑海中，其中有在山上捂住脸不去看上帝的以利亚^①和摩西；有当他的双眼看见将光荣洒满人间的上帝时恐惧万分的以赛亚；有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双目失明的萨乌尔^②；有看见了天堂后死去的犹太教教士西蒙·本·阿萨依；有看到三位一体时发了疯的著名的魔法师胡安·德·维特博；还有那些对说出上帝的秘密的名字的亵渎神明的人表示厌恶的米德拉辛人。如此说来，他本人不也犯下了亵渎之罪吗？这难道不是亵渎神灵的不可赦免的罪过吗？（参见马太福音第12章第31节^③）瓦勒里奥·索拉诺因传播罗马的隐名而死去，那么他因发现并传播上帝的可怕的名字会受到什么样的无比严

① 犹太人的一位预言家。

② 希伯来人的第一位国王。

③ 马太福音第12章第31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

厉的惩罚？

尼尔斯·卢内贝格受失眠症和令人头晕目眩的辩证法的折磨，变得像个醉汉，他在马尔默^①的大街上游荡，他大声地呼喊，渴望与救世主分享进地狱的“恩惠”。

他于1912年3月1日因动脉瘤破裂死去。也许异教徒们会记起他，因为他对已经枯竭的圣子的概念增加了某种邪恶与不祥的内涵。

选自《尼尔斯·卢内贝格》（1944年）

选自《手工艺品》（1944）

（注：此段文字在原文中极为模糊，难以辨认，推测为对尼尔斯·卢内贝格生平或作品的描述。）

（注：此段文字在原文中极为模糊，难以辨认。）

① 瑞典南部港口城市。

武士和女俘的故事

在《诗歌集》(巴利出版社, 1942年)一书的第278页上, 克罗齐^①简单地介绍了历史学家巴勃罗·狄亚科诺^②的一篇用拉丁文写的文章之后, 论述了命运的问题, 提到了德罗图福特的墓志铭。他的叙述深深地打动了, 过后我才明白其原因。德罗图福特是伦巴第的一个武士, 在包围腊万纳^③时他弃下自己人逃走了, 但他在保卫他以前曾进攻过的那个城市时却牺牲了。腊万纳人将他安葬在一个寺庙里, 并为他撰写了墓志铭, 以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尽管他遗弃过他的亲人, 我们仍然爱着他”^④)。这段碑文还表现了那个野蛮人凶残的外形和善良本性之间的鲜明反差:

① 克罗齐 (1866—1952), 意大利哲学家、史学家。

② 狄亚科诺 (740—801), 意大利历史学家。

③ 意大利北部城市。

④ 原文为拉丁文。

可怕的面容善良的心，
浓密的胡子坚强的心。^①

这就是有关那个在保卫罗马时死去的野蛮人德罗图福特的命运的故事，或者说，这是巴勒罗·狄亚科诺能够抢救出来的有关他的故事的片断。我甚至没有弄清楚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在6世纪中叶伦巴第人肆意掠夺意大利平原的时候，还是在8世纪腊万纳投降之前。我们还是设想这是发生在6世纪中（因为本文不是历史论文）。

让我们想象一下德罗图福特的永恒的形象^②，这不是作为个人的德罗图福特，毫无疑义，他作为个人世间只有一个，是个神秘莫测的人（所有的个人都是如此）。我们还是设想一下由他和其他许多和他一样被传统铸造成的普遍典型。传统是遗忘和记忆的产物。战争使他穿越难以捉摸的热带森林和沼泽地区，沿着多瑙河和易北河来到了意大利，或许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南方，也不知道他要同罗马人作战；或许他信奉阿里乌斯教^③，这个教派认为圣子的光荣，反映了圣父的光荣。当然，我们最

① 原注：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的第65章引述过这两句诗。

② 原文为拉丁文。

③ 由出生在马其顿的阿里奥（280—336）创立的异教。

好还是将他想象成信仰地神、信仰埃尔塔^①的教徒。那个被遮掩的埃尔塔的偶像放在由牛或战神和雷神拉着的车子里，行进在农舍间，而那些牛或神都是用木头粗制成的偶像，它们身上披着针织的外衣，衣服上缀满了钱币和镯子。德罗图福特是一个来自连野猪和野牛都无法进入的森林的白人，他很勇敢，但又残忍、无知，忠于他的首领和部落，但不忠于宇宙。战争使他来到了腊万纳，在那里他见到了他从未见到过或未完全见到过的东西。他看见了白天，意大利的柏树和大理石。他还看到了一个形式多种多样但不混乱的整体。他看见了城市，一个用许多雕像、庙宇、花园、房屋、台阶、大花瓶、塔尖和既规则又开阔的空间组成的整体。但任何一件物体（对这点我很了解）都没有因其美而给他留下如城市给他留下的那么深刻的印象。他见到那些东西就像我们现在见到一台复杂的不知它的用途，然而从它的设计中却可以想到其中某种不寻常的智慧的机器一样。也许他只需要看见一座拱门和一段用永恒的罗马字母书写的难以理解的铭文就可以满足了。突然间，灵光在闪烁，他感到头晕目眩，感到已经得到了新生，这灵光就是城市。他知道他在城市里将只会是一条狗，或一个小孩，他也知道他甚至不能

① 阿里乌斯教崇拜的偶像。

理解这座城市，但他清楚这城市比他信奉的神灵，比他宣誓效忠的信仰和德国的一切沼泽地都要有价值得多。于是，德罗图福特离开了亲人，为腊万纳进行战斗。他死了。墓碑上刻着他即使活着也并不明白的话：

尽管他遗弃过他的亲人，我们仍爱着他，

祖国将一直铭记着他，我们的腊万纳。

他不是一个叛徒（人们一般不会为叛徒写下如此感人的墓志铭）。他只是受到上天的启示，皈依了正教。几代人过去了，当年指责他是逃犯的伦巴第人也像他一样为人处世了。他们成了意大利伦巴族人，他们家族中的某个人（阿尔迪吉尔）也许繁衍了那些抚育了但丁的人……对于德罗图福特的行动有许多种推测，而我们的推测是最简单的，即使它不像事实那么真实，也颇具象征意义。

当我在克罗齐的书上读到武士的故事时，我感到异乎寻常的激动，我萌生了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叙述我的故事的想法。很快我就想到了那些想把中国变成一个无限广阔的牧场的蒙古骑兵，他们在自己曾处心积虑地去破坏的城市里衰老死去。然而，这并不是我想要回忆起来的故事，我最终还是想起了下面这个故事，那是从我的已经过世的英籍祖母那里听来的。

1872年，我的祖父博尔赫斯是管辖布宜诺斯艾

利斯的北部和西部，以及圣塔菲的南部边境的司令，司令部设在胡宁。从那里开始每隔四五里^①便有一座小型堡垒，再往里去便是潘帕斯大草原和内地大陆。有时我的祖母妙趣横生地谈起她过去的事，她这位英国女子命中注定要流放到这个世界的一角。那时，人们对她说她不是唯一在那儿的英国女子。人们将一位印第安人打扮的姑娘指给她看，当时那姑娘正缓慢地穿过广场。她光着脚，披着两件红色斗篷，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一个士兵对她说另一位英国女子想和她谈谈。这女子同意了，她满腹狐疑但还是大胆地走进了司令部。她古铜色的面颊上涂着各种颜色，看起来怕人，眼珠则是不太讨人喜欢的蓝色，英国人称它为“灰色”。她的身体像小鹿一样轻盈，双手瘦而有力，她来自荒野，来自内地大陆。在她看来，这儿的一切——门、墙、家具等都显得很小时。

两位女子可能在一瞬间感到她们像是姐妹那样亲近，她们远离自己心爱的小岛^②，来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家。我祖母向她提出了一个问题，她寻找着词语，吃力地回答着，她重复着这些词语，仿佛在品尝以前曾吃过的东西一样感到吃惊。她已有15年

① 指西班牙里。1 西班牙里约等于 5572 米。

② 指英国。

没有说母语了，要想重新说起来是相当困难的。她说她是约克郡人，她的父母移民时把她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印第安人发起的一次攻击中她失去了父母，被印第安人带走了。现在她是一个酋长的妻子，已为他生了两个孩子。那个酋长是个勇敢的人。她是用一种夹杂着阿拉乌加语^①和潘帕斯土语的蹩脚的英语讲述这一切的。话语间可以听出她所过的生活的艰辛，他们住的是马皮制成的帐篷，用马粪当柴烧，吃的是烧焦了的牲口肉和半生不熟的动物内脏，他们经常在黎明时便拔营行军，对牲畜群发起攻击。她还谈起进攻时的人喊马叫，掠夺和战争，那些赤身露体的骑兵对庄园的掳掠。最后她还说那儿实行一夫多妻制，到处臭气熏天，还有巫术。对于这个英国女子陷入这伙野蛮人手中，我祖母深感不安，深表同情，劝她不要再回去了，并发誓要保护她，帮她赎回她的孩子，但是，那位女子回答说她很幸福。当天晚上她便回到那荒漠的地方去了。不久，弗朗西斯科·博尔赫斯在1874年的革命中死去。我的祖母从那时便可能在那位被这个大陆严酷的生活慑服并改变了的女人身上看到了她自己的可怕的命运的影子……

那位金黄头发的印第安女人以往每年都去胡宁

① 南美不驯服的印第安部落阿拉乌加人的语言。

或弗尔特拉瓦莱的杂货店去买便宜货，或过过烟酒瘾。但自从和我祖母谈话以后便再也没有露面。但在这之后她们还见过一面，那是我祖母外出打猎时。她在低洼地附近的一间茅屋里，一个人在宰杀一只羊，那个印第安人打扮的女人像梦里见到似地骑马来到这里，扑到地上，吸吮着温热的羊血，我不知她这样做是因为她不得不这样做，还是为了表示某种不满，还是有什么别的含义。

在这个女俘的遭遇和德罗图福特的命运之间在时间上相差了1300年，地域上隔了一个大洋，现在他们两个人已不在人世了。那个与腊万纳的存亡连在一起的野蛮人的形象和选择了荒野生活的欧洲女人的形象看起来是相悖的，然而，他们都是受到一种潜在的激情的驱使，一种比理智更深沉的激情的驱使，他们是服从了他们自己尚未认识到的一种情感。也许我讲述的这几个故事本来就是一个故事，一枚硬币的正面和反面对于上帝来说，都是一样的。

选自《阿莱夫》(1949)

塔德奥·伊西多罗·克鲁斯 (1829—1874) 的传记

我在寻找世界诞生之前的我的面庞

1829年2月6日，叛军的骑兵在受到拉瓦雷^①的进攻后向南方撤退，与洛佩斯的部队会合，他们在一个距佩尔加米诺三四里^②的不知其名字的牧场里驻扎下来。黎明时分，一个叛军士兵做了个难以惊醒过来的恶梦，他在昏暗的茅草棚里于睡梦中发出的模糊的喊叫声惊醒了睡在他旁边的女人。谁也不知道他梦见了什么。第二天下午四点钟，叛军骑兵被苏亚雷斯^③的骑兵击溃，一直被追到九里地外的一个已被夜色笼罩的针茅草地里。那个士兵被一把经历过秘鲁和巴西战争的马刀劈去了天灵盖，死在一条水沟里。那个女人叫作伊西多拉·克鲁斯，她

① 拉瓦雷 (1797—1841)，阿根廷独立战争时期的英雄。

② 西班牙里。

③ 苏亚雷斯，乌拉圭政治家，曾在1843—1851期间执政。

的儿子取名塔德奥·伊西多罗。

我的目的并不是复述这个故事，我感兴趣的只是构成这个故事的那些日日夜夜中的一个夜晚，至于其余的事情我只想叙述与理解这个夜晚发生的事有关的不可缺少的那部分。这件奇妙的事写在了一本极好的书中，换句话说，这本书的内容包罗万象，能为众人所用（科林多前书第9章第22节^①），因为它能被无数次地反复习诵，能变成各种各样的说法。许多评论过塔德奥·伊西多罗的故事的人都强调了草原对他成长的影响，但与他一样的高乔人则在覆盖着森林的巴拉那河^②流域和东部山脉繁衍生息。他生活在一个单调的野蛮社会里，1874年死于天花之前他从未见过山，也未见过煤气和磨坊，更未见过城市。1849年他参加弗朗西斯科·哈维尔·阿塞维多组建的一支军队，进入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军队进城就是为了松松腰带。但胆怯怕事的克鲁斯从没有离开住宅区的小旅店，他在那里郁闷不乐地待了几天：睡在地上，喝着马黛茶，一清早便爬起来，而晚上做了祈祷才睡下。他明白了（他不是靠语言，也不靠理解），城市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一个喝醉了酒的小工讥讽他，他也不予理会。但是在他要回去的那天晚上，那个人又一次地嘲弄他时，克鲁斯

① 这是《圣经·新约》中的一节，讲述传播福音的好处。

② 巴拉那河源于巴西，注入拉普拉塔河。

(在这之前他从未表示过气愤，甚至都未表示过不悦)给了他一匕首，放倒了他。克鲁斯成了逃犯，不得不躲进沼泽地里。几个夜晚以后，一群“恰哈”^①的叫声告诉他，他已经被警察包围了。他在一丛灌木上试了试刀锋，为了不妨碍行动，他卸掉了马刺，他宁愿战死也不愿投降。他的小臂、肩膀和左手都受了伤，但他也同样重创了那些最凶狠的警察。他手指间满是鲜血，这更激发他勇猛地进行搏斗。黎明时分，他终因失血过多，晕倒在地，警察将他解除了武装。那个时候军队也承担刑事法庭的作用，克鲁斯被发配到北部边界的一个堡垒去了。此后他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参加了内战，有时为他的家乡而战，有时则相反。1856年1月23日他在卡尔多索的拉斯拉古纳斯时，30名基督教徒在埃乌塞比奥·拉普里达军士长的指挥下与200名印第安人进行了战斗，他是30名基督徒中的一个，在战斗中他被长矛刺伤了。

在他那普通却英勇的一生中有过许多不为人所知的事情。1868年左右我们知道他重归佩尔加米诺，结了婚(也可能是姘居)。他已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有了一小块土地。1869年他被任命为农村警察的军曹，他已经悔过自新了。那时他表面上看可能

^① 南美拉普拉塔河地区的一种涉水禽。

很幸福，尽管实质上并非如此（一个闪烁着亮光的夜晚暗暗地在等待着他，在这个夜晚他终于看到了他自己的本来面目，终于听到了他自己的名字。众所周知，也就是在这个夜晚结束了他的故事。确切地讲，是这个夜晚的一瞬间，一个动作结束了他的故事，因为所有的动作都是我们的象征）。任何的结局即使再长再复杂，实际上也只拥有一个瞬间。相传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从阿客琉斯的神话故事中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军事生涯；瑞典的卡洛斯十二世则在亚历山大的故事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对于目不识丁的塔德奥·伊西多罗来说，他对未来的了解不是从书本看来的。他是在一场骑马混战中，在一个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870年6月的最后几天，克鲁斯接到命令，要他去捕捉杀害了两条人命的一个歹徒，他是南部边界由贝尼托·马恰多上校指挥的部队中的一个逃兵。先是喝醉了酒后在一家妓院杀死了一个黑人，后又有一次醉酒中杀死了罗萨斯的一个支持者。命令还说他来自拉古纳·科洛拉多。40年前叛军的骑兵曾在这个地方遭到不幸，他们的尸体被飞禽走兽噬食了。马努埃尔·梅萨是从那儿被抓获的，他在维克多利亞广场被处决时，鼓声四起，不让人们听到他狂怒的叫喊声。也正是在那个地方前面说到的那个士兵播下了克鲁斯这个种子后，被那把经历过秘

鲁和巴西的战斗的马刀劈掉天灵盖，死在一条水沟里。克鲁斯已经忘掉了那个地方的名字，但是一种隐隐难言的感觉使他认出了这个地方……被士兵们紧追的那名罪犯骑着马，东窜西逃，一时使士兵们迷失了方向，但他们终于在7月12日将他团团围住。他躲进了一块针茅草地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克鲁斯和他手下的人小心翼翼地向灌木丛逼近。在微微抖动的灌木丛深处，那个神秘的人在等着他们，或许已睡着了。一只“恰哈”叫了起来。塔德奥·伊西多罗·克鲁斯觉得他自己也经历过这样一个时刻。那个罪犯突然从躲藏的地方跳出来与他们搏杀。克鲁斯隐约地看见他长得十分可怕，长长的头发，灰色的胡须遮住了他的大半个脸。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使我不愿详述这场厮杀。我只想述说这个逃兵重创（或杀死）了克鲁斯的几个人，克鲁斯在黑暗中进行搏斗的时候（他的身体在黑暗中搏斗）开始明白了警服和臂章对他已无任何约束，他还明白了他隐伏的豺狼本性，他不是一只猎狗。他终于明白另一个人就是他。晨曦降临在广袤的草原上。克鲁斯将警帽扔在地上，大声地说，他再也不能容忍杀害一个勇士的罪行，与此同时，他开始和逃兵马丁·菲耶罗^①站在一起同那些士兵进行战斗。

① 史诗《马丁·菲耶罗》中的主人公。

阿斯特里昂的家

王后生了一个小孩

取名为阿斯特里昂

《图书馆》第三卷第一章

阿波洛多罗著

我知道人们会说我太傲慢，也可能会指责我生性孤僻，甚至会说我发了疯。这些指责（我在适当的时候会予以驳斥）在我看来是十分可笑的。的确，我是不常出门。但是同样确实的是，我家所有的门（其数目是无限的^①）日夜都向人们，也向动物敞开着。无论谁只要愿意都可以进来。在这儿您不会看见吵闹的女人和奢华的宫殿，但能感到宁静和孤寂。同时，您还会觉得地球上不会再有另一个这样的家了（有人说埃及有一个类似的家，那是在撒谎）。连诽谤我的人也都承认在这个家里连一件家具都没有。还有一件荒唐可笑的事是，我，阿斯特里昂竟像个

① 原注：原稿上是14，但人们不难想象出，在阿斯特里昂看来这个数字意味着无限。

囚犯。难道需要我重复一遍说没有一扇门关着，没有上一把锁么？再说，一天傍晚我走上了大街。如果说我在天黑前便回了家，那是因为平民百姓的脸使我感到恐惧，那是一张张像摊开的手掌一样毫无血色、疲惫不堪的脸。那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一个孩子凄切的哭声和一群教民的粗鲁的祈祷声告诉我，他们已经认出了我。人们祈祷着，逃跑着，有的跪在地上，有些人爬上哈恰斯寺庙的柱座，另一些人则在搬运石头，并将它们堆成一堆。我以为，有个人还藏到了水里。我母亲是王后这一点不是没有意义的，我始终不能与平民生活在一起，尽管我谦和本性的本性希望能做到这一点。

实际上，我是绝无仅有的人，我对一个人是否能与其他人沟通并不感兴趣。我像哲学家那样思考着。由于有了文字的艺术，交往反而变得不可能了。我的心里装不下那些令人烦恼的风花雪月的轶事，我是要干伟大事业的人。我从未留意过一个字母和另一个字母的区别，我好动的性格妨碍我去学习文化，有时我为此感到痛苦，因为白天和黑夜对我来说都是漫长的。

当然我并不缺少可供消遣的东西。我像一只要发起攻击的公羊，在石砌走廊上跑着，直至晕倒在地。我有时躲在水箱的背阴处或走道的尽头，玩起“捉迷藏”的游戏。我还会在一些平台上故意跌倒，

跌得鲜血直流。我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会假装闭着眼睛、呼吸深沉地入睡（有时我真的睡着了，有时当我睁开眼睛时天色已经变了）。在这么多游戏中我最喜欢玩让自己成为另一个阿斯特里昂的游戏。我假设他来看我，我让他看房子，我非常恭敬地对他说，现在我们回到原先的交叉口去，或说，现在我们走到另一个院子里去，或说，我说你一定喜欢小水沟，或说，现在你会看到一个装满了沙的蓄水坑，或说，你一定会看到地窖如何一分为二。我有时会说傻话，于是，我们“俩”便都笑了起来。

我不仅想象过做这些游戏，我对自家房子也进行过思索。房子的每一部分仿佛都存在过多次，任何一个地方都和另一个地方相似。那不是普通的水箱，一个院子，一个饮水槽，一个牲口棚。家里的牲口棚、饮水槽、院子、水箱有14个（这是无限大的数字）。这房子像个世界，准确地说，它就是世界。然而，由于院子里装了一个水箱，还有用灰色石头砌成的陈旧的走廊占了位置，我便走到了街上，看见了哈恰斯庙和大海。当看到夜景时我才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原来大海和庙宇也都是14个（是无限大的数字）。世上的一切都存在过许多次，存在过14次。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东西看来只能存在一次：在天上，是错综复杂的太阳，在地上则是阿斯特里昂。也许是我创造了星星、太阳和这所

巨大的房子，但我已记不清了。

每隔9年就有9个男人来到这所房子里，让我把他们从一切不幸中解脱出来。我听见了房子里和石头走廊里响起的他们的脚步声和说话声，我高兴地跑去找他们。见面的仪式仅仅用了几分钟，他们便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甚至我的手都没有沾上血。他们待在他们倒下去的地方，他们的尸体能让人看清其中的每一个走廊。我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但我听见他们之中的一个人临死时预言说我的救世主可能即将到来。从那时起孤独再也不使我感到痛苦，因为我知道我的救世主还活着，他最终会从尘埃中崛起。如果我能听见世界上所有的声音，那我就听到他的脚步声。但愿他能将我带到一个没有那么多走廊、没有那么多门的地方。我的救世主会是个什么模样呢？我自己问自己。他是只公牛还是个人？或是一只人面牛？或者是和我长得一样？

早晨的阳光反射到那柄铜剑上，上面已经没有任何一丁点儿血迹。

“你相信这一切吗，阿丽娅娜？”特塞奥说，“这牛头怪甚至都没有进行自卫。”

献给马尔塔·莫斯科拉·埃斯特曼。

选自《阿莱夫》(1949)

德意志安魂曲

即使他夺去了我的生命，
我仍将信任他。

《圣经》：《约伯》第十三章

我名叫奥托·蒂德里奇·朱林德。我有一个叫克里斯多夫·朱林德的祖先，在骑兵部队供过职，在一次决定朱道夫的胜利的决战中殉难。1870年底，我的曾外祖父乌里希·福克在马尔切诺尔丛林中被法军的狙击手杀害。我父亲蒂德里奇·朱林德于1914年在纳姆尔^①保卫战中崭露头角；两年后，他率军渡过多瑙河后^②，声名更趋显赫。说到我本人，由于我当年施过酷刑，是个杀人凶手，即将被处决。法庭是公正的，而我本人也一开始便承认自己有罪。

① 比利时一城市名，中世纪时属佛兰德（中世纪一伯爵领地）。

② 原编者注：作者在这儿略去了叙事人最有名望的一个祖先——神学家、希伯来语言学家约翰·福克是颇有意思的。福克曾将黑格尔的辩证法移植到基督学中来。他的几本书曾遭到亨格斯吞贝尔的非难，却得到蒂洛和赫森米尼的赞许。

我心里明白，明日监狱的钟敲响九下后，我已不在人世。此时此地，我自然会想起我的祖先来，因为我已离他们的影子很近，在某种程度上，我已是他们中的一员了。

在审判的过程中（幸好历时很短）我没有开口。我若替自己申辩，会增加审判的难度，也会显示出我自己是个懦夫。眼下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在处决我的前夜，我倒可以无忧无虑地说话了。我并不试图得到宽恕，因为我原本是无罪的。我只是希望能得到理解，希望能听到我说话的人将会理解德国的历史和世界的未来史。我知道，像我这样的眼下看起来显得非常特殊、令人震惊的案子，在不久的将来在人们的眼中会是一件普普通通的案件。明日我即将死去，然而，我是拥有未来的几代人的象征。

我于1908年生于玛利堡，眼下已为人们遗忘的两方面的爱好——音乐和哲学使我充满勇气，甚至可以说是它们帮助我顺顺利利地度过了这许多艰难的岁月。我已不可能将所有的给我以教益的师长们在这儿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然而，有两个人的名字我是不能略去的：勃拉姆斯和叔本华。同时，我也常常涉猎诗歌，因此，在提到上面两位的名字的同时，我还得提一提另一个大名鼎鼎的日耳曼名字——威廉·莎士比亚。早先我曾对神学颇感兴趣，但

叔本华通过他直接的理性认识，还有莎士比亚和勃拉姆斯通过他们各自五光十色的世界使我永远地离开了这门神秘的学科，也永远地扬弃了对基督的信仰。凡是阅读或聆听过这些伟人的作品后内心激起温馨和感激之情、为其奇妙的世界所吸引的人一定会明白，我这个死囚犯当年也曾经有过他们那样同样的情感。

大约在1927年光景，尼采和斯宾格^①进入到我的生活中来了。18世纪有一个作家曾经说过，谁也不应该受其同时代人的影响。我当初为了摆脱我感到一直压在我身上的某种影响，写了一篇题为《对斯宾格进行清算》的文章。我在此文中说，具有被斯宾格称为浮士德式特征的最正确无误的巨著不是歌德的杂剧^②，而是两千年前写成的题为《回到大自然中来》的一首诗。然而，我对这位历史学家、哲学家的真诚，对他那彻底的日耳曼精神仍表示肯定。1929年我加入了纳粹党。

在纳粹党内学习斯间的情况我想一笔带过。总的说来，这些年头的日子对我来说，比其他许多

① 德国历史学家、哲学家。

② 作者注：当别的国家像矿石一样处于封闭状态或处于愚昧无知状态时，德国却是一面包罗万象的镜子，对一切均兼收并蓄，且有全球意识。歌德便是具有这种全球意识的典型人物。在这里我并没有责备歌德，我只是没有将他看成斯宾格命题中讲到的浮士德式的人物。

人显得更为艰难，因为我这个人虽不乏勇气，却缺乏施行暴力的天赋。然而，我心里明白，当时我们已处于一个新时代的边缘，只有开创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那两个时代能与这个时代相提并论。这个时代要求新人辈出。作为个人，我的那些同志令我讨厌，尽管我试图从理智上说服自己，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个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些人是由一个崇高的目标聚拢在一起的。然而，这样做毫无用处。

神学家们常常肯定地说，只要上帝的注意力偏离我们写字的这只右手哪怕只有一秒钟，这只手便会像被没有发出闪光的雷电击中那样往下垂。没有充足的理由，谁也不能成为……我是说，谁也不能喝一杯水或掰开一片面包。当然，人各有志，验证自己的信仰正确与否的方式各异。我希望爆发一场无情的战争，以验证我的信仰。我只要能知道我将是参加这场战争中的每次战斗的一名士兵便心满意足了。我曾经害怕由于英国和俄国的胆怯会难以实现我们的期望。一些偶然出现的事件（或者说是命运吧）以另一种方式编织了我的未来：1933年3月1日黄昏时分，在蒂尔西脱城发生了一场报上没有披露的骚乱，在一座犹太教堂后面的一条街上两枚子弹穿过我的大腿^①，不得不进行截肢。几天后，我

① 原编者注：据说这次负伤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们的军队进入波希米亚。当船上鸣起汽笛以示庆贺时，我却待在医院里力图让自己销声匿迹，并让自己忘却叔本华的书。一只巨大的软绵绵的猫作为我那空虚的命运的象征睡在窗边。

在《拾遗补缺》一书的第一卷里，我又重读了一遍下面的一句话：从一个人出生到去世的这段时间里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由他本人事先安排好的。由此，我们可以说，任何一次疏忽大意都不是出于无意；每次邂逅，实际上与有意约会没有不同之处；一切羞辱实属自我忏悔；所有的失败乃是神秘的胜利；每个人的死亡实际上是自戕。只要意识到是我们自己选择了我们遭遇到的种种不幸，我们便会感觉到无比的宽慰。这种与众不同的神学理论向我们披露了一种秘密的秩序，奇妙地将我们凡人和神灵混同起来了。我曾经思考过，我究竟为什么会在那天黄昏出门，招来了这两粒子弹，使自己截了肢？并不是由于害怕战争，这一点我很清楚。这里面有更深层的原因。我认为我已经明白了个中的原因。为某一宗教信仰而死比为它更好地生存要容易一些；在以弗所^①与猛兽进行搏斗（成千上万不出名的烈士都这样做过）比当耶稣的奴仆圣保罗会更轻松些；偶然地做一件好事比一辈子行善要容易。战争和荣

^① 古小亚细亚一城市名，位于爱琴海边。

誉是神灵给予的恩赐，比起拿破仑的事业，拉斯科尔尼科夫^①的事业更为艰难。1941年2月7日，我被委任为塔尔诺维茨集中营副主任。

行使这一职权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过，我从来没有对此掉以轻心。在宝剑之下，可以考验出谁是英雄，谁是孱种。慈善家常常通过监狱和他人的病痛来验证自己的行为。纳粹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个道德方面的问题，它屏弃那些沾满恶习的旧人，换上了新人。在战争中，在指挥官的大声命令下，在一片喊杀声中掉胳膊断腿是司空见惯的事。在一座简陋的牢房里发生的情况就不一定是这样了。那儿虽也会有某种温馨和仁慈，但总是别有用心。我说这句话也不是没有用意的。对上等人产生的怜悯是查拉杜斯特拉犯的最后—个罪孽。当有关当局将大名鼎鼎的诗人戴维·耶路撒冷从布莱斯拉乌押解到我们这个集中营来时，我几乎也犯了同样的罪孽（我坦白地承认这一点）。

戴维·耶路撒冷是个年逾半百的人。他两袖清风，一无钱财，却常遭迫害，他的诗歌遭到否定和禁止。他把自己的才华献给了歌颂幸福的诗歌。我记得阿尔贝托·索尔格尔在他的《时代诗》一书中将他与惠特曼相提并论。将这两位诗人作比较并不

① 17世纪俄国宗教叛逆者，后被烧死。

很恰当。惠特曼是以一种一般性的、事先已思索好的方式，有时甚至以无动于衷的形式歌颂世界，而耶路撒冷却对每件世事都感到高兴，以极细腻的情感加以诵扬。他的诗歌从来不落入概念化、一般化的窠臼。至今我仍能背诵他那首意味深长的题为《画虎的画家泽扬》的诗中许多行六韵步诗。这首诗仿佛带有虎皮上的斑纹，它也好像装载着一只只默默地横卧着的猛虎。我也难以忘却《罗森克拉茨与天使交谈》一诗中的独白。诗歌叙述了16世纪伦敦的一个债主在临死时妄图弥补自己过失的情况。他没有想到他那暗中为自己一生进行辩护的做法却反使他的一个债户（他们只见过一次面，债主已记不起这个债户了）将他看成夏洛克^①了。戴维·耶路撒冷长着一双令人难以忘记的眼睛，脸色青黄，胡须几乎是黑色的。尽管他是属于令人厌恶的阿斯凯纳辛家族，却是典型的塞法尔迪犹太人^②。我对他非常严厉，对他毫不留情，他作为诗人的荣誉也没有使我手软。多年前我已明白，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都可以使人萌发绝望的念头：一个人的脸、一句话、一枚指南针、一张香烟广告都可以让一个人发疯，倘使此人无法将这些东西忘却的话。如果

①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高利贷者。

② 系散居于世界各地的西班牙犹太人后裔。

有人在头脑中一直涌现匈牙利的地图这个念头，长此以往，他不就是个疯子了吗？我决定将这个原理应用到我们“家”的惩罚制度上来，结果……^① 1942年底，耶路撒冷的神智失常了。1943年3月1日，他终于走上了绝路。

我至今仍不知耶路撒冷当时是不是明白，是我毁了他的一生，我这样做的目的是消除我的怜悯心。在我的眼中，他不是个普普通通的人，甚至他也不是普通的犹太人，他已变成我灵魂中的一个该诅咒的区域的象征。当时我已和他一样处于濒死状态，与他一起死去了；或者说我和他一起消失了。这就是说，我判若两人，成了个残忍的人。

与此同时，由于战事顺利，在那些日日夜夜里我们感到十分荣幸，在周围的气氛中我们领略到一种与爱情相似的情感，大海仿佛突然靠近了我们，在我们的血液中充满着震惊与激情。在那几个年头，一切均变了样，就连梦的滋味也不同了（我也许从来没有过非常幸福的日子，然而，只有失去了天堂的人才会去铤而走险，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人人都想有一个广阔的天地，以施展自己的才能。在这方面谁都害怕会受到压抑。然而，我们这一代人甜酸苦辣几乎全都尝到了。首先是获得了光荣和荣誉，

^① 原编者注：这儿不可避免地会省去几行文字。

接着，便领略到了失败的苦味。

1942年10月(也可能是11月)，我弟弟弗里德里奇在埃及沙漠地带展开的阿拉美因第二次战役中阵亡了；几个月后，在一次空袭中，我们出生的那座房子被夷为平地；在1943年的另一次空袭中，我的实验室挨了炸弹。在各大洲的紧紧包围下，第三帝国终于崩溃了。它单枪匹马地与众人作对，最后招来了众人的反对。于是，发生了一件奇妙的我至今才懂得其意的事情。当时我以为我能饮下这杯苦酒，但酒到肚子里突然出现一种想象不到的滋味。这是一种神奇的感觉，是一种强烈的痛快感。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感觉？我曾作了几种解释，但这几种解释没有一种能使自己满意的。我想，第三帝国失败使我感到高兴的原因是，我内心深处已意识到我有罪，这样，便能对我进行惩罚；我也想，第三帝国的失败使我高兴的原因是，战争总算结束了，我实在太累了；我还想，第三帝国的失败使我高兴的原因是，这种情况终于发生了，它的失败与现在的、过去的和将来的无数事实联系在一起。另外，我还认为，无论是对这一现实情况持谴责的态度还是抱着哀痛的心情，都是一种诅咒。我考虑了这种种原因，最后，终于找到了我为什么会对第三帝国的失败感到高兴的真正原因。

有人说，每个人生来就具有亚里士多德或柏拉

图的特性。这就是说，人们之间开展了种种论争，不管其内容多么抽象，总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争论相似。历史经历过了多少个世纪，争论的内容变了，语言变了，参加争论的人也变了，然而，对抗的双方是永存的。各民族历史有其内在的连续性。想当年阿尔美尼奥^①在一片沼泽地上击溃瓦罗的罗马军团时，他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自己会是德意志帝国的先驱；当年曾翻译过《圣经》的马丁·路德^②也丝毫没有想到他奋斗的目的却是促使一个国家的民众永远地毁灭了《圣经》；1758年被莫斯科一颗子弹打死的克里斯托夫·朱林德在某种程度上为1914年的胜利作了准备；希特勒自以为只为一个国家而奋斗，实际是他为所有的国家，甚至为那些遭到他的侵略为他所厌恶的国家而奋斗。他本人不了解这一点，这无关紧要，他的血，他的意志了解这一点。世界正在死于犹太教，死于犹太教（即对耶稣的信仰）这种疾病。我们对世界教会了暴力和对剑的信仰，但这把宝剑正在向我们砍来。我们和那个建筑迷宫的巫师一样，这个巫师建成迷宫后自己终于在里面迷失了方向，直到他在里面死去；我们也和戴维^③一样，他将一个陌生人判处死刑，后来又

① 日耳曼民族首领，于公元前9世纪击溃瓦罗率领的罗马军团。

② 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者。

③ 古代以色列国王。

听到有人说，你就是那个人。为了建立新秩序，需要摧毁很多事物。现在我们知道，德国就是这许多事物之一。我们已献出了除我们的生命之外的东西，我们已献出了我们亲爱的国家的命运。让别人去诅咒吧，让他们去哭泣吧，只要我们的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我就高兴了。

世界上这一残酷的时代已经结束。是我们创造了这个时代，我们自己又成了这个时代的牺牲品。英国成了刀俎，我们成了鱼肉，这又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暴力终于占了统治地位，而不是让那些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的基督教徒来统治天下。假如德国得不到胜利，得不到公正和幸福，那就让别的国家得到吧。只要苍天永存，我们进入地狱也在所不惜。

我对着镜子照了照自己，看看我究竟是谁，以便了解我在几小时后面对死亡会表现得怎么样。我的皮肉可能会产生恐惧，但我的心却不会。

选自《阿莱夫》（1949）

（屠孟超译）

萨 伊 尔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萨伊尔”是一枚面值2角钱的普通硬币。在字母NT和数字2的下面有用折刀或纸刀划出的一道印记，钱币背面的日期是1929。（在18世纪末的古吉拉特^①，“萨伊尔”是一只老虎；在爪哇，“萨伊尔”是苏腊卡尔塔的寺庙内的一个盲人的名字，这个盲人被虔诚的教徒用石头砸死；在波斯则是一个星盘，被纳狄尔-沙赫^②下令扔到了海底；“萨伊尔”又是1892年左右在马赫迪监狱里一块用缠头破布包着的被鲁道夫·卡尔·冯·斯拉丁触摸过的罗盘；据索登贝格说，它还是科尔多瓦寺庙里1200根柱石之一的大理石上的一道条纹；最后，“萨伊尔”还是特图安犹太区一眼井的井底。）今天是11月13日。6月7日早晨，这枚

① 印度的一个邦名。

② 纳狄尔-沙赫（1688—1747），波斯王。

“萨伊尔”到了我的手中。现在我已不是那个时候的我了，但我还能记得起那时的情况，甚至能够叙述出事情发生的经过。现在我即使不是全部，但仍是博尔赫斯。

6月6日特奥德里娜·维拉尔去世了。1930年左右她的画像刊载在所有的通俗杂志上。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人们认为她长得很美，但并不是她所有的画像都能毫无例外地印证这种推断。此外，特奥德里娜·维拉尔的追求重在尽善尽美，而不仅仅是貌美。希伯莱人和中国人汇集了人类的所有品德。在《米施纳赫》^①一书中人们可以读到，星期六拂晓，裁缝不能拿着针走到大街上；《礼记》则说，客人在接受主人的第一杯酒时神态要庄重，在接受第二杯酒时则要恭敬、笑容可掬。特奥德里娜·维拉尔对自己也有类似的却更加细致的要求。她像孔子的门徒或犹太教教徒一样力求使自己每一行为显得端庄、无可疵议。然而她的努力除了令人钦佩外，还十分艰巨，因为她的审美观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巴黎或好莱坞的人们的爱好而变化的。每到庄严时刻，正式场合，特奥德里娜·维拉尔总是显露出她庄重的气质，一本正经，一丝不苟的态度，但上述这一

① 挂在犹太人公堂上为礼拜仪式而用的一种皮革的或羊皮纸的摩西五书卷轴。

切会因场合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她这样做（据她自己说）是为了故作风雅。她像福楼拜一样寻求绝对的东西，但这种绝对的东西历时短暂。她的生活堪称楷模，但是，她内心的绝望却一直不停地折磨着她，她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外形，好像要逃避自己一样。她头发的颜色和发型固定不变，这点是出了名的。但她的音容笑貌、脸色、眼神却在变化。从1932年开始她变得消瘦……战争使她思索了许多问题，巴黎被德国人占领了，时装的式样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一位她一直不信任的外国人利用她善良的天性卖给了她一大批顶部呈圆柱形的帽子。据说，那种荒唐可笑的服饰那一年根本没有在巴黎出现，因此，那些东西也就不成其为帽子，而是一些荒唐可笑的恶作剧。不幸的事接踵而至，维拉尔博士把家搬到了阿拉奥斯街，他女儿的画像便用来作雪花膏和汽车的广告（雪花膏她已用够了，汽车已经没有了！）。她明白她从事的广告艺术需要好的机遇，她决定退休，不想让自己的事业因搞不下去而半途而废。再说，和那些没有教养的小姑娘在一起竞争她也很讨厌。此外，阿拉奥斯街的那套阴森森的房子租金也太高了。6月6日特奥德里娜·维拉尔在南区去世，她是不该在这个时候死去的。我会坦白地承认，当时我像许多阿根廷人一样真诚地爱上了她，她的死使我泪流满面么？或许读者已经猜到了这一点。

守灵时，我发现随着尸体的逐渐变质，死人的面容又重现了以前的表情。在六日这个令人惶惑不安的夜晚的某一时刻，特奥德里娜·维拉尔神奇地又变成了20年前的模样了，她的表情又是那么庄严，那么傲气十足，显示出金钱、青春、地位、缺乏想象力、有某种局限性等各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那种威严。我想，这张使我如此激情满怀的面的任何一副表情，都不会像此时此刻这样令人难忘。让它成为最后一种表情是合适的，尽管也可能是最早先的那副表情。我离开她时她已僵直地躺在花丛中，死去了的她更完美地露出她蔑视一切的神情。我离开时已是清晨两点。外面，可以想象到的那一排排低矮的房子和平房呈现在夜色中，它们在寂静黑暗的夜晚，显得更为凝重。我怀着一种莫名的怜悯心走到了大街上。在智利街和塔夸利街的街口我看见了一家开着的酒店，里面有三个男人正在玩扑克牌“摸三张”^①。

那张称作“奥克西莫隆”^②的头像上有一个与被修饰的名词意思相反的形容词，诺斯替教派信徒就是以这种方式说“黑暗的”光线，而炼丹术者则说“黑色的”太阳。我和特奥德里娜·维拉尔见了最后

① 阿根廷的一种赌牌游戏。

② 这是作者创造的一个词，指舍着对立物的东西。

一面以后，又去酒店喝上一杯酒，这样的做法也有点“奥克西莫隆”的意味。他们那粗鲁的语言和欢快的情绪吸引了我（玩扑克牌增加了这种不协调的气氛）。我要了一杯橙子酒，找钱时他们给了我那枚“萨伊尔”，我瞅了它一眼，便走上了大街，可能我有点发烧了。我想，任何一枚钱币都是在历史和神话中始终都闪闪发光的那些钱币的一种象征。我想到了卡隆特^①的欧沃罗银币；想到了犹太的那30枚钱币，拉伊斯^②的德拉克马^③；也想到沉睡的以弗所人^④敬献的那枚古老钱币；想到了《一千零一夜》中魔法师的变成了圆纸片的那些清晰可见的钱币；想到了伊萨克·拉克德姆^⑤的取之不尽的德纳里奥^⑥；还有那些用一部史诗的每句诗换一件银器得来的六万件银器（这些器皿不是金子制成的，菲尔多西^⑦便将它们还给了国王）；想到了亚哈^⑧让人固定在桅杆

① 卡隆特，地狱里运送亡灵的老船夫。为了能让他将尸体运往地狱埋葬，人们需将一枚欧沃罗银币放在死者嘴里。

② 古希腊的名妓。

③ 古希腊银币。

④ 以弗所，小亚细亚古城。这里指的是一个名叫埃罗斯特拉托的牧人为了扬名于世，焚烧了黛安娜神庙（公元前356年）。为了让他永垂不朽，当地制定了法令，禁止提及他的名字。

⑤ 到处流浪的犹太人。

⑥ 古罗马银币。

⑦ 菲尔多西（935？—1020），波斯诗人，历时35年完成6万对句《王书》。因其内容抨击暴君苛政，被迫逃亡国外。

⑧ 亚哈，基督教《圣经》中邪恶的以色列王。

上的那一盎司金子；想起了利奥波德二世^①的永不变形的弗罗林^②，一枚路易斯金币上面的肖像表现了在瓦伦那斯附近逃亡的路易十六^③。我像在梦中一般，觉得每一枚钱币都能引发这些众人皆知的联想，尽管这点无法解释，却至关重要。我愈来愈快地走过空无一人的街道和广场。我疲乏得在一个街口停下来，看见一排旧的铁栏杆，还看见后面康塞普西翁街的一个庭院地上铺的黑色的和白色的细砖。我绕了一个圈，来到了离找给我“萨伊尔”的那个酒店只有一个街区的地方。

我转了个弯，从远处望去，那漆黑的街角表明，酒店已经关门了。在贝尔格拉诺大街我乘上一辆计程车。此时我精神亢奋毫无睡意，甚至感到有点幸运。我想世上只有金钱才是最实在的物质，因为任何一枚钱币（譬如说一枚20分的硬币）实际上都汇集了许多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但钱又是抽象的，它代表了未来。它可以变成郊外度过的一个下午，可以是勃拉姆斯的乐曲，可以是地图，可以变成象棋，也可以是咖啡，可以是爱比克泰德^④说的蔑视金子

① 利奥波德二世（1835—1909），比利时国王。

② 古银币名。

③ 路易十五的孙子（1754—1793），1774年为法国国王，后被送上断头台。

④ 古罗马新斯多葛派哲学家，奴隶出身的自由民，主张宿命论，认为意志只属于个人。

的那些言词，可以是比法洛斯半岛^①的普罗特奥^②更加反复无常的一位普罗特奥。钱币还是不可预见的时间，柏格森^③的时间，伊斯兰教的时间，波尔蒂科的时间。决定论者否认世界上的事物是可能孤立存在的，否认这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他们还认为，一枚硬币便能代表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不想去猜测“这些想法”是要与“萨伊尔”作对，并且是在它的可怕的影响下形成的第一种理论）。我在苦苦思索之后睡着了，但我梦见了我就是狮身鹰头兽^④ 护卫的那些钱币。

次日，我发现我那天喝醉了。同时，我决心摆脱那枚令我如此惶惑不安的钱币。我看了看它：除了那道刀痕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当初将它埋到花园里或藏到书房的一个角落就好了，但我想远离它，扔掉它。那天早晨我没有去大桥，也没去墓地，我乘地铁去孔斯蒂图西翁，从那儿又去了圣胡安和博埃多。我未加思索便往下来到乌尔基萨，一会儿往西，一会儿往南，似乎漫无目的地走着，拐过了几个街角，我来到一条我认为和所有的马路一样的大街，信

① 位于埃及亚历山大半岛。

② 海神，善于改变意见。

③ 柏格森（1859—1941），法国哲学家。生命哲学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192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④ 神话中的动物。

步走进一家小酒馆，要了一杯酒，将那枚“萨伊尔”付了款。出来时，镜片上都是雾气，我眯起眼睛，没有看见酒店的街名和门牌。这天晚上我服了一片巴米安，平静地睡着了。

到了六月底，我兴致颇高地写了一篇神奇的小说，故事是以第一人称写的，里面有两三个难解的词语（例如，用**剑水**替代了**鲜血**一词，用**蛇床**代替了**金子**一词^①），主人公是位禁欲主义者，他拒绝与人交往，生活在荒山野岭中（这个地方叫做尼塔赫德）。由于他生活十分简朴、纯正，一些人便认为他是个天使。其实这善意的说法有些言过其实；因为谁也免不了会有过错，远的不说，他本人就砍了他父亲的脑袋；因为他父亲是个有名的魔法师，依仗魔法他得到了一笔数额极大的财富。保护财富不受人类贪婪之心的伤害是他一生的职责，他成天成夜地守护着它。但这日夜不眠的状况很快便结束了（或许太快了点）：星星对他说，一把将永远断送他生命的剑已经铸成（这把剑的名字是格兰）。叙述者以一种更加委婉的方式称颂了剑身的光泽与韧性，在某一段落里还谈到了鳞片，在另一段里他说这守护的财宝是一闪即逝的金子和红色戒指。最后我们

① 这是冰岛古典诗歌的比喻句。在作者的论文集《论永恒》中对此有过系统的评论。

才明白，禁欲主义者是法夫纳蛇^①，它身下的宝贝是尼伯龙根人^②的财宝，故事以希古尔特的出现而突然结束。

我说过，我写这个无意义的故事（在叙述过程中我故弄玄虚地添加上了法夫纳神话中的一句诗）是为了忘掉那枚硬币。有些晚上我非常自信自己能将它遗忘，然而，我却反而不自觉地记起了它。我的确是白白浪费时间。开始做某些事比结束这些事更容易。我不止一次地说过，这个令人讨厌的镍质圆片与在人们手里传来传去的那些数额极大的对人们不会产生危害的钱币没有什么不同。受这个想法的驱使，我尽力去想另外的钱币，但我无法做到。我又去回想与5个、10个智利分币和一个东部^③钱币有关的事，但也办不到。7月16日我得到了一枚面额为一英镑的硬币。白天我没有去看它，但是，那天晚上（还有其他几个晚上）我把它放到放大镜前，在强烈的灯光下我仔细地研究起它来，我用铅笔把它画在纸上。它那耀眼的光泽、那条龙和圣豪尔赫^④都无法转移我的视线，我无法改变自己固定的想法。

① 北欧神话，法夫纳是为尼伯龙根人护宝的龙形巨人，被希古尔特所杀。

② 尼伯龙根人为德国传说中的侏儒族和宝藏王。

③ 指乌拉圭。

④ 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的海峡。

8月，我决定去找精神病医生看病，我没有向他吐露我那可笑的全部秘密，我只是对他说，失眠折磨着我，另外，我看到任何一件东西以后便无法摆脱它，譬如一张卡片、一个钱币……过了不久，我在萨米恩托大街的一家书店里翻阅了胡利奥·巴尔拉契写的一本题为《萨伊尔传说史的文献》（布雷斯拉出版社，1899年）的书。

那本书说出了我的病因。作者在前言中提出“应把有关提倡迷信‘萨伊尔’的所有文件包括属于哈比切特的档案室的四份文件和费利普·米多乌斯·泰勒写的报告的原始手稿都收集起来，用大八开纸印成一卷本，以便阅读。”伊斯兰教信仰“萨伊尔”，这种信仰似乎是在18世纪就开始了（巴尔拉契批驳了索登贝格认为是阿卜尔费达^①写的那些论述）。在阿拉伯语中“萨伊尔”的意思为：“明显的”或“可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上帝的99个名字中的一个。在穆斯林的土地上，平民：“把那些具有令人难以忘怀的品质的人和物（他们的形象能使人发狂）”都称作“萨伊尔”。毋庸置疑的第一个证明文件是波斯人鲁特弗·阿里·阿索尔写的那本书。在题为《火庙》的传记体百科全书的主要书页中，这位多方面均有建树的伊斯兰作家叙述说，在

^① 大马士革出生的阿拉伯王子（1273—1331），历史地理学家。

施拉兹学院有一座铜星盘，“它的模样使看了它一眼的人再也不会去想其他东西，于是，国王为了让人们不要忘记宇宙，便下令将它扔到大海的最深处。”曾为海得拉巴士邦的尼桑^①效力的米多乌斯·泰勒的报告则更长，他曾写过小说《恶棍的忏悔》。在1832年左右，泰勒在布赫的郊区听到那意味着疯狂或圣洁的不寻常的短语“已经看到了那只老虎”。人们对他说，那是一只神奇的老虎，看见它（尽管从很远的地方）的人都会失去理智，都会不停地想着它，直至生命的结束。据说，那些不幸的人中的一个逃到了迈索尔，在那儿的一个宫殿里画了那只老虎的形象。几年以后，泰勒参观了这个王国的监狱，在尼图尔监狱，省长带他看了一间牢房，一位伊斯兰托钵僧在牢房的地上、墙上、天花板上画了（用各种各样的颜色，时间没有将它们抹去，反而使它们更加真实）一只非常庞大的老虎，这老虎是由许许多多只看起来令人头晕目眩的老虎拼成的。这许许多多只老虎横一只竖一只地拼在一起，其形状像大海，也像喜马拉雅山脉，还像是由许多老虎组成的军队。许多年以前这位画家就死在这间牢房里。他是从信地^②来的，也可能是从古吉拉特来的，他最

① 旧时印度海得拉巴士邦的君主的称号。

② 巴基斯坦东南部一地区。

初的目的是画张世界地图，在这奇形怪状的图像中还能看到地图的残迹。泰勒把那故事讲给福特威廉的穆哈默德·阿尔·耶梅尼听，这个人对他说，世界上没有人不崇敬萨依尔^①的，然而大慈大悲的主却不允许它同时以两件物品的面目出现，因为单独一件东西已经让人迷恋得忘乎所以了。他还说，任何时候总有一个“萨伊尔”存在，在蒙昧时期它是一个叫鸦克的偶像，然后它又变成一位使用绣着石头的面纱或戴着金面具的科拉桑^②的预言家。他还说上帝是神秘莫测的。

我多次读过巴尔拉契的专著，我也弄不清自己对它究竟怀有什么样的感情。当我了解到什么东西也挽救不了我时，我感到绝望了。当我知道我的不幸不是我自己造成的时候我又感到无比轻松。当我获知有些人拥有的“萨伊尔”不是一枚钱币，而是一块大理石或一只老虎时，我又十分嫉羨他们。我想，不被一只老虎迷住是多么容易做到啊！我还想起了我在阅读下面这一段话时感到的局促不安的心情：“一位评论古尔桑·依·拉兹的批评家说过，看到萨伊尔的人很快就会看到玫瑰^③，并会说出阿塔尔的《阿斯拉尔·纳玛》（不可知物之书）中的一行

① 原注：泰勒就是这样书写的。

② 波斯的一个城市。

③ 作者认为欧洲古典诗歌习惯将玫瑰比作女子。

诗：萨伊尔是玫瑰的阴影和面纱的裂口。”

在为特奥德里娜守灵的那天晚上，从在场的人中我没有看见她的妹妹阿巴斯卡尔太太。10月，她的一位女友对我说：

“可怜的胡利塔，她变得十分古怪，人们把她送进了博什医院。她把喂她吃饭的护士们弄得精疲力竭，她仍然无法摆脱那枚在她眼中很像英雷纳·萨克曼的司机的钱币。”

时间冲淡了记忆，但对“萨伊尔”的记忆却加深了。最早我看到的是钱币的正面，以后看到了它的背面，现在我同时看见了它的正反两面。但我看到的“萨伊尔”不像是玻璃做成的，因为它的一面并不重叠在另一面之上。它看起来仿佛是球形的，“萨伊尔”就在其中央。我看到的似乎很遥远、透明的东西并不是“萨伊尔”：那是特奥德里娜带着肉体痛苦的傲慢的形象。丁尼生^①说过，倘若我们能理解单独的一朵花，我们就能知道我们是什么，世界是什么。他也许是想说，事无巨细，它都包含宇宙的历史和因果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也许还想说，在每个表证上可见的世界都是完整的，就像叔本华认为的那样。同样，在每个人身上体现的意志也是完整的。神秘主义哲学家认为人是一个微型宇宙，是

^① 丁尼生（1809—1892），英国诗人。

宇宙的一面象征性的镜子。在丁尼生看来，一切都是宇宙象征性的镜子，甚至那不可忍受的“萨伊尔”也是如此。

1948年以前，胡利塔遭到的命运也可能会降临到我的身上，如果这样，人们也得喂我吃饭、替我穿衣，我将分不清是下午还是早晨，也不会知道谁曾经是博尔赫斯。把这个前景说成是可怕的那是虚假的，因为以上任何一种情况都不会在我身上发生。这种说法无异于说施了麻醉药后被打开头颅的人的疼痛是很可怕的一样。我再也感觉不到宇宙的存在，而只会感到“萨伊尔”的存在。根据唯心主义者的理论，“生活”和“作梦”这两个动词完全是同义词。我将从数以千计的表象中谈到一个表象，从一个十分复杂的梦谈到一个非常简单的梦。其他人会梦见我在发疯，而我则会梦见“萨伊尔”。如果地球上所有的人日夜都在想“萨伊尔”，那么什么是梦？什么又是现实？是地球还是“萨伊尔”？

深夜，我仍会在大街上行走。黎明来临时，我正坐在加拉依广场的一张椅子上想着：“（我在尽力去想）《阿斯拉尔·纳玛》中说萨伊尔是玫瑰的影子和面纱的裂口的那段话。我将这个见解与以下的说法联系起来：为了能与上帝一致，泛神主义的神秘主义者重复着自己的名字或上帝的99个名字，直至这100个名字变得毫无意义为止。我渴望走上这条道

两位国王和两座迷宫

那些值得信赖的人讲述说（但真主知道得更多），很早以前在巴比伦群岛上有一位国王，他将他的建筑师和魔法师召集起来，令他们建造一座非常复杂精美的迷宫，让世上最精明的男人都不敢进去，即使进去也会迷失方向。完成这样一个工程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事情，因为混沌和奇妙的事情只能出自上帝之手，这非凡人所为。过了一些时候，一位阿拉伯国王来到王宫，巴比伦国王（为了嘲弄他那头脑简单的来宾）让他进入了迷宫。他在里面茫然不知所措地东奔西窜，直至日近黄昏。这时，他只好祈求神灵的救护，才找到了出口。他没有作出任何不满的表示，只是对巴比伦国王说他在阿拉伯半岛也有一座迷宫，还说倘若上帝同意的话，他可以带他去见识一下那座迷宫。说完他便回阿拉伯半岛去了。他召集了他的将领和要塞司令，顺利地摧毁了巴比伦王国，推倒了他们的城堡，击溃了他们的军

队，并俘获了国王。他将国王绑在一只快速行走的骆驼上，让它来到沙漠地带。他们骑了三天以后，他对国王说：“啊，时间的国王，你是世纪的物质和数字的象征。在巴比伦你让我在那么多台阶、那么多大门和围墙的铜制的迷宫里迷失了方向。现在至高无上的主让我向你展示我的迷宫，这里没有梯子可以攀登，没有门可以进出，没有使人疲倦的走廊需要穿越，也没有墙会阻挡你通行。”

然后，他给他松了绑，将他遗弃在沙漠中。巴比伦国王因饥渴死在了那儿。光荣属于不朽的上帝。

选自《阿莱夫》(1949)

等 待

汽车把他送到了西北大街4004号。还不到上午9点钟。这人看到了带斑点的法国梧桐，每棵树下的四方形泥土地，带有小阳台的体面房子，旁边是药房，还有油漆店和五金店那些模糊不清的菱形标记。在对面的人行道旁横着医院那堵长长的寂静的墙。夕阳在远处温室的屋脊上闪闪反光。他想，随着时间推移，只要上帝愿意，这些东西的结合（现在毫无规则地临时拼凑在一起，就像在梦中看见的一样）便是理所当然的，就会成为不可更改的了。在药房的玻璃橱窗里可以看到用陶瓷制成的这样几个字：布勒斯劳埃尔。犹太人正在代替曾经取代了克里奥约人的意大利人。这是件好事，因为他不愿与他同一血缘的人打交道。

司机帮他取下行李。一位心不在焉或疲惫不堪的妇女终于来为他开了门。司机从驾驶室还给他一枚硬币，这是他自住上梅洛旅馆那天夜里起便保存

起来的一枚东部^①硬币。于是他又付给司机40分币。他立即感到：“我必须尽力让所有的人都把我遗忘。但是我犯了两个错误：我给了他一枚另一个国家的钱币，并让他看出了我很重视我的这个过失。”

他跟着那位妇女穿过天井和第一个庭院，他很满意为他保留的房间幸运地朝着第二个庭院。那里放着张铁床，铁匠曾将它弯成神奇的曲线，显露出树枝和葡萄藤的形状。那儿还有一个高大的松木衣柜、一张床头柜、一个贴着地面放了书的书架和两张不相配的椅子，在洗手间里有脸盆、口杯、肥皂盒和一个毛玻璃瓶子。一张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地图和一张耶稣受难的画像挂在墙上。贴在墙上那胭脂红的纸上，印着许多开屏展翅的千篇一律的孔雀画。房间唯一的一扇门朝着院子。他必须挪开椅子才能放得下箱子。房客对一切都打量了一遍。当那位妇女问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他说他叫维拉里。他说出这个名字既不想表现他的不满，也不是为了减轻他实际上没有感到过的屈辱，这名字是他深思熟虑过的，他已经不可能再想到别的名字了。的确，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受了文学创作的影响错误地认为用敌人的名字常是狡诈的表现。

开始时维拉里先生没有离开那所房子。几个星

^① 指乌拉圭。

期以后，每当天黑时他便出去一会儿。一天晚上他走进了离那儿三个街区远的一家电影院。他从不离开最后一排，并总是在放映结束前一会儿站起身来，他看到了流氓无产者的悲惨的故事，毫无疑问，这些故事并不完全真实，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故事中的形象也反映了他以前的生活。但维拉里没有发现其中的相似之处，因为他从不认为艺术和现实会有什么联系。他总是努力使自己喜欢那些故事，他想早点知道让他看这些故事究竟有什么目的。他与一些看小说的读者不同，从不把自己看作文艺作品中的人物。

他从来没有收到过信，甚至连一张字条也没有收到，但他总是怀着某种说不清楚的愿望阅读报纸的一个栏目。每到下午，他便把一张椅子搬到门口，神情严肃地喝着马黛茶，眼睛盯着旁边那幢房子墙上的爬藤。那些年的孤独生活使他明白，在记忆中过去的日子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但是，没有任何一天，即使是在监狱或在医院，都不会没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在以前的监禁中他总是数着日子和钟点，而这次的监禁却不一样，因为它没有尽头（除非报纸上哪一天早晨带来阿莱杭德罗·维拉里去世的消息）。或许维拉里真的已经死去了，这样，这儿的生活便是一场梦了。他对有这样的可能性感到不安，因为他还不明白这意味着解脱还是不幸。他对自己说

这是荒唐的念头，并将它弃诸脑后。在遥远的日子里（这段时间，其实也并不比发生两三件不可逆转的事情所要经历的时间更为遥远），他曾怀着无所顾忌的爱期望过许多东西。这强有力的愿望曾经引发了男人们的仇恨和某个女人的爱情。而现在他已不需要任何具体的东西了，只希望保持现状，永无终结。马黛茶和黑色烟叶的气味弥漫在庭院中，逐渐增浓的夜色笼罩着院子。

在那幢房子里有一只很老的狼狗，维拉里与它交上了朋友，他对它说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在他童年的记忆中残留的几句农村的土语。维拉里试图生活在既不回忆过去也不思考未来的现在。对他来说，回忆过去比预知未来更无关紧要。他隐隐约约地感到，过去的事情是构成时间的物质，因此时间总是在迅速地变成过去。总有一天他的劳累会成为一种幸福，在这方面，他和狗似乎没有两样。

一天晚上，他口腔底部一阵揪心的疼痛使他惊得颤抖起来，这可怕的疼痛只持续了几分钟，接着，在黎明时又发作了一次。翌日，维拉里让人叫来了一辆车将他送到第十一区的一家牙科诊所。那里的牙医给他拔去了一只大牙。在这个过程中他既不比其他入胆怯也不比他们平静。

还有一天晚上，当他从电影院出来的时候，感到有人推挤他，他非常恼火，同时又暗自庆幸，他

对那无礼的人骂了一句，那人惊呆了，含糊不清地道了声歉。那是一个高个子、黑头发的年轻人，一位德国妇女打扮的人陪伴着他。据说，那天晚上维拉里几次自言自语地说，他没有见过他们，尽管如此，他在房子里过了四五天才敢上街。

放在书架的书中有一本附有安德奥利评论文字的《神曲》。与其说是出于好奇，还不如说是出于某种责任，维拉里开始阅读这部巨著。吃饭前他阅读了一节，然后他严格地按照顺序阅读注释。他不对书中有关地狱酷刑的描述是真实还是言过其实作出评论，也不去想但丁是不是也会将他打入最下一层地狱（乌果利诺^①正在那儿没完没了地啃噬鲁吉埃利的后脑勺）。

那张胭脂色纸上印的孔雀似乎是专门让人做恶梦的，但维拉里先生却从未梦见过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飞鸟聚集在一起的神奇的花园。每天清晨他都做同样背景但情景不一样的梦。或者是两个男人和维拉里一起拿着手枪走进房间，或者是当他走出电影院时他们对他发起进攻，或者他们三个同时变成了那个曾经推过他的陌生人，或者他们在院子里伤心地等着他，但似乎又都不认识他。在梦快结

^① 指在但丁的《神曲》的“饥饿之塔”中乌果利诺吞食他的刽子手乌帕蒂尼主教的情景。

束时，他从身旁那张床头柜的抽屉里取出手枪（在这个抽屉里真的放着一把手枪），朝那两个人射击。枪声将他惊醒。他总是做同样的梦，有时，他们一再袭击他，有时他又得再次打死那两个人。

7月的一个纷乱的早晨，两个不相识的人的到来（不是开门时的声音）吵醒了他。他们俩高高的个子，站在阴暗的房子里，阴暗奇怪地反使他们的身子变得更清晰可见（在充满恐惧的梦中事物看起来会变得更加清晰）。他们警觉地、沉着地、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他们低垂着眼睛，似乎武器的重量压弯了他们的身子。阿莱杭德罗·维拉里和另一个陌生人终于把他给找到了。他做了个手势请他们等一等，接着，朝墙壁这一边翻了个身，仿佛要重新入梦。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激起要杀死他的那两个人的怜悯心呢，还是因为他认为，与其无止境地想象那可怕的事情，等待它的发生，倒不如干脆让它立即发生来得痛快呢，或是还想让杀人者进入梦中（这点可能更加真实可信），就像他们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已经数次在他梦中出现过那样？

正当他处于这种魔幻般的境地时，一枚子弹结束了这个梦。

选自《阿莱夫》（1949）

博尔赫斯和我

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另一位，也就是在那一个博尔赫斯身上发生的。我漫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道上，时而驻步不前，漫无目的地望着某个门厅的拱门和门斗。有关博尔赫斯的情况我是通过信件才知道的，也许我在一个教师的花名册上或是在一部名人字典上见到过他的名字。我很喜欢沙钟^①、地图册、十八世纪的活字印刷术和词源学，也爱品尝咖啡和阅读斯蒂文森^②的散文。那一个博尔赫斯也有同样的爱好，但他却颇爱虚荣，喜欢像演员一样将他的爱好表露出来。要说我们之间相互敌视，那未免有些过分，我过着我的日子，我的存在使博尔赫斯能够进行文学创作，他的文学作品证实了我的存在。我可以不用费什么劲地承认，他写出了一些有

① 古时的一种计时器，通过沙子下漏，计算时间。

② 斯蒂文森（1850—1894），英国小说家。

价值的篇章，但这些成绩并不能使我的灵魂得到安宁，这大概是因为他的成功不属于任何个人，甚至也不属于那个博尔赫斯，而是属于语言或传统。再说，我是注定要永远销声匿迹的。只有在某一段时间里我会通过另一个博尔赫斯活着，我正渐渐地让位于他，尽管在他那喜爱编造故事和喜唱赞歌的恶习里还能看到我的存在。斯宾诺沙^①认为，一切事物均愿意保持其本体，石头希望它永远是石头，老虎希望自己始终是老虎，我希望自己永远是博尔赫斯，而不是“我”（如果说我真的是另一个人的话）。但是，与其说我在他的书中认出了我，还不如说我在许多别人的书中认出了我自己，甚至是在拨弄吉他时认出了我自己。这些年来我一直力图摆脱他，我先是搞市郊的神话故事，尔后又玩弄起时间与无限的游戏来，但是这些游戏现在已成了博尔赫斯的了，我必须想出点别的游戏来，这样我才会销声匿迹，才能失去一切。于是一切都会被遗忘，会成为那个博尔赫斯的。

我不知道究竟是我们俩中的哪一位写下了以上的话。

选自《造物主》（1960）

^① 斯宾诺沙（1632—1677），荷兰哲学家。

闯入的女人

《列王记上》第2章第26节^①

有人说（这不太可能），这个故事是尼尔森兄弟中的弟弟埃杜阿多在为其兄克利斯蒂安守灵时讲出来的。克利斯蒂安约在一千八百九十几年于莫隆县^②寿终正寝。事实是，这个故事是有人在一个漫长的黑夜里喝马黛茶时听别人讲述的，听到后此人又把它讲给圣地亚哥·达博维听了，我就是从圣地亚哥那里听来的。数年之后，在故事发生地图尔德拉，人们又向我讲述了一遍。图尔德拉人的那种说法虽较为繁琐，却基本上和圣地亚哥的说法相同，尽管在细节上略有差异。现在我把它写下来，因为这个故事（倘若我没有弄错的话）反映了旧时城郊村

① 《圣经·旧约》中这一段讲述所罗门继承王位后，其兄亚多尼雅认为王位应归于他，便向母亲拔示巴提出娶书念的女子亚比煞为妻。所罗门认为亚多尼雅是在篡权，便令人将他杀死，并将亚多尼雅的助手、耶和华的祭司亚比亚革职。

② 即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县。

民那简单而不幸的生活。我一定如实记录下来，不过，我已预感到我会难以摆脱文学的诱惑，会对某些细节作一定的增删。

在图尔德拉，人们都称他们为尼尔森兄弟。当地的神甫告诉我，他的前任曾不无惊异地回忆起在尼尔森兄弟的家中看见过一本用得很旧的、黑色封皮的《圣经》。书中的文字是哥特体的。在书的最后几页他还看到一些人的名字和手写体写的日期。这是他们家中仅有的一本书。尼尔森一家不幸的家史如同一切行将消失的东西一样已不复存在了。那幢现在已不存在的大房子是砖砌的，没有粉刷过。从门厅朝里望去即可看见两个庭院：一个由彩色细砖铺成，另一个则是泥地。另外，很少人去过他们家，因为尼尔森兄弟喜欢清静。他们睡在没有任何摆设的房间里的单人床上。马匹、农具，还有短刀算是家里像样的东西了，另外，星期六找些人热闹热闹，喝点烈性酒，这可以算是他们最奢华的生活了。我知道他们都是高高的个子，一头红发。他们也许从未听说过丹麦或冰岛，但在他们克里奥约人^①的血管里流淌着这两个民族的血液。村子里的人怀疑他们是科洛拉多斯党^②党徒，他们很有可能欠下了血

① 指出生在美洲的白种人。

② 由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1793—1877）创建。

债。一次，他们兄弟俩曾一起和警察斗殴。据说小尼尔森与胡安·依贝拉有过一次冲突，结果他丝毫也没有吃亏，这在了解内情的人看来就相当不错了。他们当过牲口贩子、套马手、窃马贼，有时他们还赌钱。他们的怪吝远近闻名，只有饮酒和赌钱时他们才会变得慷慨大方。人们对他们有什么亲戚，他们来自什么地方，均一无所知，只知他们是一对公牛和一辆牛车的主人。

他们的长相并不像一伙逃亡到布拉瓦海岸的罪犯。这一点（加上我们尚不知道的原因）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团结一致。与他们之中的一个人作对就等于招来两个敌人。

尼尔森兄弟放荡不羁，但直至那时他们仅仅在自己的庭院或妓院里干他们的风流韵事。当克里斯蒂安将胡利娅娜·布尔戈斯带回家一起生活时，人们便开始议论起来。不错，克里斯蒂安这样做像是为自己找了个女佣，但同样确切无疑的是，他还用一些廉价的怪模怪样的小玩意儿将胡利娅娜打扮起来，把她带到社交场合去。村子里举行聚会时，斗殴是明令禁止的，跳舞时的光线也很明亮。胡利娅娜褐色的脸庞，细长的眼睛，只要有人看她一眼，她便会报以微笑。在这么一个贫困的村子里，妇女们都因过度操劳，又不注意保养，一般都显得憔悴苍老，因此，她的长相就算不错的了。

起初，埃杜阿多和他们在一起。不久，他动身去阿雷西菲斯做什么生意去了。他回家时带来一个在路上认识的姑娘，但没过几天便将她逐出家门。他变得比过去更加烦躁不安，常去酒店独酌，喝得酩酊大醉。平时不与任何人交往。他爱上了克里斯蒂安的女人，全村的人可能比他本人更早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早就幸灾乐祸地看到这弟兄俩由来已久的敌对情绪了。

一天晚上，埃杜阿多很晚才从街上回家，他看见克里斯蒂安的灰马拴在木桩上。哥哥穿着一身他最好的旧衣服在院子里等着他。那个女人手拿马黛茶茶壶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克里斯蒂安对埃杜阿多说：

“我要到伐利亚斯去走走，胡利娅娜就留给你，你要是愿意，她就是你的了。”

他的语气既亲切又强硬。埃杜阿多愣愣地望着他一会儿，不知如何是好。克里斯蒂安站起身来，向埃杜阿多告别。他没有理会胡利娅娜，因为她只是一件物品。他骑上马，从容不迫地走了。

从那天晚上起，弟兄俩便共同占有这个女人。谁也不知道这件玷污了当地社会伤风败俗的事情的细节。在几个星期里兄弟俩相安无事，但好景不长。尽管他们俩谁也不提胡利娅娜的名字，甚至平时都不叫她，但却不断寻找理由来发泄他们心中的不满。有

时他们为几张皮子的买卖争论不休，而实际上他们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克里斯蒂安常常扯大嗓门大喊大叫，埃杜阿多则沉默不语。他们不知不觉地相互吃着醋。生活在这个贫困市郊村庄的任何一个男人都不会说女人除了供他泄欲和差遣外还有别的什么用处。然而，他们俩都已爱上了那个女人，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使他们感到羞愧。

一天下午，埃杜阿多在洛马斯广场遇见了胡安·依贝拉。胡安祝贺他得到了那件珍品。我想，这时埃杜阿多辱骂了他，因为任何人都不得在他面前讥笑克里斯蒂安。

那个女人俯首帖耳地服侍这兄弟俩，但她却难以掩饰对弟弟的偏爱，因为他从没有拒绝过她，也没有强迫过她。

一天，兄弟俩让胡利娅娜搬两张椅子到院子里去，然后离开那儿，因为他们俩有话要谈。她以为这是一次长谈，便去睡午觉了。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叫醒了她，让她把她所有的东西（包括她母亲留给她的玻璃念珠和小十字架）都装在一个口袋里，他们什么也没向她解释便让她上了车，开始了一次寡言乏味的旅行。天刚刚下过雨，道路泥泞难行，他们到达莫隆时大约已是清晨五时了。在那里他们把她卖给了妓院的鸨母。生意成交后，克里斯蒂安拿了钱，然后同他的兄弟平分了。

在图尔德拉，一直被爱情这个魔鬼（这是常理中的事）弄得昏头昏脑的尼尔森兄弟决定恢复他们以前那种男子汉过的生活。他们又回到赌场、斗鸡场，酗酒斗殴。这样一来，他们也许自以为已摆脱了困境，但他们又往往会莫名其妙地感到缺少点什么。快到年终时，弟弟说他要去首都办事，克里斯蒂安则去莫隆。他在我们上面讲到的那家妓院前的木桩上认出了埃杜阿多的那匹花马。他走进妓院，见到弟弟已在里面排队等候了。克里斯蒂安似乎是这样对埃杜阿多说的：

“老是这么来，会让那些婊子讨厌我们的，倒不如我们把她带回去吧。”

克里斯蒂安找鸨母谈妥后，从皮带夹中取出钱，就把那个女人带走了。胡利娅娜与克里斯蒂安同行。埃杜阿多不想看见他们在一起，便用马刺刺了刺马，很快地走了。

他们又回到了前面已经说过的那种生活中。将女人卖给妓院的那种不光彩的解决办法终于失败了。兄弟俩禁不住开始相互欺骗对方了，该隐^①的幽灵在他们身边出现。然而，尼尔森兄弟俩的感情毕竟很深（要知道他们一起经历过多少艰难险阻，同过多少次生死！），他们决定将怨恨发泄在别人身上：

① 该隐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因妒忌杀死了自己的弟弟。

有时对陌生人，有时对狗，更多的是在给他们带来不和的胡利娅娜身上发泄其怨恨。

三月即将过去，酷暑却毫无消退之意。一个星期日（人们有在星期日早睡的习惯）埃杜阿多从酒店回家，看见克里斯蒂安正在为牛套车。后者对他说：

“快过来！我们必须把这些皮子送到巴尔多去，我已经都装好了，趁天已凉下来快上路吧。”

我想，巴尔多的集市在靠更南一点的地方。他们走上了拉斯特洛帕斯大道，然后拐了弯，田野在夜色中伸展开来。

他们沿着长满针茅的庄稼地走着，克里斯蒂安扔掉刚刚点燃的香烟，不慌不忙地说：

“卸货吧，弟弟，接下去‘卡拉卡拉’^①会帮我们忙的。今天我把她杀了，就让她穿着旧衣服在这里安息吧。她再也不会给我们惹麻烦了。”

兄弟俩几乎哭着拥抱在一起。现在是另外一种力量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一个不幸殉难的女人和极力要将她遗忘的共同愿望。

选自《布洛迪的报告》(1970)

① 南美一种凶狠的鹰，喜食死人肉。

老夫子

1941年1月14日这一天玛丽娅·胡斯蒂娜·鲁比奥·德哈乌雷吉将满一百周岁。她是参加独立战争的那些战士生的后代中唯一尚健在的女儿。

她的父亲马利亚诺·鲁比奥上校可以当之无愧地称得上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他出生在施恩会^①教区，是省里一个庄园主的儿子，起初任安第斯山军的少尉。他参加过恰巴布科^②之战，经历了甘恰拉亚达^③的失败，他还参加了买布^④之役，两年后又参加了阿雷基巴的战斗。据说，在后面这几次军事行动的前夜，他和何塞·德奥拉瓦利亚交换了佩剑。1823年4月初著名的塞罗阿尔托战役爆发了

① 施恩会教派创建于1223年。

② 安第斯山脉的一个地方，1817年圣马丁曾在这里取得了对西班牙军队的胜利。

③ 智利一地名，1818年圣马丁曾在这里遭到西班牙人的伏击。

④ 1818年买布战役的胜利使圣马丁能够解放智利。

——由于战斗是在山谷里展开的，所以又称作塞罗贝尔梅霍战役。委内瑞拉人总是嫉妒我们的荣誉，他们把这次胜利说成是由西蒙·玻利瓦尔将军^①取得的。然而，阿根廷的历史学家，公正的观察家却不会受他们的蒙骗，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次战斗的胜利应归功于马利亚诺·鲁比奥上校。当时他决定率领哥伦比亚的一个轻骑兵团进行了这么一场没有取胜把握的肉搏战，这次战斗为同样有名的阿亚古乔^②战役作好了准备。他也参加了阿亚古乔之战，受了伤。1827年，他又在阿尔维阿尔^③的直接领导下勇猛地投入了依图萨英哥^④的战斗。尽管他与罗萨斯^⑤有着亲戚关系，他仍忠于拉瓦勒^⑥。在一次他称之为马刀战的战斗中他击溃了一队骑兵。在中央军失败后，他移居乌拉圭，并在那儿结了婚。在格兰德战争^⑦期间，奥利贝^⑧的白人军队包围了要塞，他战死在蒙得维的亚^⑨。那时他还不满44岁，却算是老

① 玻利瓦尔（1783—1830），著名的将军、政治家，被誉为南美洲的解放者。

② 秘鲁一省份，1924年苏克雷领导的军队战胜了西班牙人。

③ 美洲独立战争的将领。

④ 阿根廷城市。1827年起义部队在此打败了巴西人。

⑤ 阿根廷独裁者。

⑥ 阿根廷独立战争英雄。

⑦ 乌拉圭和阿根廷在1843年至1851年期间进行的战争。

⑧ 乌拉圭将军，曾任乌拉圭总统（1832—1838）。

⑨ 乌拉圭首都。

年人了。他是弗洛伦西奥·瓦雷拉^①的朋友。毫无疑问，军事学院的教官们一定没能让他按期毕业，因为他只参加战斗，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考试。他死后留下了两个女儿，小女儿叫玛丽娅·胡斯蒂娜，她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一个人物。

1853年底，上校的遗孀和她的女儿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定居，当年被独裁者^②没收的农村庄园没有归还给他们。然而，他们从未见过的这座方圆几西班牙里的庄园虽然失去了，却一直保留在他们全家的记忆中。玛丽娅·胡斯蒂娜16岁时和贝尔纳多·哈乌雷吉医生结了婚。尽管这位医生不是军人，却参加了帕蓬^③和塞佩达^④的战斗。在黄热病流行期间他以身殉职。他留下了一男两女，长子马利亚诺是税务检查官，他为了替父亲这个英雄写一本翔实的传记常去国立图书馆和档案馆收集材料，但他一直没有写完，也可能他根本就没有动笔。大女儿玛丽娅·埃尔维拉和一个在财政部供职、姓萨阿维德拉的表哥结了婚。胡利娅和一个姓莫里纳利的先生结了婚，他的姓氏虽是意大利的，却是位出身门第十分显赫的教拉丁文的教师。我不想再介绍他的孙子和重孙了，但愿我的读者能够想象得到这是一个体

① 阿根廷诗人、作家（1807—1848）。

② 指罗萨斯。

③④ 独立战争之后军阀之间进行的战斗。

面的却是每况愈下的家族，它有着史诗般的历史，支撑这个家庭的正是在流亡生活中出生的长女。

他们在帕莱尔莫的生活很俭朴。那儿离瓜塔露佩教堂不远，马利亚诺记得他曾从“拉格兰纳西奥纳尔”公司的电车上看到过一个小湖，那个湖的四周不是锌板房而是一些没有粉刷的砖房。那时节的贫困没有当今由大工业给我们带来的贫困那么可怕，同样，当时的财富也比现在的财富要少得多。

鲁比奥这一家人住在市内一个区的小百货店的楼上。房子一侧的楼梯十分狭窄，楼梯右边的栏杆一直延伸到阴暗的前厅一侧，前厅里放着一个衣架和两把椅子。与前厅相连的是一个客厅，家具都用布套子罩着。紧挨着的是餐室，那儿放着几件桃花木家具和一个玻璃橱。为避免直射的阳光，铁制的百叶窗总是关着的，只能透进几丝微弱的光线。至今我仍能回忆起那儿的一股霉味。在房子后面是几间卧室、卫生间，还有一个小天井，里面有洗衣服的水槽，和一间女佣住的房间。家里没有什么藏书，只有一本安德拉德^①的著作，一部英雄的传记（附补充的手稿）、一部蒙塔内尔和西蒙编的西班牙—美洲词典。购买这本字典的原因是因为能分期付款，还为了装饰相应的家具。他们拥有一笔总是不按时寄

^① 阿根廷诗人、作家（1839—1882）。

来的退休金，另外还能收一点以前在萨莫拉的洛马斯的一块土地的地租，那是那时一块很大的地皮中剩下的唯一一块土地。

在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老太太与已经孀居的胡利娅和她的一个儿子住在一起，她仍然对阿蒂加斯^①、罗萨斯和乌尔基萨^②心怀怨恨。第一次欧战使她讨厌她并不了解的德国人，但欧战却没有像1890年的革命和塞罗阿尔托战役那样在她的记忆里留下深刻印象。自1932年起，她逐渐变得衰老了，那些常用的比喻才是最好的比喻，因为它们是唯一真实可信的。她信天主教，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相信一位一体或三位一体的上帝，她甚至都不相信灵魂是永恒的。她常常默默地念诵几句连她自己也不懂的祈祷词，边念边用手拨弄着念珠。她不过复活节，也不过主显节^③，只过圣诞节。她不喝马黛茶，只喝茶。对她来说，“新教徒”、“犹太教徒”、“共济会教士”、“异教徒”和“无神论者”这些词都是同义语，没有任何特殊的含义。像她的父母一样，只要有可能她就只说“哥特人”^④而不说“西班牙人”。直到1910

① 乌拉圭将军（1764—1850）。独立战争期间反对西班牙统治，独立后反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局，后逃至巴拉圭，被巴独裁者弗朗西亚监禁30年，至死。

② 阿根廷将军（1801—1870）。曾任阿根廷总统（1854）。

③ 1月6日纪念耶稣显灵。

④ 拉美一些地区对西班牙人的蔑称。

年，她还不愿相信英芳塔^①这位名副其实的公主说起话来不像她想象的那样像一位阿根廷夫人，而像一位加列戈^②女人。这令她不安的消息还是在为她的女婿守灵的时候，一位从不登门的有钱的亲戚（人们能从报纸的新闻报道中知道她的名字）告诉她的。哈乌雷吉太太用的词汇已经不合时宜，她说起话来，还是称艺术大街、庙宇大道、优良秩序大街、善良街、长街、公园广场和前门广场^③。家里的人对她随口说出的这些早已不用的词语已习以为常，有时还受她的影响，把乌拉圭人称作东部人。她从不出家门，所以她可能根本没有想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已经变了样，变大了。最先记住的东西总是最难忘的，老夫人想象的城市已不是他们从城市中心不得不搬出去的那个模样，而是在这之前，在临街大门另一边的那座城市。她想象着拉车的牛还在翁塞广场上歇脚，巴拉加斯的田庄里到处可以闻到枯萎的紫罗兰发出的香气。“我的梦里只有死人”，这是听她说的最后的几件事中的一件。她从来也不是一个愚昧的女人，但据我所知，她没有享受过获得知识的乐趣。不过，她在记忆和遗忘中获得喜悦。她豁达大度，我至今还记得她那明亮慈祥的眼神和微笑。

① 指西班牙公主。

② 西班牙北方的一个地区。

③ 以上名称均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里古老的街名。

谁能知道这位慈祥的老太太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激情呢。她对花草颇为喜爱，因为她的一生也酷似草木花开花落，默默无闻。她在自己的房间里养着秋海棠，抚摩着她已看不见的叶子。1929年起，她头脑就不怎么清醒了，她总是用那几个词以同样的顺序叙述着往事，就像念诵经文一样。我想她那时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对她来说，吃什么东西都一样了。不过，不管怎么说，她还是很幸福的。

人们都知道，睡眠是我们生活中最神秘的一件事了。我们把一生中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睡觉，却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对于一些人来说，睡眠只不过是清醒的暂时消失，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就复杂一些了，睡眠包含了昨天、今天和明天这样一段时间。对还有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一系列不间断的梦。说哈乌雷吉太太临终前平静地度过了10年糊涂日子，对她来说未免有失偏颇，因为这10年的每一瞬间都可能是只有现在，不再有过去，也不再有了。我们不必为这个常以白天和黑夜计算，有时也以成百页的日历计算，或以某种愿望和事件来计算的现在而感到过分吃惊。这是我们在清醒之前的每个早晨和入梦之前的每个夜晚所经历的时刻。每天我们都要两次经历老太太经历过的时刻。

我们已经看到，哈乌雷吉一家人生活在某种不太真实的环境里。他们以为自己属于贵族，却并不

出名；他们认为自己是名门后裔，但史书上却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有一条街倒是为了纪念他们一家而加以命名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再说它已在奥埃斯特公墓的深处消失了。

日子愈来愈近。10日，一个身着军装的军人手持一封部长签署的信来到他们家，信上告知他将于14日登门造访。哈乌雷吉一家人指着印在信封上的姓名和手体签名将信拿给四邻传看。不久，记者们为了报道这一消息也相继前来采访。他们为记者提供所有的材料。显而易见，那些记者似乎从未听说过鲁比奥上校这个名字。一些几乎素不相识的人也打电话来请求见一见他们。

为了迎接这个了不起的日子，他们忙个不停。他们将地板打上蜡，将窗玻璃擦拭得干干净净，清除掉墙上的蜘蛛网，还将桃花心木家具和玻璃橱里的银器擦得雪亮。他们还重新更换了家具的位置，将客厅里那架钢琴琴盖打开，让遮盖琴键的丝绒布露在外面。人们忙来忙去，对此无动于衷的只有一个人，她就是哈乌雷吉太太。她似乎已什么也不明白，只是微笑着。胡利娅在女佣的帮助下搀扶着她，此时她好像是一具死尸。来访的人最先看到的将是那位显赫人物的油画，在画的右下方放着他那柄参加过多次战役的宝剑，即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们也从打算卖掉它，他们想把它赠给历史博物馆。一

位殷勤的女邻居还给他们送来一盆天竺葵。

访问本准备在7时开始，他们把时间定在6时半，因为他们知道谁也不喜欢天黑时到达。然而，到7时10分时还没有人来。一家人开始议论起不准时的利与弊。主张赴约准时的埃尔维拉认为让别人等自己是不可原谅的失礼，而胡利娅则重复着她丈夫的话，认为迟到是一种礼貌，因为倘若所有的人都迟到了，那就会觉得很舒服，因为这样一来就谁也不用催促谁了。到了7时15分，房子里的人都挤不下了。全区的人都看见了费加罗亚太太的汽车和司机，并嫉羨不已。尽管这位太太从不邀请她们去自己家作客，但她们仍热情接待，以免让人看出她们以往仅仅在主教的葬礼上才能见面。总统派来了他的副官——一位和蔼可亲的先生。他说能与塞罗阿尔托之战的英雄的女儿握手感到不胜荣幸。必须提前退场的部长作了简短的讲话，但他在讲话中更多地谈到的是圣马丁，而不是鲁比奥上校。老太太背靠着几个大枕头坐在沙发椅上，脑袋不时地下垂，扇子也常掉到地上。几位尊贵的女士——国内的贵夫人为她唱起了赞歌，但她好像没有听见。摄影师们让到场的人摆出富有艺术性的姿势，闪光灯闪个不停。几瓶波尔图葡萄酒和雪利酒满足不了需要，又开了几瓶香槟酒。哈乌雷吉夫人没有说一句话，或许她已经不知道她自己是谁了。从这天晚上起她便

卧床不起了。

客人们离去后，家里人便随便吃了一点冷食。雪茄烟和咖啡的气味代替了酥蕙^①的温馨的香气。

日报和晚报的报道都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它们盛赞英雄的女儿那种近乎神奇的记忆力，称她是“阿根廷一百年历史的有说服力的活档案”。胡利娅想把这些报道拿给她看，在夜色中，老夫人闭着眼睛一动也不动。她没有发烧，医生给她作了检查，说她一切正常。几天以后她死了。意想不到的昏睡，不可思议的激动，还有那闪光灯、演说、制服、不停的握手、香槟酒，这一些都加速了她的死亡。或许她当时以为马索卡党人^②回来了。

我思念在塞罗阿尔托死去的人们，思念那些被美洲和西班牙遗忘了的在马蹄下死去的人们。我想，在秘鲁的长矛攻击中的最后一位受害者或许正是一个世纪以后的这位老夫人。

选自《布洛迪的报告》(1970)

① 印第安人从一种树上提取的香料。

② 这是对罗萨斯统治时联邦党人民复兴协会的蔑称。

又一次角逐

许多年以前，卡洛斯·雷依莱斯这位小说家的儿子在一个夏日的傍晚向我叙述了一个发生在阿德罗盖的故事。在我的记忆中这段漫长的怨仇历史及其悲惨的结局现在已与蓝氨的药味和鸟儿的鸣叫声混在一起了。

同往常一样，我们俩正在谈论两个国家^①交织在一起的故事。他说我以前肯定提到过那位以勇敢、诙谐、爱耍无赖著称的胡安·帕特利西奥·诺兰。我骗他说是讲起过的。诺兰已在1890年前后死了，但人们仍把他当作朋友一样怀念他。当然，诽谤他的也不乏其人。卡洛斯向我讲述了他干的许多恶作剧中的一件。这件事发生在马南蒂阿莱斯战役开始前不久，故事的主人公是塞罗拉尔戈的两个高乔人：马努埃尔·卡尔多索和卡门·希尔维拉。

① 指乌拉圭和阿根廷。

他们之间的仇恨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会产生的呢？在一个世纪之后人们又为什么会重新提起那两个人的那个不光彩的故事呢？那两个人只是在他们最后的角逐之后才出了名的。雷依莱斯的父亲有一个长有“一撮老虎须”的名叫拉德雷恰的工头，他从口头传说中获知了一些有关这个故事的细节。我现在将它记录下来，是否忠实并没有十分把握，因为记忆和遗忘都使人具有创造力。

马努埃尔·卡尔多索和卡门·希尔维拉这两家的土地紧连在一起。仇恨也和其他感情上的冲突一样，其根源往往是人们弄不太清楚的。而这里谈到的这次冲突，或许是由于争夺没有打烙印的牲畜引起的，或许是因为他们进行的一场角力赛中，较为强壮的希尔维拉用胸脯把卡尔多索的一匹好马逐出了场地。几个月以后，在当地赌场的牌桌上他们赌起钱来，开始时势均力敌，希尔维拉几乎每次拿牌都要祝贺对手的好运道，但是结束时卡尔多索却输得分文不剩。当希尔维拉把钱装进钱袋时，他向卡尔多索表示感谢，感谢他给自己上了一课。我想，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开始对自己失去了控制：他们争吵得十分激烈，许多在场的人将他们劝开。在这样激烈的争吵中，人们往往会拔刀相见。这个故事的一个不寻常的特点是马努埃尔·卡尔多索和卡门·希尔维拉曾时而在傍晚、时而在清晨不止一次

地动刀子格斗，但一直没有决出雌雄。也许这两个头脑简单的可怜虫除了仇恨以外再也没有别的财富了，因此他们一直都在积蓄着仇恨这个财富。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不知不觉地受到了对方的制约。

我不知道我将叙述的这件事是结果还是原因。卡尔多索勾搭上了邻居的一个叫塞尔维利娅娜的姑娘，他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爱情还不如说是为了解闷。当希尔维亚得知此事时，便立即去追求那位姑娘，并把她带到自己的屋子里。几个月以后他把她赶出门去，因为他对她已感到厌倦。失望的姑娘去找卡尔多索，寻求他的保护。卡尔多索便和她一起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中午又和她分手了，因为他不愿吃别人的残羹剩饭。

就在发生塞尔维利娅娜那件事前后的那些年里出了牧羊人事件。希尔维拉对牧羊人颇有好感，给他取了个名字，叫“三十三”。后来人们在水沟里发现了他的尸体。希尔维拉立即猜到是谁毒死了他。

1870年左右的一个冬天，阿帕利西奥革命爆发^①了。当时，卡尔多索他们几个人正在以前赌钱的那家酒店里喝酒。率领一队起义骑兵的是巴西一个黑白混血的人。他煽动在场的人说，祖国需要他们，政府的压迫已忍无可忍。他还向人们分发了白

① 指反对当时乌拉圭政府的动乱。

色^①标记。他在发表了人们都弄不明白的开场白后，将所有的人都集中在一起，并不准他们与家里人告别。马努埃尔·卡尔多索和卡门·希尔维拉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因为士兵的生活并不比高乔人的生活更艰苦。他们生来就是枕着马具露宿野外的人。他们那双习惯于宰杀牲畜的手杀起人来也没有什么难处。由于缺乏想象力，他们也不感到恐惧和怜悯，尽管在开始进攻时他们有时还会感到某种胆怯，因为在骑兵进入战斗时总会感到马镫的抖动，会听到武器的撞击声。但在战斗开始不久还没有受伤的人往往会认为自己是刀枪不入的了。因此，他们以后付出的代价也就不足为怪了。祖国的概念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尽管他们有侍里团的标志，但属于这个党派还是那个党派对他们来说也是一回事。他们学会了用长矛作战。在前进和撤退的过程中他们俩终于明白了他们既是战友，但同时也可以继续是对手。他们肩并肩地战斗，但据我所知，他们从未说过一句话。

在1871年那个难熬的秋天，他们的末日来到了。

那场不超过一个小时的战斗在一个他们从不知道是什么地名（地名总是历史学家们以后加上去

① 指乌拉圭的称作白党的保守党。

的)的地方进行。战斗前夕,卡尔多索悄悄地走进长官的帐篷,低声地请求他说,如果第二天他们取得胜利的话,请留给他一个科罗拉多分子^①,因为直至那时他还没有砍掉过任何人的脑袋。他还说他想看看科罗拉多分子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的上司答应他说,只要他表现得像个男子汉的样子,就会满足他的这个愿望。

白军的人数较多,而敌方的武器则更为精良。敌军从山顶上向他们发起攻击,造成他们的大量伤亡。在连续两次向山顶发起的反击失利后,已经身负重伤的首领投降了。就在那儿,应他的请求,人们永远解除了他的痛苦。

人们放下了武器。统率科罗拉多军的胡安·帕特罗西奥上尉精心作了安排,决定按惯例将俘虏处决。他是塞罗拉尔戈人,深知希尔维拉和卡尔多索往日的怨仇,便下令将他们找来,并对他们说:

“我知道你们俩势如水火,你们早就在寻找对方火并了。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在太阳下山以前,你们有机会表明哪一个更像头公牛。我将命令我手下的人在你们站着的时候砍掉你们的脑袋,然后你们再往前跑。上帝一定知道谁是胜利者。”

^① 指支持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的乌拉圭自由党分子。

把他们带来的那个士兵又把他们带走了。

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整个营地。诺兰本来决定用这次比赛来结束这天晚上的活动，但是，俘虏们派了一个代表向他表示他们也想亲眼看看这场比赛，并拿他们中的一个下赌。通情达理的诺兰被他们说服了。本来准备交给他们的妻子和亲戚的那些钱财、马具、武器和马匹都拿出来当作赌注了。那天天气出奇的热，为了不耽误人们的午睡，诺兰将这件事推迟到四点钟。人们费了很大的劲才将希尔维拉叫醒。诺兰以克里约奥人特有的爽气等候了他俩一个小时。这期间他可能正和其他军官谈论着胜利。副官则端着茶壶走来走去。

俘虏们列队等在土路的两旁，他们背靠帐篷坐在地上，为了不让他们乱动还将他们的双手捆在背后。他们中间有人不时地发出咒骂声，有人诵吟起《天主经》，人人都感到惶恐不安，却不能抽烟。尽管这场比赛对他们关系不大，但所有的人都在观看着。

“他们把我也抓去就好了，”有人羡慕地说。

“对，可得多抓几个一起来。”他旁边的人说。

“把您也抓去。”前面那个人回答说。

一个军曹用马刀在宽阔的路面上划了一道线。他们替希尔维拉和卡尔多索松了绑，好让他们放手

地跑。他们之间相隔约五“巴拉”^①。他们俩站在起跑线上，几个军官叮嘱他们，希望他们不要有负众望，因为大家对他们都抱有信心，而且下的赌注数目很大。

希尔维拉很幸运，他轮到由帕尔多·诺兰行刑。此人的祖父母一定当过上尉家的奴隶，因而沿袭了他们的姓氏。卡尔多索轮到的是个普通的刽子手。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科连特斯^②人。他为了让那些死囚平静下来，行刑前总是习惯地用手掌轻轻地拍一下他们的肩膀，说：“勇敢点，朋友，女人生孩子比这还疼痛呢。”

那两个渴望一决雌雄的人将身躯微向前倾，相互间连看也不看一眼。

诺兰发出了信号。

对自己的技巧一贯十分自负的帕尔多手一偏，把希尔维拉从一边的耳朵劈到另一边耳朵，刀口大得吓人；那个科连特斯人则只给卡尔多索留下一道狭窄的切口。鲜血从两个人的喉管那里喷出来，他们各自向前走了几步，便扑倒在地上。卡尔多索在下跌时伸了伸手臂，他赢了，对此他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

① 长度单位，一巴拉相当于 0.8359 米。

② 阿根廷一地名。

布洛迪的报告

从我的好友帕乌里诺·肯斯为我要来的一本莱恩的《一千零一夜》(1840年伦敦出版)的第一卷中我们发现了一份手稿,我现在把它译成西班牙语。那工整的书法(打字机的出现几乎使我们遗忘了这门艺术)告诉我们,手稿就在那一年写成。众所周知,莱恩曾主张大量地使用注释。书页的空白处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补充和修改的字句,其间还打上不少问号。其字体与手稿的字体完全一样。人们也许会说,该书读者的兴趣在于伊斯兰的习俗而不在于萨哈拉萨特的神奇的短篇小说。对于戴维·布洛迪(手稿的注脚上有他的花体签名),我未能作深入的研究,只知他是一位出生在阿伯丁的苏格兰传教士,先在非洲中部、然后又去巴西的原始森林地区传播基督教,他去巴西是因为他会说葡萄牙语。我不知道他去世的日子,也不知他死于何地。据我所知,这份手稿从未付印。

除了删去一小段有关《圣经》的文字和那位善良的传教士赤裸裸地用拉丁文记下的有关牙呼^①人两性关系的那一段奇特的描写外，我将忠实无误地译出这份用朴实无华的英文写成的报告。这份手稿少了第一页。

姆尔契^②人居住在野人，即类人猿，繁衍成灾的那个地区。为了不让我的读者们忘了他们粗野的秉性，也是由于他们的语言词汇匮乏难以准确地音译，我还是称他们为“牙呼”人吧。我以为，这个部落的人，包括居住在更靠南边的丛林中的 Nr 人，不超过七百人。这个数字仅仅是我的推测，因为除了国王、王后和魔法师以外，“牙呼”人都是在夜色降临时就地而宿的，他们根本没有固定的住址。由于疟疾和野人的不断入侵，他们的人数在不断地减少。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的人有名字，他们想呼唤别人时，便互相投掷泥块。我曾看见几个牙呼人为呼喊一个朋友竟倒在地上打滚。他们长得与克鲁人相仿，只是额头较低，呈古铜色，没有克鲁人那么黑。他们吃的是果实、植物根茎和爬行动物，喝的是猫奶和蝙蝠的奶，并徒手捕鱼吃。他们吃饭时总

① 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人形兽的称呼。

② 原文为 Mlch。原注：我赋予词根以糊（loch）中的 ch 的含义。

是躲起来或闭上眼睛，而做其他事时则像犬儒主义哲学家一样当着所有人的面堂而皇之地干。他们吞食魔法师和国王、王后的尸体，以仿效他们的品德。当我指责这个习俗时，他们会拍拍嘴巴和肚子，或许是想说，死人也是可以食用的，或者他们想让我明白，我们吃的一切最终都要变成人肉（这样说未免令人恶心）。

打起仗来，他们爱扔事先储存好的石头，同时，口中念着咒语。他们总是赤裸着身子，因为他们既不会缝制衣服，也不会文身。

有一件事很引人注目：尽管他们有绿树成荫、泉水清澈的辽阔草原山地，却偏偏要聚居在那些沼泽地里，仿佛那赤道阳光和污秽的环境反使他们怡然自得。沼泽地周围的山坡凹凸不平，形成了一堵防御野人攻击的天然屏障。苏格兰山区的一些部落在山顶建造城堡，我向那些魔法师们提出建议，让他们仿效，但毫无结果。不过，他们让我在谷地盖了一间小屋，在那里夜晚倒很凉快。

这个部落有一个国王，他的权力极大，但是我认为真正掌权的还是那四位魔法师，因为国王由他们挑选，由他们辅佐。每个孩子出生后都必须经过仔细的检查，只要身上带有某种圣疤（我未能亲眼见到）就会成为牙呼人的国王。接着，他就要遭到阉割（他被割掉生殖器）。人们还要烧瞎他的眼睛，

砍掉他的双手和双脚，这样做为的是不使他分心，能使他充分利用自己的智慧。他被幽禁在一个叫作阿尔卡萨尔^①的山洞里，只有那四位魔法师和两名服侍他、为他涂抹鸟粪的女奴才能进去。一旦发生战争，魔法师就把他从山洞里抬出，放在整个部落前以激励他们的士气。他们还会把他当作旗帜或护身符抬在肩上，冲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在这种情况下他往往会很快被野人投去的石块砸死。

王后居住在另一个阿尔卡萨尔里，她是不允许去见国王的。我曾有幸被她接见过一次。她年轻，笑容可掬，从她这个种族的角度看，她还相当讨人喜欢。她赤身露体，手腕上戴着金属和象牙制成的镯子，脖子上挂着用动物牙齿制成的项链。她先看我一眼，接着又闻了闻我，然后又摸了摸我的身体，最后当着所有侍女的面要委身于我，然而，我的法衣和我的习惯使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荣誉，这种荣誉一般是赐予那些魔法师和捕获奴隶的人们的。这些奴隶一般都是伊斯兰教徒，是在他们成群结队地穿过这个王国时被俘获的。她用一枚金簪子扎进了我的肉里两三次，这样留下的伤痕被认为是深得皇家厚爱的标志，不少牙呼人自扎伤痕以便向人们显示出

^① 阿尔卡萨尔是西班牙许多城市中的重要建筑的名称。这里意指王宫。

是王后所为。我上面说的这些礼仪其实源自其他地区，但牙呼人却认为这是他们生来就有的，因为他们缺少创造性，连最简单的东西也制造不出来。在他们看来，我的茅屋只是一棵天生的树，尽管许多人亲眼看见我把它建造起来，还对我提供了帮助。在我的私人物品中有一块表、一个海螺壳、一个罗盘和一本《圣经》。牙呼人看了又看，想知道这些东西我是从哪儿弄来的。他们常常握着我的砍刀的刀刃，毫无疑问，他们是以另外的方式去看这把刀的。我不知道他们会把一把椅子看成是什么东西。对他们来说，有几个房间的一座房子一定是座迷宫了，但他们不会迷失方向，正像一只猫一样，尽管他们想象不起来这是什么东西。他们所有的人对我一脸的橙黄色的络腮胡子惊讶不已，有的人爱不释手地抚摩它。

他们除了爱吃不新鲜的生肉和腐臭食物外，对痛苦和欢乐都感觉迟钝，想像力的缺乏使他们变得十分残忍。

我已经谈了王后和国王的情况，现在我来谈谈那些魔法师。前面已说过，他们一共是四个人，这是他们算术中的最大的数字。他们扳着手指指数：一、二、三、四，接下去就是“许多”，再从大拇指从头数起，那就是“无限”了。人们对我说，聚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周围的一些部落的情况也是如

此。尽管“四”是他们拥有的最大的一个数字，但阿拉伯人在与他们做买卖时却从来也欺骗不了他们，因为在商品交换过程中，每种商品都按一只、两只、三只、四只分成四份，按顺序分放在一起。交换过程是缓慢的，不允许发生差错或欺骗。在牙呼族中，只有那几个魔法师真正引起了我的兴趣。一般的牙呼人认为魔法师能用魔力把那些愿意变成蚂蚁或乌龟的人变成蚂蚁或乌龟。有一个人见我对此疑惑不解，便把一个蚂蚁洞指给我看，似乎这就是证据。牙呼人记忆力很弱，可以说几乎没有记忆力。他们对我讲起金钱豹入侵带来的灾难，但他们已弄不清这是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还是听他们父辈说的，也不知他们是不是在“痴人说梦”。然而那些魔法师却有记忆力，尽管也不怎么好。他们在下午能回忆起上午或者前一天下午发生的事情。他们还具有预见的能力，能颇有把握地讲出十分钟或十五分钟以后发生的事情。譬如，他们会说：一只苍蝇会擦过我的后颈；或者说：我们不久便会听到一只鸟的叫声。我曾成百次地亲耳闻听了这奇特的本领，但我仍对此感到怀疑。我们知道，过去、现在和将来发生的事，都已桩桩件件地储存在上帝那具有预见的记忆中，存在于永恒之中，奇怪的是，人们只能无限地回顾往事，却不能看见未来。既然我还能清晰地记得在我刚刚满四岁时从挪威驶来的那艘远

洋帆船，那我又怎么能对有人能预见即将发生的事感到吃惊呢？从哲学上说，揣测未来并不比回忆过去更加神奇，明天发生的事比我们尚能记得的希伯莱人横穿红海的事^①离我们更近。牙呼这个部族的人是不允许仰观星星的，只有魔法师才有这个特权。每一位魔法师都有一位弟子，从小教授给他秘诀，等他死时当他的接班人。这样，魔法师总是四个。这是个神奇的数字，因为这是人们能拥有的最大的数字。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解释地狱和天堂：两者均在地下，地狱明亮、干燥，病人、老人、受虐待的人、野人、阿拉伯人和豹子都居住在那里；天堂却一片泥泞、阴暗，国王、王后、魔法师、在人世享过福的人还有冷酷凶残的人将住在那里。他们信仰一个名叫艾司铁埃尔柯尔^②的神，这可能是他们按照国王的形象臆造出来的。这是一个具有无限权力、但发育不良的被砍去四肢的瞎子，其形象常常像一只蚂蚁或一条毒蛇。

在作了以上介绍后，谁也不会对我在当地逗留期间没有使任何一个牙呼人皈依基督教而感到迷惑不解了。听到“我们的圣父”这几个词他们会感到茫然，因为他们没有父亲的概念。他们不明白九个

① 指《圣经·旧约》中《出埃及记》中描述的摩西率希伯莱人大迁徙的事情。

② 西班牙语意为“粪便”。

月以前干的事会和一个小孩的出生有关，因为他们不承认这种离现在如此遥远又如此难以置信的渊源关系。此外，虽说所有的女人都知道两性间的事情，但是她们不一定是母亲。

他们的语言很复杂，与我知道的任何一种语言都不相同，我们无法谈什么句子成分，因为他们的语言里根本就不存在句子。每个单音节的词代表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具体含义须由上下文或说话人的脸部表情才能一般性的确定。譬如“nrz”这个词的一般含义是“分散”或“污斑”，用它可以表示星空、豹、鸟群、天花或被溅污的斑点，还可表达散开这一动作或失败后的逃跑这一概念。然而，“Hrl”这个词恰恰相反，它表示“紧密”或“稠密”这样的概念，可以指部落、树干、一块或一堆石头，也可表示将石头堆起来这样的含义，还可表示四位魔法师参加的会议、肉体的结合和森林。倘若换一种语调发音或换上其他的表情，每个词都可能有相反的意思。我们不必为此过多地惊讶，因为在我们的语言中英语动词“to cleave”也同时有“劈开”和“粘住”两个含义。当然，他们的语言里没有句子，甚至连简单句都没有。

他们的语言要求拥有的抽象思维能力使我感到，牙呼人尽管很野蛮，但他们并不是原始的民族，而是一个退化了的民族。我在高原山顶上发现的铭

文证实了我的这个推测。铭文的字体很像我们祖先们刻下的卢纳文^①字母，但该部落的人已看不懂这种文字了，他们似乎已将书面语言遗忘，只保留了口头语言。

牙呼人的娱乐活动是观看经过训练的猫互相争斗和处决犯人。那些被指控亵渎王后的人或当着他人的面吃饭的人，就是罪犯，毋需证词和忏悔，国王便下达判决。受处决的人所受的折磨我都不想去回忆它了，最后人们会用石头将他砸死。王后有权投第一块和最后一块石头，而后者往往是多余的了。观看的人们会称赞她投得准，还会赞美她身躯的各个部位长得美，并向她投掷玫瑰和腐臭的食物，狂热地向她致意。王后则微笑着，一句话也不说。

这个部落的另一个习俗是做诗。当一个人汇集了六七个一般说来晦涩难懂的单词的时候，便控制不住自己、跃跃欲试，他站到由躺在地上魔法师和平民围成的圆圈中央大声地把这几个字说出来。倘若这首诗没有使人兴奋，那末一切都相安无事。但如果这首诗使人们激动起来，那么，所有的人都会怀着对神的恐惧悄悄地离开诗人。他们感到神灵已触碰过他，便再也不和他说话，不去看他一眼，甚至他的母亲也这样做。他已经不是凡人，他成了

^① 卢纳文为北欧地区使用的最古老的字母。

神，任何人都能杀死他。只要可能，诗人就会躲到北方的流沙地去。我已经谈到了我是如何到达牙呼人聚居的地方的。读者还会记得他们围住了我，我朝天开了一枪，他们把枪声当成巫师发出的炸雷了。为了弥补这一过失，我以后出门总是竭力不带武器。春天的一个早晨，天刚亮，野人突然向我们发起进攻，我手里拿着武器从山顶上跑下来，我打死了两个野人，剩下的都慌慌张张地逃走了。要知道，子弹是看不见的。在我的一生中我第一次看到人们为我欢呼，我想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王后接见了我。牙呼人的记忆力很差。当天下午我就离开了那里，我在原始森林里的经历已显得无关紧要。最后我来到一个居住着黑人的村庄，他们会耕种土地，还会祈祷。我与他们用葡萄牙语交谈。一位叫费尔南多神父的罗马传教士留我在他的茅屋里过夜，他一直待我很好，直到我能继续进行我艰难的旅行。起初，我看到他毫不掩饰地张开大嘴吞食食物感到恶心，我用手遮住眼睛或转过脸去，但几天后我便习惯了。现在我很高兴地回忆起我们关于神学的讨论，我没有能使他重新相信纯正的耶稣教义。

现在我在格拉斯哥^①写作。我已经叙述了我在

① 英国北部重要海港。

牙呼人中间的经历，但没有谈到他们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这种恐惧感使我不得安宁，时常出现在我的梦中。眼下走在街上我都会以为他们还会把我围住。我清楚地知道，牙呼人是个野蛮的部族，也许是世界上最野蛮的部族。但是，倘若忘了那些能重新评价他们的特点那也是不公正的。他们是有组织的，有国王，还拥有一种没有明确概念的语言。他们和希伯莱人、希腊人一样，相信诗歌的神圣的根源，他们还以为人死以后灵魂仍然存在，他们还肯定惩罚和酬劳的必要性。总的来说，他们也代表了某种文化，就像我们尽管有许多罪过，也仍然代表某种文化一样。我对我曾和他们一起同野人战斗一事毫不后悔，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希望陛下的政府不要对冒昧写这份报告的人所说的一切充耳不闻。

另一位

这件事发生在1969年2月，在波士顿之北的坎布利奇城^①。当时我并没有把这桩事写下来，为的是要忘却它，也是为了避免留下一个不理智的印象。而现在，到了1972年，我若把这件事写出来，人们一定会把它当作一篇小说来读。然后，随着更多岁月的流逝，将来或许对我自己也可能成为一篇小说。

我知道，这桩事在发生时，似乎很残酷，特别是发生后一连几个不眠之夜更加使我感到可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故事就能感动第三者。

那是上午十时左右。我侧躺在查尔斯河畔的一张长椅上。在我右边约五百米的地方耸立着一座高楼，它的名字我从不知道。我看到灰色的河水带动着长长的冰块。我这时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时间，想

^① 坎布利奇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城市，位于查尔斯河河畔。

起了赫拉克利特的古老形象。^①昨天晚上我睡得很好，因为我昨天下午的讲课使学生们兴趣盎然。这时，在我眼前没有任何人影。

突然，我似乎回到了我以前曾经历过的一个时刻（据心理学家分析，这种感觉是一个人在疲劳时才有的）。那时，在长椅的另一端坐下了一人。我原是为了僻静才来到这儿的。我看见这人后没有立即站起来，主要是为了掩饰我的不安情绪。那个人便开始吹口哨。这是那天上午发生的第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他试图吹的是根据埃利亚斯·雷古莱斯^②的“残垣”而谱的克里奥约曲调（尽管我对曲调是一窍不通）。这个音律把我带到了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院子里，使我回想起在许多年前死去的阿尔瓦罗·梅利安·拉菲努尔^③。不一会儿，我又听到了歌词。这是那首诗的前几句。这显然不是阿尔瓦罗的声音，但却酷似他唱的歌。我十分恐惧地辨认出了这个声音。

我靠近了这个人，并对他说道：

“先生，请问您是东国人^④还是阿根廷人？”

“我是阿根廷人。但我从十四岁起便住在日内

① 赫拉克利特，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有丰富的自发的辩证法思想。

② 埃利亚斯·雷古莱斯（1860—1929），乌拉圭诗人。

③ 阿尔瓦罗，阿根廷现代作家和批评家。

④ 乌拉圭在阿根廷的东边。

瓦。”他这样回答道。

在一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我又问他：

“您是住在俄国教堂对面的马拉努十七号吗？”

他回答说，是的。

“那么，”我斩钉截铁地对他说，“您的尊姓大名就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我也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我们现在是在1969年，在坎布利奇城。”

“您说的不对。”他的回答是发自远方的我自己的声音。

一会儿以后，他又说道：

“我现在是在日内瓦，在罗达诺河畔的长椅上。奇怪的是，我们两个人竟是这么相像。但您比我年长得多，而且已经灰发满头。”

我回答他道：

“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是从来也不撒谎的。我要告诉你任何一个陌生人所不可能知道的事情。在我们家的庭院里有一个雕着蛇脚的银玛黛茶壶，这是我们的曾祖父从秘鲁带来的。另外，还有挂在鞍架上的一个银盆。在你房间的书柜里放着两排书。有莱恩^①的三卷《一千零一夜》，这几本书里附有铜板

^① 莱恩（1801—1876），英国阿拉伯语学者。

刻画，每章之间都有小体字的注释。还有基什拉^①的拉丁文字典；有塔西忒斯^②的两本《日耳曼尼亚志》；有加涅尔出版社出的《堂·吉珂德》，有作家里维拉·因达特^③自撰前言的《血小板》；有卡莱尔^④的《旧衣新裁》，以及阿密尔^⑤的传记。此外，在许多书的背后，还藏有一本关于巴尔干人性情习惯的简装书。我至今还没有忘记我住在杜波尔格广场^⑥公寓一层楼时的一个傍晚。”

“是杜弗尔广场^⑦。”他纠正我说道。

“对，是杜弗尔广场。这些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不，”他回答说，“这些例子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如果我是在做梦，您就能了解我所知道的一切，这是很自然的事。您举的这么多例子不说明任何问题。”

他说的颇有道理，我回答他道：

“如果今天上午以及这次相遇都是梦境的话，我

① 基什拉（1799—1884），法国语言学家。

② 塔西忒斯（55?—117），罗马政治家、史学家。

③ 里维拉·因达特（1814—1879），阿根廷作家。他坚决反对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作品有《血小板》等。

④ 卡莱尔（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⑤ 阿密尔（1821—1881），瑞士文学家、诗人。

⑥ 杜波尔格（1840—?），法国女诗人。

⑦ 杜弗尔（1787—1875），瑞士一将军，是国际红十字会的发起人之一。在日内瓦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广场。

们两个人都会认为做梦的是自己。或许我们会停止做梦，或许我们会继续做下去。显而易见，我们的责任就是承认这个梦，正如我们已经承认这个宇宙的存在，承认我们已经出生，并且正在呼吸和环顾四周。”

“如果这梦再继续下去呢？”他急切地问我。

为了使她平静下来，也为了使我自己平静下来，我故作镇定地对他说：

“我的梦已经做了七十年。不管怎么说，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会不同自己相遇。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我们是两个人。难道你不想知道一点我的过去，也就是你的未来吗？”

他一言不发地点了点头。我茫然不解地继续说道：

“母亲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查尔卡斯和迈普的家中健康安好。但是，父亲在三十年前去世了。他是死于心脏病的，半身不遂症耗尽了他的精力。他的左手放在右手上，就如同一个孩子的手放在一个巨人的手上一样。他希望死得更快些，但死时没有任何怨言。我们的祖母也死在这个家里。在临终前几天，她把我们叫到身边，对我们说：‘我很老了，正在慢慢地死去。希望谁也不要因为这样一件极其平常普通的事情而感到不安。’你的妹妹诺拉已经结了婚，她有两个孩子。顺便问一句，你们大家在家

里好么？”

“全家都很好。父亲总是那样开一些讥讽宗教的玩笑。昨晚他说耶稣如同不愿受任何约束的高乌桥人一样，总是用比喻来说教。”

他犹豫了一下，又对我说道：“您的情况如何？”

“我尚不知你将写多少书，但我知道，你的作品将是数不胜数的。你将写诗，这会给你带来无限的喜悦。你还将写梦幻的短篇小说。你还会像你的父亲和我们家的其他一些人一样，教书、上课。”

值得庆幸的是，他没有向我打听这些书的成功与失败。我改变了语调又继续说下去：

“至于有关这些年来的历史事实嘛……在几乎是原来的那些敌对国家之间又发生了一次战争。法国很快就投降了。英国和美国同一个名叫希特勒的德国独裁者进行了滑铁卢式的车轮大战。在1946年左右，布宜诺斯艾利斯抚育了另一个独裁者罗萨斯^①。他与我们的那位亲戚（即指真正的罗萨斯——译者）十分相像。以前，恩特雷·里奥斯打败了罗萨斯从而救了我们^②，55年在科尔多瓦省爆发的革

① 罗萨斯（1793—1877），阿根廷独裁者。他统治阿根廷达24年之久。这里所说“另一个罗萨斯”是指庇隆。作者是坚定的反庇隆分子。

② 1852年巴西、巴拉圭和恩特雷·里奥斯的联合部队打败了罗萨斯，把阿根廷从独裁统治下解救出来。

命又解救了我们^①。现在的事情很糟糕，俄国正在霸占全球，美国由于热衷于一个并不存在的民主，而不准备成为一个帝国。我们的国家愈来愈落后，愈来愈自以为是，就像一只井底之蛙。即使以后印第安人的瓜拉尼语言^②在语文教学中取代了拉丁文的地位，我也不会感到吃惊。”

我发现那个人心不在焉。这次难以置信的会见所引起的恐惧使他毛骨悚然。尽管我没有当过父亲，但对这个比亲儿子还亲的可怜的小伙子，却怀有一片父爱之情。我看到他手中紧紧地握着一本书，便问他是什么书。

“是《着了魔的人们》。依我看，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恶魔》。”

他不无自负地解释道。

“这书如何？现在我已记不太清了。”

话才出口，我就感到不妥，脸上火辣辣的。

“这位俄国文豪，”他说道，“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洞察斯拉夫夫人心灵的迷宫。”

这巧妙的修辞使我感到，他已经完全冷静下来了。

① 这里是指推翻庇隆的一次革命。

② 瓜拉尼语是乌拉圭、阿根廷一带土著印第安人的语言。瓜拉尼土著是典型的热带森林印第安人。

我问他还看过这位作家的哪些作品。

他列举了两三部，其中有《双重人格》那一本。

我问他读这些作品时，是否能像在看约瑟夫·康拉德^①的书时，那样能分辨作品中的人物。我还问他是否想继续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集。

“事实上我既分不清他书中的人物，也不准备再看他的全集。”他的回答颇令人吃惊。

我又问他，现在正在写些什么。他对我说，他在准备一本名为《红色赞辞》^②的诗集，他也曾想过把《红色节奏》作为这本诗集的书名。

“那你为什么不那样做呢？”我对他说，你“有许多很好的诗篇可以借鉴。鲁文·达里奥的蓝色诗句^③和魏尔伦的灰色赞歌^④。”

他毫不理会地说道，他的书将赞美所有人之间的手足之情。我们时代的诗人必须正视他所处的时代。

我陷入了沉思。我问他是否真正地感到他是所有人的兄弟。譬如说，他是不是所有殡葬企业主的兄弟，是不是所有信差的兄弟，是不是所有潜水员

① 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英国小说家。

② 指博氏在苏联十月革命后写下的歌颂革命的诗篇。

③ 鲁文·达里奥（1867—1916），巴拉圭现代主义诗人。他的著名诗歌有《蓝》、《褻渎的散文》等。

④ 魏尔伦（1844—1896），法国诗人。由于他作品中的颓废情绪，博尔赫斯喻为“灰色赞歌”。

的兄弟，是不是所有住在人行道这边的双号住宅里的人的兄弟，是不是一切失去声音者的兄弟，如此等等。他对我说，他的书描写的是广大的被压迫者和受歧视者。

“你的被剥削被歧视的大众，”我对他说道，“只不过是抽象的东西。如果说还存在着某一个人的话，世界上也仅仅存在着作为个体的人。某个希腊人曾断言，昨天的人不是今天的人。我们两个人，在这条日内瓦或者是坎布利奇的长椅上，可能就是一个明证。”

除了在严肃的历史书上，值得纪念的事件总是避免使用值得纪念的词句。一个面临死亡的人总是想回忆一件童年的往事。士兵在进入战斗之前，总是谈论泥土或军曹。我们两人此时的处境是独一无二的。坦白地说，我们对此是毫无准备的。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谈论文学。我担心我对他只谈了那些我习惯于对记者说的事情。我的另一个我^①相信新的比喻的创造或发现，而我却只相信那些没有多大变化的、我们在想象中已经接受的比喻，人的衰老和日落，梦境和生命，光阴的流逝和水的流动。我对他陈述的这些想法，他将在几年后发表的一本书中

① 这里“我的另一个我”是拉丁文“*mi alter ego*”。博尔赫斯把这一拉丁短语用来表达其双重人性的思想。

表达出来。

他几乎没有听我说话，便突然问道：

“如果您曾经是我的话，那么，对于您忘了同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的会面一事，作何解释呢？在1918年他曾对您说，他也是博尔赫斯。”

我从未想过这么困难的问题。我没有信心地回答道：

“也许事情太离奇了，我不愿记住它。”

他小心翼翼地提出了一个问题：

“您的记忆力还好吗？”

我明白，对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小伙子来说，一位七十多岁的人几乎是一具死尸。我对他说道：

“看起来，我的记忆力已经衰退。但它仍能为我服务。我正在学习盎格鲁撒克逊语。我并不是班上的落伍者。”

对于一个梦境来说，我们的谈话已经太长了。

一个急促的想法闪过脑际。

“我可以立即向你证实，”我对他说，“你不是在做梦。下面这句诗我听得十分真切，但就我所知，你却从未读过。”

我慢慢地诵出了这著名的诗句：

茫茫玉宇缠绕着星辰。

我感到了他那腴腆的惊愕。他低声地重复、玩味着每个闪闪发光的词藻。

“的的确确，”他喃喃地说道，“我永远也写不出这样的诗句。”

雨果把我们连在一起了。

现在我记起来了，从前他曾充满激情地反复诵读那首短诗。瓦尔特·惠特曼在诗中回忆他在大海边与人们共度的一个夜晚，那时他幸福极了。

“惠特曼之所以赞美这个夜晚，”我评论道，“是因为他渴望着这样的夜晚能够到来，但事实上他这愿望并没有实现。如果我们品味到某句诗是激情的表露而不是事件的陈述，那么，这诗句就是成功的。”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您不了解他。”他喊道，“惠特曼是不会撒谎的。”

半个世纪并没有白白地过去。我们之间的对话已经是有着不同的兴趣、看过不同的书的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了。我明白了，我们两人是不能相互理解了。我们太迥然不同了，然而却又太相似了。我们不能自己欺骗自己。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对话就很难进行下去。

我们两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另一人的漫画像。这个不正常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任何劝告或争论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他的命运注定就是我的命运。

忽然，我想到了柯勒律治^①的一个梦幻。有一个人梦到自己穿过天堂，为了证明确有其事，他得到了一朵鲜花。当他睡觉醒来时，这朵花就在他的身边。

我也想搞一个类似的梦境。

“喂，”我对他说，“你有钱吗？”

“我有钱。”他回答道，“我有二十个法郎。今天晚上我在克罗科迪莱宴请西蒙·希切林斯基。”

“你告诉西蒙，他将在卡罗赫行医，并将作出成绩……现在，请你给我一枚钱币。”

我取出几张粗制滥造的美国钞票。这种纸币有各种票值，而大小却是一样的。我递给了他一张，他贪婪地审视了一番。

“这不可能。”他叫了起来，“钞票上的日期是1964年。”

（数月之后，有人告诉我，银行发行的纸币是不注明日期的。）

“这一切都是奇迹，”他这样说道，“而奇迹总是使人害怕。如果有人看到拉萨路^②复活的话，那一

① 柯勒律治（1772—183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博尔赫斯曾写过有关柯勒律治的两篇文学评论，收集在论文集《再推敲》（1952年）中。

② 据《圣经·新约》中马可福音第11章的叙述，拉萨路死了四天后，耶稣站在他坟墓旁边，大声呼叫说：拉萨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

定会吓得毛骨悚然。”

我想，我们什么也没有交换，只是交谈了今古书文。

他把纸币撕得粉碎，并收起了硬币。

我把银币扔到了河里。银币上的国徽拱门消失在银河里。本来它可以给我的这段遭遇留下清晰的印象，但是，命运之神不愿意这样做。

我对他说，神奇的事只要发生两次就不令人恐惧了。我建议我们第二天再见面，在这处于两个不同时间、两个不同地点的同一张长椅上见面。

他立即同意了。他连表也没看，便说时间不早了。我们两个人都在撒谎，每个人也都知道对方在撒谎。我对他说，有人要来找我。

“来找您？”他向我问道。

“是的，当你到我这年纪时，你也会几乎全部丧失了视力。你只能看到黄颜色、阴影和光线^①。你不用担心，慢慢地变瞎并不是件可怕的事，就像夏天的傍晚姗姗来到一样。”

我们没有作任何表示便告别了。第二天我没有去，那一位可能也未去。

对这次会见我思考了许久，但我未对任何人讲过。我相信，我已悟出了这次见面的含义。这次会

① 作者由于青光眼在五十年代便基本上丧失了视力。

见是真实的，然而，那一位是在梦中与我交谈。正因为如此，他能够忘记我。我是在失眠时同他谈话的。所以，回忆仍然在折磨着我。

那一位梦见了我，但并不是十分清楚地梦到了我。现在我才明白，他梦到了美钞上那不可能有的日期。

选自《沙之书》(1975)

代表大会

他们向一座巨大的城堡走去，城堡的正面写着：“我不属于任何人，而是属于所有的人。你们在尚未进来之前就已经置身其间了，而当你们出去以后依然身在其中。”

狄德罗：《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1769)

我的名字是亚历山大·费里^①。这名字本身就使人们听到战斗的声音。然而，无论是光荣的金属铿锵声，还是马其顿的英雄亚历山大大帝的伟大业绩（这句是《大理石》的作者费尔南德斯的话，他对我的友谊使我感到光荣），都与写这个故事的我这个普通人没有任何关系。我这人当时住在现在已不再是城南的南区，投宿在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街的一家旅店的楼上。在不知不觉之中，我已经成为一个七十多岁的人了。我继续给为数很少的学生教授英语。或者是由于优柔寡断，或者是由于疏忽大意，或者是其他种种原因，我没有结过婚。直到现在还是孑然一身。孤独并不使我伤悲。一个人

① 费里 (Ferri)，在西班牙语里意味着铁器、刀。

容忍自己，并屈服于自己的癖好是要作出很大努力的。我发现我正在逐渐衰老。一个确实的征兆就是我对新鲜事物既无兴趣，也不感到吃惊。这可能是因为我已经知道这些新事物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新东西，充其量不过有一些微小的变化。在我年轻的时候，傍晚的时刻，城郊的景象以及不幸的境遇，会使我得到宽慰。而现在，则是市中心的早晨和宁静，倒能使我心旷神怡。我已不愿扮演哈姆雷特的角色。我加入了保守党，参加了一个象棋俱乐部。我经常作为观众光顾这个俱乐部，虽然有时是心不在焉的。在墨西哥街的国立图书馆里，一个好奇者能从某一阴暗的书架上发现一本我写的书，即《约翰·威尔金斯的分解语言简析》。这本书或许会再版。或至少是为了校正和减少书中的多处错误而再版。人们对我说，新的图书馆馆长是一位致力于古老语言研究的文学家。在他看来，似乎现代语言并不是那么必不可少。这位文学家还迷醉于一个想象中的充满刀光剑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从未很好地了解这座城市。我是1899年来到这里的。我只有一次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遇到过一个强盗，或者是一个有类似名声的人。若有机会，我将在以后叙述这个故事。

我已经说过，我是孑然一身。几天以前，一位曾听我提到过费尔明·埃古伦的邻居对我说，此人已在埃斯特角去世了。

这个人从来也不是我的朋友。然而，他的死还是使我难过。我知道，我是孤独一人，我是世界代表大会这一事件的唯一见证人。没有任何人能同我一起回忆这一事件。我还是世界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名代表。当然，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世界代表大会的代表，无一例外。但是，我是另一种形式的代表。我知道，我是名副其实的代表，正是这点使我不同于我那数不清的现在和将来的作为世界代表大会代表的同僚们。1904年2月7日我们向最神圣之物发誓——世上果真有某种神圣的或不神圣的东西么？——永不泄露世界代表大会这一秘密。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毫无疑义的是，我现在违反誓约本身也属于世界代表大会的一部分。这样的解释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然而却能激起读者的好奇心。

不论怎么说，完成我的任务并非易事，因为即使是在书信里我也从未写过小说。而更为严重的是，我叙述的故事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应该被忘却的《大理石》的诗人何塞·费尔南德斯·伊拉拉曾被赋予这个任务。但是，现在已经为时已晚了。我将不会有意地伪造事实，但我预感到，懒惰和愚笨会把我引向歧途。

确切的日期是无关紧要的。要记住，我是在1899年从我的出生地圣非来到这里的。我再也没有

回去过。我已习惯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城市，但它并不吸引我，正如一个人习惯于自己的身体或习惯于某一旧的伤疼一样。我不无兴致地预见到，我很快就要死去。因此，我必须运用我善于回忆往事的本领，提前讲述这个故事。

如果说我们有某种属于本质的东西，那么，即使是岁月的流逝也不能改变它。促使我在一个夜晚进入世界代表大会的事情，是我参加了《最后一点钟》报的编辑部。对于一个穷苦的乡下青年来说，记者是富有浪漫色彩的职业，好像一个穷苦的首都青年幻想成为一个高乔人^① 或一个农场雇工那么浪漫。去当记者的想法至今也未使我感到羞愧，尽管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职业。我还记得，我的同事费尔南德斯·伊拉拉说过，记者是为了忘却而写作，而他的愿望是为了记忆、为了时间而创作的。他曾把他那些经过修改的、完美无缺的短诗，“雕刻”（这动词是它的原意）在《大理石》的不朽篇章里。

我不能确切地记起我第一次是如何听到人们谈论世界代表大会的。也许是在一个下午，当会计给我发月薪时。为了庆贺布宜诺斯艾利斯城接受我的

^① 高乔人是阿根廷和乌拉圭大平原上以牧马为生的居民。现在这些人已不存在。

喜讯，我邀请伊拉拉去吃饭，但他婉言谢绝了。说他不能缺席世界代表大会。当时我便恍然大悟，这不是指西班牙人居住的那条大街深处的圆屋顶大楼，而是指某种更神秘、更重要的事物。当人们谈论起世界代表大会时，一些人讲得隐讳莫测；另一些人则放低声音；还有一些人则显露出警觉或好奇的神态。我相信，所有的人实际上对此一无所知。几个星期六之后，伊拉拉邀请我陪他去参加世界代表大会，他对我说，他已经办好了必要的手续。

那是晚上九点或十点。在电车上他对我说，预备会议通常都是在周六举行。亚历山大·格伦科埃先生，大概是由于我的名字的缘故，同意我参加大会。我们走进了“嘎斯”咖啡小吃店。大约有十五或二十位代表围坐在一张长桌四周。我不知是否有个客厅，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在回忆时加上了这么一个客厅。很快我便认出了主席，尽管我从未见过他。

堂亚历山大是一位神态庄重的先生。他已上了年纪，有着宽阔的前额、灰色的眼睛、微红的白胡子。我总是看见他身着暗色燕尾服。他习惯于把两手交叉放在手杖上。他身材高大结实。在他的左侧坐着一位有着同样红发的年轻人。他的红发像火一般耀眼；然而格伦科埃先生的胡须却酷似秋天的树叶。在主席先生的右侧坐着一位面颊修长、额头窄小、衣着时髦的小伙子。所有在座的人都要了杯咖

啡，有几位还要了苦艾酒。首先引我注目的是一位妇女坐在这么多男子中间。在桌子的另一端有一个穿着海员服的十岁男孩。他没过多久就睡着了。还有一位基督教牧师，两位地地道道的犹太人，以及一位系着绸巾、穿着紧身衣裤、打扮得像街首巷尾的小流氓的黑人。在黑人和男孩的中间，放着两杯巧克力。另外，还有一位名叫马塞洛·德尔·马索的先生。此人温文有礼，谈吐文雅。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我至今还保留着一张有关一次会议的照片。我是不会发表这张照片的。因为那时的服式、发型和胡须会给照片带上一种嘲弄人的、虚假的感觉。一切社团都要创造他们自己的语言和礼仪。对我来说，有着某种梦幻感觉的世界代表大会，仿佛要使它的代表们不慌不忙地去发现它所追求的目标，以及了解他们的同僚们的名和姓。没过多久，我便懂得了，我的义务是不要提任何问题。我也不向伊拉拉打听任何事，因为他是什么也不会对我说的。我没有缺席任何一次周六的会议。但是，只是过了一、两个月，我才明白其中的奥妙。从第二次会议起，我的邻座就是多纳德·瓦伦。他是南方铁路公司的工程师。以后他还给我上过英文课。

……堂亚历山大沉默寡言。其他人发言时都不朝着他。但我感到他们都是在对他讲话，希望得到他的赞同。他一个缓慢的手势就足以改变争论的题目。我

慢慢地发现，左边那个红头发的人有一个奇怪的名字，特维尔。我记得他那东摇西晃的神态。这是某些高个子的特点。似乎高度使他们头昏目眩，腰弯背驼。我还记得，他的双手习惯于摆弄一个铜指南针，不时地把它放到桌子上。1914年底他死了。那时他是大战中爱尔兰团的一个士兵。一直坐在主席右边的是额头狭窄的青年费尔明·埃古伦。他是主席的外甥。如果确实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话，我是全然不信的。这是虚假的东西。我希望一次便披露我逐渐才弄明白的事情。在这之前，我想提醒读者我当时的处境。那时，我是卡希尔塔的一个穷孩子，一个农民的儿子。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不久，我便处在——我就是这样感觉到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心，或许也是世界的中心。谁知道呢！半个世纪过去了，我继续感到那最初的绚烂的光彩，的确那不是最后的光辉。

下面是事情的经过，我将简明扼要地讲述它。世界代表大会主席堂亚历山大·格伦科埃是东国^①的一个庄园主，是一个与巴西毗邻的农场的主人。他的父亲是阿贝尔丁人^②，在上世纪中叶来到这块土地上定居。他随身带了一百本书。我敢肯定，堂亚

① 指乌拉圭。

② 阿贝尔丁是苏格兰北部的一个港口。

历山大在他的一生中仅仅只看过这些书。(我之所以谈到这些曾在我手中的各种类型的书，是因为我这故事的根源存在于其中的一本书之中。)老格伦科埃临终时，留下了一儿一女。这儿子就是我们的主席。老格伦科埃的女儿与一个名叫埃古伦的结了婚。她就是费尔明的母亲。堂亚历山大曾经想成为众议员。但是，政治首领们关闭了他通向乌拉圭议会的大门。他怒不可遏，决定成立一个具有更大前景的世界代表大会。他记得他曾在卡莱尔^①的那些热烈的篇章里读到过理智仙女的虔诚信徒阿纳查希斯·克洛茨^②的命运。克洛茨曾代表36个外国人，以“人类演说家”的身份，在巴黎的一个会议上讲了话。堂亚历山大受这件事的启发，决定组织一个世界代表大会来代表所有国家的所有人。一系列预备会议的中心就是“嘎斯”咖啡小吃店。预计四年后举行的开幕式将在堂亚历山大的庄园进行。亚历山大同许多东国人即乌拉圭人一样，不是乌拉圭独立战争一位领导人阿蒂加斯^③的支持者。他喜爱布宜诺斯艾利斯。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世界代表大会在他的祖国举行。令人惊奇的是，原订的日期以魔幻般的

① 卡莱尔 (1795—1881)，苏格兰史学家。

② 克洛茨 (1755—1794)，法国大革命参加者，属阿贝尔派，有“人类代言人”之称。

③ 阿蒂加斯 (1764—1850)，乌拉圭独立战争前期领导人。他是乌拉圭独立的象征。

准确程度实现了。

起初，我们还从这世界代表大会领取并非微不足道的薪俸。但是，像火一般炽热的激情使得同我一样贫穷的费尔南德斯·伊拉拉放弃了他的薪金。我们大家也都跟着这么做了。这行动颇为有益，因为它使得鱼目不能混珠。世界代表大会的代表数目减少了，只剩下我们这些忠实者。唯一享有工资的人是诺拉·埃尔福德秘书。这是因为她缺少其他的生活手段，而她的工作又是繁重的。组织一个包罗全世界的团体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有许多来来往往的书信电报，如来自秘鲁、丹麦和印度斯坦的加入申请书等。一位玻利维亚人指出，他的祖国缺少入海口这一可悲状况应该列为前几次辩论的一个内容。

特维尔的聪明才智是毋庸置疑的。他提出，世界代表大会应该先解决一个哲学问题。组织一个能代表全人类的世界代表大会犹如确定柏拉图“范型”的数目^①。多少世纪以来，这令人费解的数字曾使得思想家们困惑不解。特维尔指出，不用舍近求远，单单堂亚历山大·格伦科埃就能代表所有的庄园主，而且还能代表所有的东国人即乌拉圭人，所

① 柏拉图（前 427—前 347），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他主张理念是独立于个别事物和人类意识之外的实体，永恒不变的理念是个别事物的“范型”。而“范型”的数目是不可知的。

有的伟大的先行者，所有的红胡须男子，以及所有坐在一个长沙发上的人。诺拉·埃尔福德是挪威人，她能代表所有的女秘书？所有的挪威妇女？还是仅仅代表漂亮的女人？一位工程师就足以代表所有的工程师？甚至能代表新西兰的工程师？

我记得，就在这时费尔明插了话。

“费里代表欧洲佬。”费尔明哈哈大笑地说道。

堂亚历山大严厉地看了看他，不快不慢地说道：

“费里先生代表所有的移民，他们的工作正在使我们的国家兴旺起来。”

我对费尔明·埃古伦从未有过好感。他高傲自负。对自己是东国人即乌拉圭人而矜持自得，对自己是克里奥人^①也觉得自命不凡。并且，他还以能诱惑所有的女人而自鸣得意。就连能选择一个耗资万千的裁缝，他也得意忘形。另外，我从不知道，为什么他那巴斯科的出身^②也使他那么妄自尊大。这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过仅仅只会挤牛奶而已。

一件极其普通的事情使我们之间的敌意暴露无

① 克里奥人是出生在美国的欧洲人。

② 巴斯科是西班牙的少数民族。

遗。在一次会议之后，埃古伦建议我们去胡宁大街。尽管我对这提议没有多少兴趣，但我还是接受了，因为我不愿遭到他的冷嘲热讽。我们是同伊拉拉一起去的。当我们从一间房子里出来时，遇到了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已经有点醉意的埃古伦推了这人一下，他立即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并说道：

“谁要是想过去，就问问我这把刀同意不同意。”

我还记得钢刀在黑暗的庭院中闪闪发光。埃古伦害怕得直往后退。我的心也怦怦乱跳。然而，仇恨战胜了恐惧。我把手伸向腋下，像去取武器一般。我坚定地说道：

“若你有本事，我们就到街上去较量。”

这时，陌生人用截然不同的语气说道：

“朋友，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我是试试你们的。”

现在他温和地笑着。

“我们才不是你的朋友呢。”我反驳道，并走了出去。

带刀的人进了妓院。以后，人们对我说这人叫塔比亚，或者叫帕雷德斯，或者是一个类似的名字。这是个好争斗厮打的人。当我们已在人行道上时，一直泰然自若的伊拉拉拍了我一下，并高声赞叹道：

“三人之中就有一位火枪手。达达扬万岁！^①”

自此以后，费尔明·埃古伦一直对我耿耿于怀，因为我是他那次胆小懦弱行为的见证人。

我感到，我的故事现在才刚刚开始。这件事令人难以相信，几乎是我一生中遇到的唯一稀罕的事情。而以上写的仅仅是产生此事所必不可少的偶然或必然的条件。堂亚历山大一直是这一事件的中心。可是，我慢慢地、不无惊奇地、但却警觉地发现，真正的主席是特维尔。这位蓄着闪闪发亮的胡子的不寻常人物，对格伦科埃和费尔明·埃古伦百般奉承。他的这种阿谀拍马非常过分，以至于使人感到这只是开玩笑。因此，这并不损害他的品德尊严。格伦埃科对自己的巨大财富十分得意。特维尔觉得，要使格伦埃科接受一个提案，只需向他暗示，计划的实施将花费甚多。开始时，世界代表大会仅仅徒有虚名。特维尔不断地建议扩大它，而堂亚历山大总是使他如愿以偿。这宛如一个不断增大的圆圈的中心，当圆圈无限扩大时，中心就离得愈来愈远。有一次，特维尔宣称世界代表大会不能没有一个图书馆。于是，在书店工作的涅伦斯坦不断为我们购买尤斯图斯·佩特斯的地图册^②和五花八门、种类繁多

① 这里指法国作家大仲马(1803—1870)的小说《三位火枪手》。达达扬是小说中传奇式的英雄。

② 尤斯图斯·佩特斯(1749—1816)，德国出版商。他创办的出版社因出版了《斯蒂雷斯图册》而闻名于世。

多的百科全书。从普林尼的《自然史》^①和博瓦尔的《宝库》^②，直至享有盛誉的法国百科全书大师们的令人向往的迷宫（我在重读这些字句时，发出的声音竟是费尔南德斯·伊拉拉的）。其中有《大英百科全书》和比埃·拉鲁斯^③、布洛克豪斯^④、拉尔森、蒙塔内尔和西蒙^⑤等人的百科全书。我至今还记得，我曾以十分崇敬的心情抚摩过某版中国百科全书丝织卷面。那清晰的毛笔字是那样神秘，就好像是金钱豹身上的点点斑纹。尽管我不知道这些百科全书的尽头究竟在哪里，但是，我并不感到遗憾。

堂亚历山大对我和费尔南德斯·伊拉拉颇有好感。这可能是因为只有我们两人从来也不对他阿谀奉承。他邀请我们到卡雷多尼亚庄园去度几天假。建筑工人正在那里大兴土木。

我们乘木筏逆流而上。经过长途航行，在黎明时分到达了大河彼岸。我们必须在简陋粗俗的酒店里过夜，还要在古契亚·内格拉^⑥进出多层栅门。当

① 这里指的是大普林尼（23—79）。他是古罗马作家。有哲学、历史、修辞学等多种作品。今仅存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自然史》。

② 博瓦尔（1190？—1264），法国作家，他以编纂百科全书著名。

③ 拉鲁斯（1817—1875），法国文学家、语法家、辞典编辑家。他的最大贡献在于出版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百科全书。

④ 布洛克豪斯（1772—1823），德国最重要的一家出版社的创建人。

⑤ 蒙塔内尔和西蒙是西班牙的一家出版社。

⑥ 古契亚·内格拉在西班牙语中是“黑刀子”的意思。

我们乘舟航行时，我觉得这里的原野要比我的出生地开阔、孤寂。

我至今还保留着对那个庄园的两个印象。一个是我在未去之前预想到的，另一个是我亲眼见到的。仿佛在梦幻之中，我极其可笑地想象到，圣非平原与阿瓜斯·卡连德斯宫荒谬绝伦地结合在一起。卡雷多尼亚是一幢长砖房。它有一个用稻草做的屋檐和一条砖铺的过道。我觉得，这房子是为了经得起时间和其他严峻考验而盖起来的。粗糙的门几乎有一瓦拉^①厚，但很窄狭。谁也没想到在那里种些树，烈日从早到晚地烤炙着那地方。畜栏是用石头砌成的。畜群众多而消瘦。马尾上的卷毛一直拖到地上。我第一次品尝了刚刚宰杀的牲畜的腥味。人们拿来几麻袋饼干。过了几天，工头对我说，他一生中还没有吃过面包。伊拉拉询问厕所在何处，堂亚历山大用手一摆，指了指广阔的原野。夜空月圆，我出外散步，突然见到一只美洲鸵鸟正在静静地观望着伊拉拉。

夜晚仍是那样热不可耐，所有的人都想歇凉。房间既矮又多，而且长年失修。人们把我们带到一间朝南的房内。里面有两张行军床，一个五斗橱，一个银盒和一把银壶。房间是泥土地面。

① 一瓦拉相当于 0.835 米。

次日，我找到了书房，看到了卡莱尔的著作。我翻到了写有人类演说家阿纳查希斯·克洛茨的章节，正是它把我带到了那天早晨，带到了那孤寂的地方。在同午餐一样的早餐之后，堂亚历山大告诉了我们有关他的庄园的工作。我们骑马作了一雷瓦^①的参观游览。伊拉拉的骑术低劣，摔了一交。工头板着脸说道：

“城里的人很会下马。”

我们从远处就看到了建筑工程。这是一个由二十多人建造起来的、残缺不全的半圆形剧场。我还记得那些阶梯看台和隐约可见的天空。

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同高乔人攀谈。然而，我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他们知道，他们是与众不同的。他们之间用以交流思想的是一种已经巴西化了的、鼻音很重的西班牙语。毫无疑问，在他们的血管里流动着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血液。他们结实、矮小。在卡雷多尼亚，我算得上是一个高个子了。这是我从来也不曾想到过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围着短兜儿，有些人穿着马裤。他们很少，或者根本不像阿根廷诗人埃尔南德斯^②或拉斐尔·奥夫利加多^③笔下的忧

① 一雷瓦相当于 5.572 米。

② 埃尔南德斯 (1834—1886)，阿根廷作家，著有描写高乔人生活的长诗《马丁·费罗》。

③ 拉斐尔·奥夫利加多 (1851—1920)，阿根廷诗人。

愁痛苦的人物。他们每逢周末，在酒精的刺激下，是极易狂暴的。他们之中没有一个女人，我也没有听到过吉他的乐声。

堂亚历山大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比这些边界上的人们更加引起我的兴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是一位和蔼可亲、温文尔雅的先生，而在卡雷多尼亚，他同其先辈一样，是一位严峻的氏族首领。星期天的早晨他总是给那些目不识丁的雇工诵读圣经。一天晚上，一位继承了父职的年青工头报告我们说，管家与一个短工正在用匕首斗殴。听了这话，堂亚历山大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走到庭院里。他掏出平时佩带的武器，把它交给了工头。在我看来，工头已被吓慌了。堂亚历山大走了上去，并发出了命令：

“放下你们手里的刀。”

接着，他用同样冷静的声调补充道：

“你们握一下手。以后不得无礼。我不喜欢吵吵嚷嚷。”

两个人顺从地走了。第二天，我得知堂亚历山大已辞退了工头。

我的孤独之感不断增加。我担心再也不能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不知费尔南德斯·伊拉拉是否有同样的感觉。但我们经常谈论阿根廷，谈论我们何时回去。我常常思念着那位于十月广场附近的胡

宁街门楼上的狮雕像或某处商店的灯光。然而，我并没有怀念那些常去的地方。我是一个优秀的骑手，习惯于骑马外出，长途旅游。至今我还记得我骑的那匹马。但它已经死了。在某一天下午或晚上我曾去过巴西。因为那里的边界仅仅是一些界碑连成的一条线。

一天晚上，堂亚历山大对我们说：

“我们现在就睡觉，明天一大早出发。”

听了这话后，我便不再度日如年了。

我们顺流而下。我心里轻松愉快。亲切地回想起曾使我烦恼的卡雷多尼亚。

我们又重新召开周六的例会。在第一次会议上，特维尔发了言。他以惯用的华丽词藻表示，世界代表大会的图书馆仅仅只有工具书是远远不够的。全世界所有民族、所有语言的经典著作都是人类真正的见证。我们应该了解它们。特维尔的提议当场即被通过。费尔南德斯·伊拉拉和拉丁文教授克鲁斯博士承诺了选书的任务。看来，特维尔在会议之前，已同涅伦斯坦商谈过此事。

那时候，没有任何一个阿根廷人的理想之邦不是巴黎。我们之中最急于想去的可能要算费尔明·埃古伦和费尔南德斯·伊拉拉了。然而，他们两个人的动机是迥然不同的。对于《大理石》的诗人费尔南德斯·伊拉拉来说，巴黎就意味着法国诗人魏

尔伦^①和勒贡特·德·列尔^②。而对埃古伦来说，巴黎则是更加繁华的胡宁大街^③。据我估计，埃古伦曾与特维尔在会前商量好了。在会议上特维尔谈到了世界代表大会应使用的语言。他建议派两个人到伦敦和巴黎去收集资料。他装出公正不倚的样子，首先提出了我的名字。在稍加犹豫后，又提出了他的朋友特维尔的名字。堂亚历山大同往常一样，点头同意了。

我相信，我已经写了，瓦伦由于我教他意大利语而教我学习无止境的英语。他教我时尽量避免使用语法和教课书上的现成语句。我们直接学习形式简洁精练的诗歌。我第一次接触以后将占据我身心的语言便是朗读斯蒂文生^④价值连城的《安魂曲》。以后，我念了倍尔西^⑤在光辉的十八世纪中发掘出的民歌。在动身去伦敦之前，我还拜读了诗人史文朋^⑥的那些光彩夺目的作品。如同一个人犯了过失一般，我开始对伊拉拉写的亚历山大体诗歌^⑦是否那么高雅产生了怀疑。

① 魏尔伦 (1844—1896)，法国诗人。

② 勒贡特·德·列尔 (1818—1894)，法国诗人。

③ 胡宁大街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条街。街上有许多酒店、妓院。

④ 斯蒂文生 (1850—1894)，英国小说家。

⑤ 倍尔西 (1729—1811)，英国诗人。

⑥ 史文朋 (1837—1909)，英国诗人。

⑦ 亚历山大体诗歌是根据歌颂亚历山大大帝的史诗的韵律，用西班牙语写成的诗。每行诗由十四个音节组成。

我是在1902年1月初抵达伦敦的。我还记得那逗人喜爱的白雪。在那以前，我从未见过，因此感到十分快慰。我没有同埃古伦一起旅行，感到非常幸运。我在大不列颠博物馆后面的一个普通房间里住宿。我上、下午都去那里的图书馆，以便能找到适用于世界代表大会的语言。我对国际通用语言并没有漠然处之。我翻阅了被那撰写《情感朔月》的阿根廷诗人^①所称的“公正、简单、经济的世界语”，查看了旨在探索语言学的各种可能、使用名词变位、动词变性的曾被人创造的沃拉普克语^②。我还查阅了赞成和反对复活拉丁文的各种论据。多少世纪以来，对拉丁文的怀念从未停止过。我还分析了约翰·威尔金斯的分解语言。在这种语言里，组成每个词的单字决定了词的含义。正是在这间大厅高高的圆屋顶下面，我认识了贝雅特丽齐^③。

这就是有关世界代表大会的完整故事，而不是亚历山大·费里，即我的故事。但是，前者包含着后者，包含着所有其他的故事。贝雅特丽齐的身材修长苗条，体态轻盈。她那鲜红的头发我还记忆犹

① 《情感朔月》的作者是阿根廷现代主义诗人卢戈内斯（1874—1938）。

② 沃拉普克语是约翰·马丁·斯雷耶尔在1879年创造的一种世界语。今天已基本被人们忘却。

③ 贝雅特丽齐是意大利诗人但丁（1265—1321）在《神曲》中塑造的一个理想的女子形象。

新。相比之下，特维尔的红发却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贝雅特丽齐不满 20 岁。她放弃了北部的一处伯爵领地，到大学攻读文学。她的出身同我一样低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意大利血统是受人蔑视的，而我发现在伦敦，对许多人来说，意大利血统则是具有浪漫色彩的美德。没有几个晚上，我们便成了恋人。我求她嫁给我，但是，她同诺拉·埃尔福德一样，是易卜生^①理论的虔诚信徒，不愿受任何人的束缚。从她的嘴里，经常冒出我所不敢说的话。啊，夜晚，呵，温柔共度的黑暗；呵，爱情宛如躲藏着的河流在黑暗中流动；呵，在两人结成一体的幸福时刻；呵，洁白无瑕的幸福；呵，在结合中进入梦乡；呵，在晨曦之中我端详着她。

在荒凉的巴西边界我曾强烈地思念过故乡，然而，在给我如此丰富阅历的红色迷宫的伦敦我却丝毫也不想念它。我尽管多次找借口推迟我返乡的日期，但仍必须在年底回去。我和贝雅特丽齐一起度过了圣诞节。我答允她，堂亚历山大一定会邀请她参加世界代表大会。她用含混不清的方式回答我说，她很想去看看南半球，她的一个当牙医的表弟已在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上定居。贝雅特丽齐不愿

^① 易卜生(1828—1906)，挪威剧作家。发表过许多社会问题剧，提出了关于道德、宗教、法律、教育和妇女地位等社会问题。

看到轮船。在她看来，离别是人为的，是对悲伤的一种不明智的聚首。而她是反对一切矫揉造作的。我们在冬天相识的图书馆里告别。我是一个懦弱的人。为了避免忍受盼望信件的熬煎，我没有给她留下地址。

我发现，归途较之征途为短。但是，我觉得穿越大西洋是漫长的、沉重的，因为对往事的回忆和惆怅之情攫住了我的心。每当我想起贝雅特丽齐将永远同我分开的时候，总是痛苦万分。我给她写了封长信，但在到蒙得维的亚时，我又把它撕了。我回到祖国的那天是一个星期四，伊拉拉到船埠来接我。我又回到我在智利街的老住处，在我到达的那天和以后的几天，我同伊拉拉散步、聊天。我想重新习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生活。当我听说费尔明·埃古伦仍在巴黎时，心里颇感轻松，因为在埃古伦之前返回可以说是以某种方式弥补了我的长期外出。

伊拉拉沮丧不安。费尔明在欧洲耗费了大量钱财，还不止一次地褻渎了让他立即返回的命令。其实，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使我最为不安的是另外一个消息。特维尔不顾伊拉拉和克鲁斯的反对，引用小普林尼^①认为即使是坏书也都含有合理成分的

^① 小普林尼(61或62—约113)，古罗马作家。大普林尼之甥及养子。

见解，建议无一例外地购买《舆论》报的合订本，三千四百册不同版本的《堂吉诃德》，巴尔梅斯的书信集，大学论文集，记账本，电讯稿，以及剧场节目单。他说，任何东西都是见证。涅伦斯坦支持他的提议。在三个周六激烈地争论之后，堂亚历山大也同意了这个建议。诺拉·埃尔福德辞去了秘书职务，一个名叫卡尔林斯基的新代表接替了她。他是特维尔的工具。现在，源源不断到来的书籍杂乱无章地堆积在堂亚历山大的大院尽头的房子和储藏室里。七月初，伊拉拉去卡雷多尼亚住了一周。那里的建筑工人中断了他们的工作。工头解释说，主人就是那样安排的。他还说，时间是无止境的。

在伦敦时我已起草了一份报告。但现在还不是提它的时机。星期五我去问候堂亚历山大，同时还把我写的报告交给他。那天是费尔南德斯·伊拉拉陪我去的。那是一个下午，拉普拉塔河的凛冽寒风穿堂而过。在阿尔西纳街的对面停着一辆三驾马车。我至今还记得那些弯腰拱背、正在院子里卸包的人们。特维尔威风凛凛地发号施令。诺拉·埃尔福德、涅伦斯坦，克鲁斯，多纳德·瓦伦和另外一两位代表也都在场，他们好像已经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诺拉拥抱并亲吻了我，这使我想起了另外的拥抱和亲吻。那位浑厚幸福的黑人也吻了吻我的手。

有一个房间里，地窖的方门敞开着，一级级的

砖梯消失在黑暗之中。

突然，我们听到了脚步声。还没有见到人，我便知道进来的是堂亚历山大。他几乎是跑着进来的。

他的声音完全变了。既不像主持我们周六会议的那位慢条斯理的先生的声音，也不是那位禁止用刀决斗，给他的高乔人诵读经书的封建领主的声。但这声音接近于后者。

堂亚历山大没有环顾四周便命令道：

“立即取出所有堆积在下面的东西，地窖里不许剩下任何一本书。”

清窖进行了几乎一个小时。在庭院里，一箱箱的书已堆积如山。人们来来往往，只有堂亚历山大站着不动。

紧接着，又传来了命令：

“现在点火。”

特维尔脸色苍白，涅伦斯坦用勉强听得到的声音嘟囔道：

“世界代表大会不能没有这些珍贵的书籍，这都是我辛辛苦苦收集来的。”

“世界代表大会？”堂亚历山大反问道。他嘲讽地笑着，我从未见他这样笑过。

在整个焚烧过程中，洋溢着一种神秘的愉快气氛。火苗劈劈啪啪地闪光作响，我们所有的人都靠着墙挤在一起，或者蜷缩在房间里。到了夜晚，只

剩了灰烬，烧焦的气味在庭院中飘荡。至今我还记得那些残留在地上的白色纸张。诺拉·埃尔福德对堂亚历山大怀有一般青年妇女对老年男人所特有的那种敬仰之情，她盲目地说道：

“堂亚历山大明白他自己做的事情。”

忠于文学的伊拉拉说了这么一句话：

“每过几个世纪都必须焚烧一次亚历山大的图书馆^①。”

不一会儿，堂亚历山大便解释道：

“经过了四年，我终于明白了我现在要对你们讲的这些道理。我们所进行的事业包含着——我现在才知道——整个世界。这不是一些饶舌的人们在某个庄园的场院里津津乐道的事情。世界代表大会始于世界的诞生之日，并持续到我们成为灰烬之后。它是无处不在的。世界代表大会就是我们焚烧掉的书籍，世界代表大会就是战败了凯撒军团的苏格兰士兵，世界代表大会也是狗屎堆里的约伯和十字架上的耶稣，世界代表大会还是那位在妓院挥霍我的钱财的不争气的青年。”

这时，我失去了自制力便打断了他。

① 亚历山大港是埃及在地中海的重要港口。公元前 331 年由亚历山大大帝建立。在托勒玫 (Ptolemaeus, Claudius, 约在公元 90—168) 时期是东方文学艺术的中心。亚历山大图书馆是该城有名的图书馆，曾被凯撒大帝的军队烧毁，在公元 390 年又一次被烧。

“堂亚历山大，我也是有过错的。我给你带来了
我写好的报告。我在英国耽搁了许久，为了一个女
人的爱情，浪费了您的钱。”

堂亚历山大继续说道：

“费里，这一切我早就料到了。世界代表大会还
是我的那些牛和那些已经不属于我的田地。”

一个颤抖的声音响了起来，原来是特维尔的声
音。

“您难道不想告诉我们您已经卖掉了卡雷多尼
亚庄园吗？”

堂亚历山大慢吞吞地回答说：

“是的，我已经卖掉了。我已经没有一寸土地。
然而我的破产并不使我悲伤。因为我明白了一切。也
许我们再也不会见面，因为世界代表大会不能为我
们确定见面的日子。现在，就在这最后一个晚上，让
我们一起出去看看世界代表大会。”

堂亚历山大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他的决心
和信念使我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谁也没有去想
他是不是在发病。

在广场上，我们乘上了一辆敞篷马车。我在车
夫旁边坐好。堂亚历山大下达了命令：

“车夫，我们去看看市容。把我们带到您想去的
地方。”

黑人车夫站在蹬板上不停地微笑着。我一直不

知道他是否懂得了这些事。

词句是共同回忆往事的象征。现在我所叙述的仅仅是我自己的故事。与我一起经历过此事的人都已死去了。玄学家们善于使用比喻，如一朵玫瑰花，一次接吻，一只代表所有鸟的鸟，一个代表所有星球的太阳，一缸酒，一个公园或是性交行为。但是，以上这些比喻中没有一个是能表达那个令人兴奋的长夜。在晨曦微露时，我们都已疲惫不堪，但却感到十分快慰。车轮和马蹄在石头路上奔跑，我们都默默无语。在天亮前，当我们靠近马多纳多河或者是利亚屈埃洛河的混浊的流水时，诺拉·埃尔福德用她的高嗓门唱起关于帕特利克·斯彭斯的英国古老民歌。堂亚历山大跟着也低声地、然而不和谐地唱了几句。这些英语歌词并没有能把贝雅特丽齐的形象再现在我眼前。特维尔在我背后喃喃地自语道：

“我想干坏事，但却做了好事。”

我们隐约看见的某个东西将与世长存。也许是雷科莱塔墓地^①的红色砖墙，某个监狱的黄色墙壁；一对男人在街前跳舞，一个铁门内的双色庭院；铁路旁的护路杆，我的家，一个市场或那个神秘莫测的潮湿夜晚。但是，这些短暂出现的東西也可能是另外一些东西，其中没有任何一件是重要的。而重

^① 雷科莱塔是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北的墓地。

要的是，我们曾不止一次讥笑过的计划在秘密地存在着。这计划就是宇宙和我们。不少年来，我曾毫无希望地寻求着那个夜晚的含义。我曾自以为在音乐声中，在爱情之中，在不可靠的记忆之中还出现过那个夜晚。然而，它仅在我的一个睡梦中出现过。当我们发誓要严守世界代表大会的秘密时，那已是星期六的早晨了。

以后，除了伊拉拉外，我没有见过其他人。我们两人也没有评论过这件事，因为任何言谈都会亵渎神圣。亚历山大于1914年去世，埋葬在蒙得维的亚。伊拉拉也在前一年死了。

有一次，我和涅伦斯坦在利马街上曾擦肩而过，但我们都假装没有看见。

（未完）

那里发生了更多事情^①

献给霍华德·R·洛维克拉夫特

正当我在奥斯汀^②的得克萨斯大学准备最后一门课的考试的时候，获悉我叔叔埃德文·阿尔奈特在遥远的大陆^③一角因患动脉瘤而去世的消息。我当时感受到了人们在失去亲人时常有的那种感情：光悲痛已无用处，只是恨不得能在他生前待他更好一些。人们忘记了，和死人交谈的只能是死人。我学的专业是哲学。我还记得，在洛马斯附近的那幢红房子里，我叔叔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哲学家的名字便向我讲清了他们那些精美但很深奥的理论。他可以借助饭后的一只柑桔向我讲述贝克莱的唯心主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美国得克萨斯州的首府。

③ 指南美大陆。

义；他只用一个象棋棋盘便能向我解释清楚埃利亚学派^①的悖论。几年之后，他把欣顿的论著借给我，试图向我展示出四维空间的现实。读了这本书的人都可以通过欣顿用彩色的圆桶拼起的复杂图形来认识这个四维空间。我仍忘不了我们在写字台上搭起来的那些棱柱体和角锥体。

我叔叔是位在铁路上工作的工程师。他在退休以前便决定在图尔德拉定居，因为那里既有乡村式的幽静，又离布宜诺斯艾利斯很近。显然，设计那幢房子的建筑师是他的挚友阿莱克桑德尔·姆伊尔。姆伊尔做事认真，一丝不苟，他崇尚诺克斯^②的严格的理论。我的叔叔和他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绅士一样是个自由主义思想家，确切地说，是个不可知论者。然而，他对神学却颇有兴趣，如同他对欣顿的那些不真实的圆桶或年轻的威尔斯^③的那些真实而井然有序的恶梦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一样。我叔叔喜欢狗，他有一只牧羊犬，取名为萨姆埃尔·约翰逊^④，以纪念他那遥远的家乡利奇菲尔德^⑤。

那幢红房子位于一座小山上。房子的西边是一块块被水淹没了的土地，铁栏杆一边耸立着一棵棵

① 以意大利一座古城命名的古哲学流派。

② 诺克斯（1505—1572），苏格兰人，长老教会派的创始人之一。

③ 威尔斯（1866—1946），英国作家。

④ 约翰逊（1709—1784），英国作家，利奇菲尔德人。

⑤ 苏格兰一地名。

南美杉树，但这一切并没有能减轻这幢房子带给人的压抑感。房子的顶部没有平台，只铺着几块石板，雨水从两边淌下，旁边还有一个四方形的钟塔。这样的结构似乎把四面的墙壁和为数不多的几扇窗子压挤在一起了。我从小便接受了这些丑陋的东西，就像宇宙间那些互不相容的东西只是因为必须共存才不得不互相接受一样。

我于1921年回到了祖国。为了避免诉讼，房子被拍卖掉了。一个名叫马斯·普利托琉斯的外乡人以拍卖最高价的一倍价钱将它买了去。他签了契约后便与两名助手在黄昏时分来到这幢房子里，他们把所有家具，所有书和厨房用具都扔到拉斯特洛帕斯大路附近的垃圾堆里。（想起被扔掉的图文并茂的欣顿的著作和那个巨大的地球仪，真叫人伤心）。第二天，普利托琉斯去拜访姆伊尔，请他画设计图，以便对房子进行改建，但他愤怒地拒绝了。以后，首都的一家公司承包了改建工程，但当地的木匠拒绝重新打制家具。最后，格雷乌的一个叫马亚尼的人接受了普利托琉斯提出的条件。他花了半个月时间，每天不得不关着门在夜里干活。新房主也同样是在夜里住进了这幢红房子。从此以后，窗子再也没有打开过，但在黑暗中，人们仍能隐约地见到屋里有几缕光线。一天早晨，送奶人看见已经死了的牧羊犬躺在人行道上，它被割去了脑袋，砍掉了四肢。冬

天，南美杉树也被砍倒了。从此再也没有人看到过普利托琉斯，据说，他出国去了。

人们可以想象得到，我听到这些消息后甚为不安。我知道，好奇心强是我最引人注意的一个特点。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与一个自己丝毫也不了解的女子结合在一起，目的是为了弄清楚她是怎么样一个女人。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还吸过（幸好没有酿成不良后果）鸦片，探求过那些无限大的数字，我还干了一桩令人毛骨悚然的下面我将叙述的故事，我当时就下定决心要将那件事调查个水落石出。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拜访阿莱克桑德尔·姆伊尔。我记得他当年很清瘦，但身板挺直，精力充沛，脸色微黑，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背驼了，黑色的胡须也变成灰白色。他在登佩尔雷的家里接待了我，这幢房子很像我叔叔的那一幢，因为这两幢房子都是按照威廉·莫利斯这位优秀的诗人（同时却是不太高明的建筑师）的美学原则建造起来的。

姆伊尔沉默寡言。把苏格兰的国花定为刺蓟^①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我凭直觉感到，这锡兰的浓茶和一大盘烤饼（主人给我切开饼，涂抹上奶油，好

① 刺蓟在西语中是 Cardo，它还有一个意思是指不可交往的人。这里隐喻姆伊尔。

像我还是一个孩子似的)算得上是为他朋友的侄子准备的加尔文教派^①式的简单的家宴。我想,他当年和我叔叔有关神学的争论就像是一盘下不完的象棋,每位棋手都需要对手的配合才能干下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一直没敢提到我的来意。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后,姆伊尔说话了。

“小伙子,”他说,“您来到这儿一定是想来跟我谈谈埃德文或我不感兴趣的美国的事。使埃德文睡不着觉的一件事是卖掉了那幢红房子,还有那个奇怪的买房子的人。此事同样使我寝食不安。坦率地说,我对这件事很反感,但我会尽可能地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您的,因为事情并不复杂。”

紧接着他不慌不忙地说下去:

“在埃德文去世以前,当地的行政长官请我到他的办公室里去,教区的神甫也在他那里,他们请我为一个天主教教堂画几张设计图,并答应给我重酬。我当场便拒绝了。我是上帝的仆人,我不能容忍滥建崇拜偶像的圣台。”

说到这儿他停住了。

“这就是您所知道的一切?”我冒昧地问了一句。

“还有,那个不敬神的普利托琉斯希望我毁掉自己设计的那幢红房子,并在这个宅基上设计建造一

^① 加尔文(1509—1564),欧洲宗教改革家,曾主张晚餐的节食。

幢不伦不类的房子。要知道，亵渎神灵有很多方法。”

说这话时他神情凝重，说完便站起身来。

当我在街角拐弯时，达尼埃尔·伊贝拉朝我走来。我们都认识，因为都是村里的人。他提议我们一起回去。我对这些游手好闲的人从来都没有好感，我想他一定会给我讲述许多酒店里听来的不可信的俗不可耐的事，但我还是接受了他的建议，一起走了。天色已很晚了，在几个街区外的一座山上的那幢红房子还依稀可见，伊贝拉想绕道而行，我问他为什么，他的回答并不是我所希望的。

“我是堂费利佩的左右手，没有人说我懒。你还记得那个叫乌尔戈蒂的小伙子吧，他从梅尔罗来，几经周折才找到我。你知道，几个晚上过去了，我参加了热闹的聚会后回去，在离那幢房子几百瓦拉^①的地方我看到一样东西，我的马惊跳起来，若不是我紧紧拉住缰绳，让马走上大道，也许我都不会在这里给你讲这个故事了。我当时看见的东西确实叫人吃惊。”

说到这儿，他生气了，骂开了。

那天夜里我失眠了。黎明时我蒙眬入睡，梦见了一幅皮拉内西^②式的版画，这张画我从来也没有见

① 一瓦拉等于 0.835 米。

② 皮拉内西（1720—1788），意大利建筑师、版画家。

过，也可能我见过却已将它忘掉了。上面画的是座迷宫，那是一座椭圆形的石砌剧场，四周种着意大利柏树，剧场比柏树的树梢还要高，剧场没有门也没有窗，却有数不清的笔直的狭窄的过道。我想用一个放大镜看看里面的一个牛头怪，我终于找到了它。它是魔鬼中的魔鬼，并不像公牛，更像美洲野牛。它躺卧在地上，身子是人身，好像在睡觉，在做梦。它梦见了什么，梦见谁了？

那天下午我来到了那幢红房子的门前，铁栅栏大门紧闭着，上面的几根铁条已经弯曲了。以前的花园现在已长满了杂草，右边是条不深的水沟，四周被践踏得不像样子。

我还想冒险去一次，但我把行期推迟了好几天，因为我感到这样做并不会有什么结果，再说，我最终必然会去一次。

我去了格雷乌，此行我没抱多大希望。木匠马亚尼是个胖胖的意大利人，长着玫瑰色的头发。他已上了年纪，却和蔼可亲，相貌极其平常。我一看见他便放弃了我前一天晚上想好的计划。我把我的名片递给他，他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大声念着名片上的字，当念到“博士”这两个字时，停顿了一下，脸上露出尊敬的神情。我对他说，我想了解一下他为我叔叔在图尔德拉的那幢房子制作的家具的情况。他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我不想详细复述他那

喋喋不休、绘声绘色的话语，我只是想说，他告诉我，满足顾客的一切要求（即使是荒诞不经的）是他的座右铭。他总是一丝不苟地按客户的要求去做。他翻寻了好几个抽屉，从中找出几张我看不懂的图纸，上面有普利托琉斯的签名（他肯定是我当作律师了）。在告别的时候，他向我保证，即使把世上的金子都给他他也不会去图尔德拉，更不会去那幢房子了。接着他补充说，顾客是神圣的，但在他看来，普利托琉斯先生有点神经不正常。他不再说下去了，而且，对刚才说的话有些后悔，我再也不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消息了。

其实我早已预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但是，预料一件事是一回事，实际发生则又是一回事。

我叔叔当年曾反复地对我说过，世界上没有比时间更令人感到迷惘的东西了。时间是过去、现在、未来和永恒的交叉点。但是对时间的深刻的思考并没有取得成效。那天下午我研读了叔本华或罗伊斯^①的著作后，我整夜整夜地在那所红房子四周的土路上踱来踱去，有时候我从远处看见房子上面有一缕白光，有时候我仿佛又听到一声呻吟。就这样到了1月19日。

^① 罗伊斯（1855—1916），美国哲学家。他认为“绝对”是永恒的整体，是有限和无限的统一，现实世界是“绝对”的体现。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夏天酷热难熬，有时热得真使人无法忍受。那天暴雨降临时大约是晚上11点钟。先是刮的南风，继而是瓢泼大雨。我四处寻找大树避雨，在一道闪电的亮光下我发现我离铁栏杆只有几步远。不知是出于害怕还是有了希望我推了推大门，一阵暴风雨袭来，我感到天昏地黑。房门半开着，大雨鞭打着我的脸，我走了进去。

房子里铺的地砖已被撬掉，我踩着参差不齐的乱草，一股甜丝丝的但却很难闻的气味充斥着整个房子，我记不清是在左边还是右边的一个石梯上绊了一下，我急忙沿梯而上，几乎不加思索就拧开了电灯的开关。

我记忆中的餐室和书房之间的那堵隔墙这时已经倒塌了，这两个房间合成了一个，里面只放着一两件家具。我不想对这几件家具进行细致的描述，因为我不敢肯定我有没有看清楚，尽管那时光线特别明亮，因为要看清楚一件东西必须对它有所了解。要看清扶手椅必须对人的身躯，四肢和关节有所了解；只有熟悉剪东西这一动作，才能对剪刀有所了解。怎样来理解一盏灯或一辆车呢？野蛮人根本不理解传教士手中的《圣经》，在岸上的行人和乘船的人看到的船不是一回事。倘若我们真正看清了宇宙，那我们可能已经了解它了。

那天晚上我看到的那些奇形怪状的东西没有一

件具有人的形状，它们的用途也难以理解，我感到恐惧和惶惑。在房子的一个角落里我发现了一个通向另一层楼的笔直的梯子。在不超过十级的宽铁楼梯上布满了不规则的窟窿，这表明这是一个可以让人用手脚往上攀登的梯子，是一样可以理解的东西，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我松了一口气。我关了灯，在黑暗中待了一会儿，我什么声音也没有听到，而在房子里见到的那些不可理解的东西却使我惶惑不安。最后我下定了决心。

我来到上面一层，颤抖着又一次旋开了电灯的开关。我又想起了在下面一层想到的那些可怖的事情。楼上有许多东西，其中有几件物品叠在一起。现在我还能回想起那个又高又长的“U”字形手术台，它的两端布满了圆圆的小洞。我当时曾想这个手术台可能是住在那里的那个人的床，此人在这手术台上被解剖，他的样子十分可怕，与其说是个人，倒不如说是个神灵。我脱口说出了“两头蛇”一词，这是几年前我曾读过、但已忘了的卢卡诺^①的一本书上提到的一个词。它使我把我的双眼即将看到的那些东西都想象成两头蛇了。我现在还能回忆起构成“U”形的许多镜子，它们消失在远方的黑暗中。

住在那儿的那个人究竟是什么模样？在这个星

^① 卢卡诺（39—65），拉丁诗人。

球上还能寻找到什么比他更能使我们感到恐惧的东西呢？从天文学的角度或从时间的角度看，在自古至今的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南美洲的这个郊区，在这个具体的夜晚，到底处于什么位置？

我感到我闯进了一个神秘莫测的世界。外面的雨停了。我看了看表，惊奇地发现已经快两点钟了。我让灯继续亮着，小心翼翼地往下走。从上来的地方下去不是不可能的。要在住在这里的那个人回来之前下去。我想我一定没有关那两扇门，因为我不会那么做。

当我的脚踏到梯子的最低一级时，我感到有一样东西沿梯子缓慢艰难地往上爬。这时我的好奇心胜过了恐惧，我没有闭上眼睛。

“三十”教派

那本书的那份原始手稿可以在莱顿大学^①的图书馆里查到，它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但其中的一些古希腊语语汇证实了此书是从希腊语翻译过来的推测。莱塞甘认为这份手稿写于公元四世纪。吉本^②在他的《衰落》一书的第15章的一条注释的引文中提到过此书。那段引文的不知姓名的作者写道：

“……以前，三十教派的人数本来就不多，现在新加入的教徒也很少。他们受到战火的摧残，人数大减，眼下他们或露宿街头，或住在幸免于战祸的房子里（他们是不允许修建房屋的），他们习惯于赤身裸体。我记述下来的这些事实都是众所周知的，我现在的目的是要将他们的信仰和习惯公诸于世。我曾和他们的教长进行过长时间的交谈，但我始终未

① 莱顿大学，1575年创建于荷兰莱顿。

② 吉本（1737—1796），英国历史学家。

能使他们皈依天主教。

“他们对死人的许多不同的看法首先引起了我的兴趣。他们当中那些无知无识的人也认为，人死以后他们的灵魂会去埋葬他们自己的尸体。另一些不相信他们自己的教义的人则宣称，耶稣的‘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尸体’的训诫是对我们隆重的葬礼的一种指责。

“他们全都严格遵循变卖自己的一切、将它馈赠给穷人的训谕。最先得到馈赠的人会把得到的好处再给其他人，而这些人又给其他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那么贫穷、那么缺衣少食的原因。然而，他们这样做却能更加接近天堂。他们怀着炽烈的情感重复着这些话：**你们想想这些乌鸦吧，它们既不耕种，也不收割；既没有谷仓，也没有盐仓，但是上帝却养育了它们。你们比鸟禽能高贵多少呢？**下面这段话是劝人们要及时行乐：**上帝如此打扮今天长满田野、明天便扔进火炉的野草，你们这些不虔诚的人还能指望什么呢？你们不要再去想你们一定要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忧心忡忡。**

“谁看到一个女人并想得到她，谁在心里就已经与她通奸了。这种说法毫无疑问是纯洁人们灵魂的忠告。但是，这个教派的许多人却认为，倘若天底下真的没有一个男人见到女人不想得到她，那实际上我们所有的男人都与女人有过私情了，因为既然

有那种愿望并不比干那样的事犯的罪过轻，那么，平时一本正经的人也可以不必瞻前顾后地干起风流韵事来了。

“三十教派不需要教堂，他们的神学博士在露天布道，他们有时站在小山上，有时站在矮墙上，有时站在河边小船上。

“这个教派的名称引起过许多推测。有人猜测这名称是告诉我们这教派的忠实信徒的数目，虽然这种猜测是荒唐可笑的，却也起到某种预言的作用，因为这个教派的教义荒诞不经，它是注定要消亡的。还有人说它源于那只‘方舟’^①三十腕尺^②的高度。还有些人误解了天文学上每月的天数，以为每个阴历月都是30天。还有人认为这与救世主的洗礼有关。还有人以为这是亚当脱胎于红尘后拥有的岁数，所有这些推断都是毫无道理的。另外有人说这教派的名称与30个神或神位有关，这30个神中的一个叫阿布拉哈斯，长着鸡头、人的双臂和身躯，还有一条蛇尾，这种说法也不可信。

“我明白其中的奥妙，但我却无法道破它，因为我尚未得到能道破它的那种极其珍贵的本领。还是让那些比我更幸运的人去用言语拯救三十教派的信

① 指诺亚方舟。

② 一腕尺约等于42厘米。

徒吧，让他们用言语或用火去拯救他们，在他们看来，与其自杀倒不如被处决。下面我只是谈谈作为令人憎恶的异教徒的看法。

“圣子为了能生活在凡人之间变成了凡人，但这些凡人以后会把他送上十字架，而他们自己却又因此得到他的拯救。圣子是从一个被选中的村庄的一个妇女的肚子里降生人世的。他降生人间不仅为了传播爱心，也是为了忍受磨难。

“下面这些事是不能遗忘掉的。即使有人被刀砍死或被毒药毒死也不能阻碍所有的人在具有生之年发挥其想象力。上帝以感人的方式安排好这桩桩件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最后的晚餐，会有耶稣的那一番预示他将被出卖的话，会有他对一位使徒的反复的暗示，会有用面包和酒进行的祝福，还有彼得的誓言、客西马尼园^①的孤独的不眠之夜、12位使徒的梦、圣子的祈祷辞、像鲜血一样的水，此外，还有那些剑、那个背信弃义的吻、那个推卸责任的彼拉多^②。最后，还有耶稣遭到的那顿鞭笞、那场嘲弄、他遭到的种种磨难，以及那件紫红袍和竹制权杖，那带胆汁的醋，还有那个小山山顶上的十字架，以及耶稣对善良小偷的许诺和大地的颤动等，

① 耶路撒冷城东橄榄山上的花园，耶稣被捕的当夜曾在此祈祷。

② 彼拉多，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驻犹太的总督。耶稣由他判决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一切均可以得到解释了。

“神灵以其怜悯之心给过我许多帮助，现在又向我揭示了这个教派为什么有这个名称的真正的不为人知的缘由。在这个教派真正的发源地克略茨有一个名为‘30 迪内罗^①’的一直在活动的秘密团体。这个名称虽然古老，但却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在十字架的悲剧中（我以崇敬的心情写出这几个字）有自愿参加‘演出’的‘演员’和不自愿的‘演员’，不管自愿与否，他们都是必不可少的，是一定要参加的。那些交出银币的神父、选中了巴拉巴斯^②的民众、犹太的检查官，以及那些安置了蒙难的十字架并将耶稣钉上了钉子、并抓了阉的罗马人都是不自愿参加演出的‘演员’。自愿的只有两个人：救世主和犹大。犹大扔掉了三十枚钱币（这是拯救灵魂的代价），便立即自缢而死，那时他和人子^③一样仅有 33 岁。三十教派对他们俩一样敬重，并宽恕了所有其他的人。

“对三十教派来说，没有一个人是有罪的，人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执行圣子制定的计划。这样，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共享光荣。

① 西班牙古代货币名。

② 巴拉巴斯是犹太人。当耶稣被捕时，他因动乱罪和杀人罪被关在监狱里。当彼拉多让众人从耶稣和巴拉巴斯中选一人释放时，众人选择了巴拉巴斯。

③ 指耶稣。

“我的手不愿再写另一件亵渎神灵的事。入教的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后，为了学习他们先师的榜样，到一个山顶去让人钉上十字架，遭人嘲弄。这种对第五戒律粗暴的践踏理应受到神灵的和人类的法律的严厉禁止，让天穹去诅咒吧，让天使去仇恨吧……”

那份手稿的结尾部分没有找到。

乌恩德尔^①

首先，我想提醒一下读者，我下面引用的文章是无法在阿丹·德布雷门的《记事本》(1615)一书中找到的。据说，他生于十一世纪，死于十一世纪。这篇文章是拉彭贝格在牛津的博特雷^②图书馆里的一份手稿里发现的，他认为这篇文章是后来放进手稿里去的，因为其中有许多不合那时情况的细节。尽管如此，他仍把它作为稀世珍品收进了《德国诗文选》(莱比锡出版社，1894年出版)。阿根廷一位文学爱好者的一孔之见本是无足轻重的，读者可以随意作出自己的判断。下面这段西班牙语译文虽然不是逐字逐句译出的，但却是准确可信的。

阿丹·德布雷门这样写道：

……茫茫荒原在海湾的另一边延伸，在野马繁

① 这是作者杜撰出的一个字，原文为 Undr。

② 博特雷 (1545—1613)，英国外交家、著名牛津图书馆创始人。

衍生长的土地的那一边，居住着许多民族，值得一提是乌尔诺族人。由于商人们提供的消息太繁杂、不准确，上那儿去是很危险的，而且他们那儿还不断遭到游牧民族的骚扰，我一直未能去他们居住的那块土地。然而，我知道他们那遥远而贫穷的村庄在维斯瓦河^①流域。与瑞典人不同，乌尔诺人信奉纯正的耶稣教，既无阿里乌斯教派^②的邪念，也没有对魔鬼的顶礼膜拜（英国和北欧的其他国家的王室在传统上都信奉巫术）。乌尔诺人中有牧人、渔民和巫师，他们会制造刀剑，使用套马索。由于战争的残酷，他们几乎不耕种土地，由于游牧部落的频频入侵和地域的平坦，他们都善马术和射箭。人们往往会使自己变得像自己的敌人。乌尔诺人使用的长矛比我们的要长，因为他们不是步兵，是骑兵。

可以想象得到，他们不知道钢笔、墨水和羊皮纸的用途，他们把自己的文字刻在石头上，就像我们的祖先将卢纳文字母刻下来一样，据说卢纳文的那些字母是欧丁神^③用自己祭献自己时将自己吊在一棵白蜡树上九个夜晚后向人们传授的文字。

除提供以上这些情况外，我想谈一谈我与冰岛

① 波兰境内一河，流经华沙，注入波罗的海。

② 反对三位一体的异教教派，曾是古代西哥特人的宗教，始于公元318年。

③ 北欧神话中掌管文化、艺术、战争、死亡的最高之神。

人乌尔夫·希古达逊那次谈话的情况。乌尔夫·希古达逊是个话语不多，但沉着冷静的人。我们是在神庙附近的乌普萨拉^①相遇的。那时篝火已经熄灭，冷风从墙壁上大小不一的裂缝中吹进去，晨曦已隐约可见。那些灰狼吞食了用来给三位神灵作供品的多神教徒的尸体后，在雪地上留下了它们清晰的足印。我们最初用拉丁语交谈，因为这是教士之间谈话的惯用语言，但不一会儿我们便使用北欧的语言交谈起来，因为从极北地区^②到亚洲的集市上都使用这种语言。那个人说：

“我是斯科尔德人^③的后代。当我知道乌尔诺人的诗歌只有单独的一个词的时候便开始寻找他们，我得到了能把我带到他们那儿的路线图。一年以后，我几经周折、疲惫不堪地到了那儿。那是一个夜晚，我发现在我要经过的路上人们好奇地望着我，他们不时地将石块扔到我身上。我见一个铁匠铺亮着灯光，便走了进去。

那天晚上铁匠留我在他家过夜。他叫欧尔姆，他的语言和我们的语言差不多，我们交谈了几句，从他嘴里我第一次听到古拉乌国王的名字。我获悉，战

① 瑞典乌普萨拉省省会，位于斯德哥尔摩北面。古城，现仍为宗教中心、文化教育中心。

② 古代对冰岛、挪威等地的称呼。

③ 古代北欧的吟唱诗人。

争最近开始后，国王正以怀疑的目光审视所有的外乡人，按照他的习惯，他会将外乡人都钉上十字架。为了避免这个厄运（它对神也不合适，更何况是人），我写了一首“特拉帕”，也就是赞歌，以歌颂国王取得的胜利、他的名声和宽宏大度。我才把这首颂歌记在心里便有两个人来找我。虽然我没有把我的剑交给他们，但还是跟他们走了。

晨光微露，残星依稀可见。我们穿过两旁都是茅屋的一块空地。过去人们曾对我谈起过金字塔，而我在第一个广场上看见的是一根黄色的木柱子。在柱子的顶端我看到一条鱼的黑色图像。一直跟着我们的欧尔姆告诉我说这条鱼就是“词”。在接着见到的那个广场我看见了一个带有一个圆盘的红色柱子。欧尔姆说这也是“词”。我请他把这个词说出来，他却说他是普通的工匠，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在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广场我看见一根黑色的柱子，上面有一幅画，具体内容我已记不清了。在广场的后面有一堵很长很直的墙，我无法看清墙的两端，但后来我才发现这墙原来是圆形的，顶部是泥土做成的，里面没有门，它把整座城市都围了起来。拴在木桩上的那匹马不高，鬃毛却很长。铁匠被挡在门外。里面的人全副武装地站在那里。国王古拉乌病了，他躺在一块铺着几张骆驼皮的木板上，

半睁半闭着眼睛，脸色蜡黄，面容憔悴，像是一件神圣而几乎又被忘却的物品，长长的伤疤布满他的胸部。一个士兵带我走上前去。有人给我拿来了一架竖琴，我跪下轻声哼起了“特拉帕”，这首颂歌具有赞美诗应该有的抑扬顿挫的曲调，我不知国王是否能够听懂，不过，他送给我一枚银戒指，我一直保留到现在。我看见他的枕头下好像露出一把匕首的刀刃，还看见他的右边放着一个画有上百个格子的棋盘，上面杂乱地放着几枚棋子。

卫士把我推到最里面。我原来的位置被另一个人占据了，他站着拨动了琴弦，像是在调音，接着轻声地唱出了我想唱却未能唱出的那个“词”。有人以十分崇敬的心情说道：现在他什么都不想说了。

我看见弹琴的那个人滴下几滴眼泪。歌声时高时低，千篇一律的旋律听起来枯燥乏味，使人感到它长得没完没了。但我希望这首颂歌永远持续下去，化成我的生命。然而，它突然停住了，接着，我听到了竖琴落地发出的声音，是那位吟唱诗人把琴扔到地上，无疑，他累了。我们慌乱地走了出来，我是走在最后的那些人中的一个。我吃惊地发现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我走不了几步，便有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让我停下，那个人对我说：

“尽管国王的玉玺曾是你的护身符，但你很快就

会死去，因为你听见了那个‘词’。但我布哈尔尼·托克尔逊能救你的命。我也是斯科尔德人的后代，你在赞美诗中把剑上的水比作鲜血，把人与人的争斗说成是战争。我记得我曾从我祖父那里听到过这样的比喻。你我俩都是诗人，所以我会救你，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切地说明能使我们的赞美诗光彩夺目的每件事情，我们只有把它压缩成一个字：即‘词’。”

我回答他说：

“我未能听见这个‘词’，请您告诉我。”

他犹豫片刻后，说：

“我已发誓永不讲出这个‘词’。再说，让别人讲也讲不清楚，你应该自己去寻求它。我们快点走吧，眼下你的生命处在危险中，我要将你藏在我的家里，人们是不敢去那里找你的。若是顺风，你明天就可驶向南方。”

经历了数个寒冬的历险就这样开始了。我不想去叙述那些偶然发生的事件，也不准备回忆变幻不定的往事。我当过船工、奴隶贩子、奴隶、伐木工、拦路抢劫者、吟唱诗人、潜水员和金属勘探者。我在水银矿里关押了一年，我的牙齿都松动了。我还和几个瑞典人一起参加了君士坦丁堡的卫队。在亚速海边，一个女人爱上了我，对她我永远也忘不了，之后，不是我遗弃了她，就是她遗弃了我，因为她背叛过我，我也背叛过她。命运不止一次地逼我去

杀人。一名希腊士兵向我挑战，他让我从两柄剑中任选一柄，其中一柄比另一柄长一拃^①。我立即明白他想吓住我，于是我便选了那把短的。他问我为什么，我回答他说从我握剑的手到他心脏的距离是固定的。我在黑海边的一块石碑上用卢纳文刻上了纪念我的朋友雷伊夫·阿纳尔逊的纪念文字。我还与塞尔克兰的蓝眼人（也就是撒拉逊人^②）进行过战斗。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我曾“扮演”过许多角色，但这旋风般变化不定的往事似一场漫长的梦。“词”是万物之本。有一次，我决定不再去相信它，于是我便反复地对自己说，应该继续玩弄堆砌优美词藻这种高雅的游戏，没有必要去寻找那个几乎不存在的“词”，但我的这种努力却无济于事。有一位传教士说，这个词就是“上帝”，但我不相信。一天清晨，在一条注入大海的河边，我以为我终于找到了那个“词”。

我又回到了乌尔诺人的家乡，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了那位吟唱诗人的家。

我走了进去，通报了你的名字。那时已经是晚上了。托克尔逊躺在地上，他让我点燃铜烛台上的蜡烛。他的脸显得那么苍老，以至于我自己也顿时

① 长度单位，约等于 21 厘米。

② 中世纪欧洲人对伊斯兰教徒的称呼。

觉得老了许多。我依据当地的风俗习惯，问起了他们国王的情况；他回答说：

“他已经不叫古拉乌了，现在他有了另外一个名字。请你给我好好谈谈你的旅行吧。”

我很有条理地向他叙述起来，对于其中的许多细节我在这里不再赘述。没等我讲完，他问我：

“你在旅途中也多次吟唱那首颂歌吗？”

他的问题使我吃了一惊。

“开始时，”我对他说，“为了谋生我唱过赞歌，但后来我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惧，便扔掉竖琴不唱了。”

“很好，”他赞许地点了点头，“请你接着讲。”

我继续讲下去。最后，我们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你第一个女人给了你什么？”他又问我。

“她给了我一切。”我回答道。

“生活给了我一切，生活也给了所有人一切，但不少人对此并不了解。现在我的嗓子哑了，我的手指也弹不动了，但还是请你听我唱一曲。”

歌中他唱出了“乌恩德尔”这个词，意思是“奇迹”。

我愣愣地听着这个行将就木的人的颂歌，从他的颂辞和曲调中我仿佛又看见了我过去所做的一切，见到了第一次给了我爱情的女奴，被我杀死的那些男人，回忆起了那些寒冷的清晨，水上的晨光，

贿 赂

我要讲述的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一个故事。确切地说，是两个人经历过的一段往事。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神秘和奇特的地方，与主人公的性格相比，更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他们两个人的错误都是由于虚荣心引起的，但是由于表现形式不同，后果也不完全一样。这件奇闻轶事（其实也仅仅是一件奇闻而已）不久前发生在美国的一个州里。毫无疑问，这种事是不会发生在其他地方的。

1961年底，在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我有幸与他们两个人中的一位——埃斯拉·威特罗普博士进行了长谈。他是一位古英语（我不愿用**盎格鲁撒克逊**这个词，因为它会使人想起这是由两件东西组合起来的^①。）教授。我还记得，他曾不露声色地纠正了我多次用词上的错误和用词上的不谨慎之处。人

① 指古英语，由“anglo”“sajón”两部分构成。

们曾对我说，他在考试中从不向学生提出任何问题，而是让他们自由地选择具体的题目，针对某个问题畅所欲言地发表意见。威特罗普是波士顿人，出身于一个古老的清教徒家庭。他曾努力使自己适应南方人的生活习惯和南方人对问题的看法。他仍思念北方的冬天。我发现，要教会北方人抵御寒冷就像让我们学会忍受炎热一样困难。现在我已记不太清他的模样了，他似乎是个高个子、灰头发，虽然人长得不十分灵活，却很壮实。给我印象更深的是他的同事，曾送我他写的《评古代比喻史》的赫尔伯特·洛克，他在书中指出，萨克逊人很快就摒弃了那些简单的比喻（如用鲸鱼之路比作大海，用战斗的游隼比作山鹰），与此同时，斯堪的那维亚的诗人们则将这些较为简单的譬喻揉和在一起，有时弄得人们无法理解。我之所以提到赫尔伯特·洛克，是因为他是我这个故事中不可缺少的人物。

现在我要谈谈冰岛人埃利克·埃依纳尔松，我从未见过他，但他或许就是这个故事的真正的主人公。他是1969年来到得克萨斯州的，而我那时在剑桥。我们俩的共同朋友拉蒙·马丁内斯·洛佩斯在给 my 的信中曾谈到他，这足以使我彻底了解了。他办事雷厉风行，精力充沛，但待人冷漠。他在高个子的国家里也算得上是个高个子。由于他满头红发，学生们都称他为红发埃利克。他认为，一个人若牵

强附会地使用俚语，就会被人看出自己是个外国人。因此他从不滥用 O.K.。他对北欧多种语言，对英语、拉丁语和德语（尽管他不愿承认这点）都颇有研究，因此他在美国的大学里毫不费劲地打开了局面。他第一篇论文是评论德昆西^① 研究丹麦语在威斯特莫雷兰^② 湖泊地区影响的四篇文章的。接着，他写了研究约克郡农民方言的论文。他这两篇论文都受到好评，但是，埃依纳尔松还想在学术上作出更加引人注目的成就。1970 年他在耶鲁大学发表了评论马尔通叙事诗的长篇论文，该文的学术成就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他在序言中提出的某些假设引起了死气沉沉的学术界的争论。譬如，埃依纳尔松指出，叙事诗的风格完全不是贝奥武甫^③ 中表现出的那样一种从容不迫的修辞法，但它与芬斯布赫的英雄篇章则不无相似之处。埃依纳尔松还指出，这首叙事诗对动人的景致所采用的描写手法竟然比使我们感叹不已的冰岛传说中采用的手法还要早。这样，他便弥补了埃尔芬斯通^④ 的文章中某些章节的不足。埃依纳尔松 1969 年以前便被正式聘为得克萨斯大

① 德昆西 (1785—1859)，英国散文作家。

② 英国一地名。

③ 贝奥武甫，英雄史诗，古英语文学的最高成就，讲述 6 世纪初期发生的事件。

④ 埃尔芬斯通 (1779—1859)，英驻印官员，著有《印度史》。

学教授。我们知道，美国大学里常常召开日耳曼学者会议。威特罗普博士很荣幸地参加了上一届在兰辛东区^①召开的会议。系主任因忙于准备休假年的活动安排，请威特罗普考虑出席下一届威斯康辛会议的代表人选。显而易见，候选人只有两位：赫尔伯特·洛克和埃利克·埃依纳尔松。

同卡莱尔^②一样，威特罗普虽然不像他的长辈那样严守清教徒的教义，但却保留着他们在道德上的尊严。他没有放弃推荐候选人的权利，因为他深知自己的责任。赫尔伯特·洛克自1954年以来一直不遗余力地帮助他注释出版贝奥武甫的《英雄史诗》，使这本书代替了克拉贝尔的版本被许多研究单位采用。现在，洛克又在编纂一本对研究德语语言学非常有用的英语——古英语字典。使用这本辞书可使读者们省去在查询语源学词典时白白花费的时间。埃依纳尔松年轻气盛，曾引起人们（包括威特罗普在内）普遍的反感，但他有关芬斯布赫的论述却使他出了点名。让他参加会议虽然比较容易引起异议，但他却比沉默寡语的洛克在会上更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就在威特罗普作这番思考的时候发生了以下这件事。

① 原文为英文。美国东北部一城市。

② 卡莱尔（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

这时，在《每月耶鲁》上刊登了一篇论述在大学里进行古代英语和文学教学的长篇论文。在该文最后一页的末尾可以看到几个清晰的缩写字E. E.，为了避免任何误解，在署名的旁边还写上了得克萨斯大学。文章是用外国人式的标准英文写成的，文章中虽没有任何粗鲁的语言，却不乏过激的言词。作者认为，贝奥武甫的史诗是部模仿维吉尔^①的文风和修辞的古老作品，从这部史诗开始进行古代英国语言文学的教学，其主观主义不亚于从弥尔顿^②的错综复杂的诗句开始进行现代英语教学。因此，他建议把研究的顺序颠倒一下，从十一世纪的具有现代英语雏形的墓志铭开始进行教学研究，然后再追溯到它的起源。说到贝奥武甫的史诗，只需从那令人厌烦的三千行诗中引出一段（譬如从海上来又到海里去的六头女妖的葬礼）就足够了。该文虽只字未提威特罗普的名字，但威特罗普却明显地感到这是在批评自己。批评他本人倒关系不大，指责他的教育方法使他恼火。

离作出决定只有几天时间了。威特罗普力图使自己表现得十分公正，他竭力不让那篇已被许多人反复阅读并议论过的埃依纳尔松的文章影响他的决

① 维吉尔（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

② 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政论家。

定，尽管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一天早晨，威特罗普同系主任交换了意见。当天下午埃依纳尔松便接到了派他去威斯康辛开会的正式通知。

3月19日，在他即将去开会的前一天晚上，埃依纳尔松来到埃斯拉·威特罗普的办公室。他是来告别并致谢的。办公室的一扇窗子朝着一条两旁长满树木的斜街，房间四壁放着放满书的书架。埃依纳尔松一眼便认出了那本用羊皮纸装帧的《冰岛埃达》^①一书的第一版。威特罗普说他相信埃依纳尔松会出色地完成任任务，并说没有什么必要感谢他。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次谈话进行了很长时间。

“我想跟您坦率地谈一谈，”埃依纳尔松说，“学校里没有人不知道系主任李·罗森塔尔博士派我去出席会议是您推荐的。我一定尽心竭力、不辜负您的期望。我是个优秀的德语学者，因为我童年时便会说德语，那是在听北欧中世纪的传说时学会的。此外，我说的古英语比我的英国同事还要纯正。我的学生们会把‘灵巧’读成‘宁咬’^②，他们知道我绝对不允许他们在课堂上吸烟，也不让他们着‘嬉皮士’装上课。说到我的那位失败的竞争对手（我丝

① 古冰岛文学作品，包括在13世纪的两部作品中，一部是散文埃达，一部是诗体埃达，是研究日耳曼神话的最完整和最详细的材料来源。

② 原文是英文，即把cunning念作cyning。

毫也不想批评他)，为了对‘比喻’^①进行论证，他不仅查阅了最原始的资料，还分析了梅斯内尔和马昆德^②的冗长的论文。我们还是不谈这些小事吧，我应该向您、威特罗普博士，作个自我介绍。我于1967年底离开了我的祖国。当一个人决定移民到一个遥远的国家时，肯定想要在那个国家有所作为。我最初写的两本纯属语言学方面的小册子就是想看一看我的能力，但仅靠这两本小册子显然是不够的。我对马尔通的叙事诗怀有浓厚的兴趣，现在我甚至能将它一口气背下来。我让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论著。正如您所知道的，叙事诗描述了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胜利。至于我在论文中提出的叙事诗影响了以后的冰岛传说的观点，我也认为是荒唐的、不可接受的。我之所以那样做是为了取悦于说英语的读者。

“现在我来谈谈最重要的一件事，即我在《每月耶鲁》上发表的那篇有争议的文章。您不会不知道，我写那篇文章是想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我却有意夸大了您在教学上的缺点：您让学生们烦腻地阅读那三千行叙事含糊不清的令人费解的诗句，目的是扩大他们的词汇量，从而让他们能欣赏（倘若

① 指冰鸟最古老的诗歌中的比喻。

② 马昆德（1893—1960），美国小说家。

学生们不逃学的话) 古英语的精华。其实, 我写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去威斯康辛开会。亲爱的朋友, 我们俩都清楚, 这些会议是毫无意义的, 只会白白地浪费金钱, 但可以丰富我们的学术档案。”

威特罗普吃惊地望着埃依纳尔松, 他是个聪明人, 但对事情往往看得过于认真, 不管对什么学术会议, 甚至对像宇宙这样荒诞不经的东西也是如此。埃依纳尔松继续说道:

“您可能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谈话吧。那时我刚从纽约来, 是一个星期日, 学校的食堂不开门, 我们去‘猫头鹰’餐厅吃午饭。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对您有了初步了解。作为一个地道的欧洲人, 我以为内战^①是一场讨伐奴隶主的战争。而您则认为南方有权脱离联邦并应该保存自己的政府。为了证明您说的有道理, 您对我说您是北方人。您的一位长辈曾参加了亨利·哈莱克^②的部队。您还称赞联邦军作战勇敢。和其他人不同, 我几乎立即知道了您是个什么样的人。那天中午的谈话就说明了一切。尊敬的威特罗普, 我知道您具有美国人的不偏不倚的品德, 您首先想做个不偏不倚的人。正因为您是北方人, 您才去理解并支持南方的事业。当我得知我

① 指美国的南北战争。

② 哈莱克(1815—1872), 南北战争时联邦军将领, 后任总参谋长。

是否能去威斯康辛开会将取决于您是否会向罗森塔
尔推荐我的时候，我便决定利用我刚才说的这个小小
的发现。我明白，批评您在教学中使用的方法是
能得到您的推荐的行之有效的办法。我立即撰写了
论文，按照《每月耶鲁》的惯例，我不得不用缩写
字署名，但我想方设法地让人一眼就看出文章是我
写的，我把这事还告诉了许多同事。”

他们长时间地沉默着，是威特罗普打破了沉默：
“我现在才明白其中的道理，”他说，“赫尔伯特
是我的老朋友，我很赞赏他的工作。而您则总是直
接或间接地攻击我。我若不推荐您就会被认为是对
您的报复，我在权衡两方面的得失后，作出了您已
经知道了的选择。”

他思考般地大声说：

“我这样做可能是怕背上报复心重的恶名，您
瞧，您的计谋成功了。”

“您‘计谋’这个词用得很有对。”埃依纳尔松说，
“我对我所做的一切并不后悔。我会更好地为我们研
究所工作的。我已决定去威斯康辛了。”

“您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北欧海盗^①。”威特罗普
说着看了看他的眼睛。

① 指十一世纪到十二世纪侵入欧洲的北欧海盗，这里是戏谑之语，
意指埃的出身，又指他善使计谋。

“您的这种说法并不确切，斯堪的纳维亚人不一定都是北欧海盗的后代。我的父辈是虔诚的新教牧师，而在十世纪初我的祖先则可能是虔诚的雷神教^①神父。据我所知，在我的家族里还没有出过航海家^②。”

“我的家族却出过许多航海家，”威特罗普接着说，“其实，我们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差异，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将我们联系在一起，那就是虚荣心。您来看我是为了炫耀您那高明的计谋，而我推荐您则是为了表明我是个正直的人。”

“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件东西，”埃依纳尔松说，“那就是共同的国籍。我也是美国公民，我的归宿就在这里，而不是在极北地区。您可能会说，一张护照并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本性。”

他们俩握了握手就告别了。

① 北欧神话中以雷神为崇拜物的宗教。

② 北欧民族以航海著称。

小 圆 盘

我是伐木工人。我叫什么名字，这无关紧要。我出生的那间小屋濒临森林的一边。我也许很快会在那里死去。据说，这座森林一直延伸到占据大半个地球的海洋，在森林里有许多与我的这间小屋相似的木头房子。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因为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森林，也没有见过森林的另一端。小时候，我哥哥曾让我发誓，我们俩要把所有的树木一棵不剩地全部砍掉。现在，我哥哥已经死了，我想要做的将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会努力去做的。在太阳下山的地方有一条小溪缓缓流过，我常在溪水中抓鱼。森林里有狼群，但它们没有把我吓倒，因为我有一把利斧护身。我已记不清我的年龄，反正已经老了。我已双目失明。附近的那个村子我已不再去了，因为在那里我会迷路，那里的人常说我吝啬。但是，一个伐木工人能有多少积蓄呢？

我把门关上，并用一块石头顶住，不让风雪刮

进来。一天下午，我听到门外响起吃力的脚步声。接着就是一记敲门声。我把门打开，一位陌生人走了进来。他个子很高，上了年纪，身上披着一件破旧的毡毯，脸上有一道穿过整个脸颊的伤疤。岁月使他变得瘦骨嶙峋，却显得更加威严。我发现他不用手杖，步履维艰。我们寒暄了几句以后，他对我说：

“我没有家，走到哪儿就宿在哪儿。我已走遍了整个撒克逊王国。”

这是老一代人的说法。我父亲就经常说撒克逊王国，而现在人们都称英国。

吃饭时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我们吃了面包和鱼。外面下起雨来。我用几张兽皮为他准备了一个地铺。我的哥哥就是在那里死去的。夜幕降临时我们便睡觉了。

天蒙蒙亮时我们便走出木屋。雨早已停了，地上覆盖着刚下的白雪。他的手杖滑落到了地上，他命令我把它捡起来。

“你凭什么命令我？”我问他。

“因为我是国王。”他回答道。

我以为他疯了。我捡起手杖，递给了他。

他用截然不同的声音说道：

“我是塞肯斯人^①的国王。我曾带领他们赢得了

① 北欧的一个古老的民族。

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然而命运之神使我失去了王位。我叫依塞恩，是欧丁^①的后代。”

“我不信仰欧丁，我信仰基督。”我回答道。

他仿佛没有听见我的回答，继续说下去：

“虽然我现在被迫流亡在外，但我仍是国王，因为我有一个圆盘。你想看看吗？”

他伸出骨瘦如柴的手掌，但手里什么也没有。直到这时我才发现他以前是一直握着拳头的。

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我说道：

“你可以摸一摸。”

我似信不信地用指尖碰了碰他的手心，触到了一个冰凉的东西，并看到闪光。他急忙把掌心合了起来。我愣在那儿什么也没说，他像对一个孩子那样耐心地向我解释道：

“这是欧丁的圆盘。它仅有一个面。除了它以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只有一个面。只要它在我的手中，我就永远是国王。”

“它是金子做的吗？”我问他。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是欧丁的圆盘，它只有一个面。”

这时，我产生了试图得到这个圆盘的贪念。如果有了它，我便可用它去换一大条金子，还可以当

① 北欧神话中的一个神。

国王呢。

于是，我对这位我仍厌恶的流浪汉说：

“在木屋里我藏有一袋金币，它们像斧头那样闪闪发光。倘若你给我欧丁的圆盘，我就把这袋金币送给你。”

他固执地拒绝道：

“我不干。”

“那么，”我说，“你就继续走你的路吧。”

他转过身去，我朝他的后脑勺只砍了一斧头，他便摇摇晃晃地倒了下去。在倒地之前，他松开了手掌，只见一件东西在空中闪了一闪便不见了。我立即用斧子在那个地方做上记号，将尸体拖到已涨了水的小河边，将它扔进河里。

回到家后我开始寻找那个圆盘，但未能找到。多年来我仍在继续寻找着。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巴比伦的抽签游戏

作者= (阿根廷) 博尔赫斯著 陈凯先 屠孟超译

页数= 277

SS号= 11429035

出版日期= 1992年09月第1版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骑手的故事
汤姆·卡斯特罗：一桩令人难以置信的骗局
女海盗
凶神蒙克·伊斯门
残暴的杀手比尔·哈利根
接近阿尔莫塔辛
巴比伦的抽签游戏
赫尔伯特·奎因作品分析
奇才福内斯
剑疤
叛徒和英雄的故事
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
武士和女俘的故事
塔德奥·伊西多罗·克鲁斯（1829—1874）的传记
阿斯特里昂的家
德意志安魂曲
萨伊尔
两位国王和两座迷宫
等待
博尔赫斯和我
闯入的女人
老夫人
又一次角逐
布洛迪的报告
另一位
代表大会
那里发生了更多事情
“三十”教派
乌恩德尔
贿赂
小圆盘